

## 飞花咏

飞花咏（又名《玉双鱼》）

版本：

清初刻本。十六回。

作者：

不题撰人。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内容：

叙述昌谷与端容居二人曲折离奇、重续姻缘的故事。

序

- 第一回 贤父母姻联才与貌 俏孩提缘弄性兼情  
第二回 昌秀才遭祖籍戍边 杜娘子随夫军出塞  
第三回 夫妻涉险忍割爱弃孤儿 亲戚寻欢忽遭奸攘幼女  
第四回 大强盗劫夺算越奸越拙 小儿女飞花咏愈出愈奇  
第五回 秀才军出奇计一时遭际 儿女情再题诗对面勾挑  
第六回 言情说义花下订盟 遭恶逢恩途中过继  
第七回 唐希尧忍苦时遭恶侄生磨 昌天佑无心中救亲人落难  
第八回 昌小姐女思男悲吟一曲 端公子男思女痛哭多时  
第九回 香奁才女代傲父做真寿文 绛帐庸师为愚徒集假家课  
第十回 端郎阅报惊流离相思欲死 昌女评文疑盗袭鉴拔如神  
第十一回 题词写恨忽遗失露出幽情 行聘求婚乍闻知惊成死病  
第十二回 昌小姐苦在心头甘死节 周总兵变生意外悄移花  
第十三回 唐希尧遭侄害流落到他乡 昌天佑赖友扶锦衣归故里  
第十四回 老知县性傲一朝归 小榜眼才高三及第  
第十五回 遭迁御史苦思君远塞得生还 改姓贵人不忘旧中堂抵死认  
第十六回 飞花咏夫妻小会合 玉双鱼父母大团圆

序

原夫春之为春，气虽和淑，必至花香柳媚，而始见其为春之艳。秋之为秋，气虽鲜新，亦必至月白天青，而后知其为秋之清。故娥眉皓齿，莫非美人也。虽未尝不怡耳悦目，亦必至才高白雪，情重阳春，而后飞声闺阁，颂美香奁，倾慕遍天下也。虽然才高情重固难，而颂美飞声，亦正不易。设幽兰秘之空谷，良璧蕴之深山，谁则知之？

此桃源又赖渔父之引，而渔父之引，又赖沿谿之流水桃花也。因知，可悲

者颠沛也；而孰知颠沛者，正天心之作合其团圆也。最苦者，流离也；而孰知流离者，正造物之婉转其相逢也。

疑者曰：大道既欲同归，何不直行？乃纡回于旁路曲径，致令车殆马倾而后达，此何怠也？无乃多事乎？噫，非多事也。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于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愈出愈奇，而情之生死不变耶！故花不飞，安能有飞花之咏？不能有前题之飞花咏，又安能有后之和飞花咏耶？不有前后之题和飞花咏，又安能有相见联吟之飞花咏耶？惟有此前后联吟之飞花咏，而后才慕色如胶，色眷才似漆，虽至百折千磨，而其才更胜，其情转深，方成飞花咏之为千秋佳话也。譬之春而花香柳媚，喻诸秋而月白天青。岂不较析之即克之呆斧柯，鼓之即调之痴琴瑟，而更饶展转反侧之情态耶！设父母有命，媒妁有言，百两而去，百两而来，不过仅完其红丝之公案；而锦香里之佳联不几埋没乎？凤园芍药之深盟，将谁与结乎？总戎与司李之求婚，死不变心，于何而见乎？则是幽香同于野草，良璧不异顽砖，将见佳人才子，竟与愚夫妇等矣，岂不大可痛心也哉？噫，知此痛心，则知颠沛流离之成就昌男端女者不浅矣，读之勿悲而喜可也。

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第一回 贤父母姻联才与貌 俏孩提缘弄性兼情

诗曰：

青藜有美出于天，彤管多才不偶然。  
庸俗熏人应老学，芳香惊座每髫年。  
倘飞白雪登龙后，定吐阳春竹马前。  
慢讶一时相遇巧，三生原是好姻缘。

话说前朝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有一个秀才姓昌名全，表字天佑，他祖上原是蓟州军籍出身，因父亲曾举过孝廉，遂入籍松江。这昌全自小儿就进了学，后来父母双亡，家资日渐凉薄，止遗下薄田数亩，俱叫一个家人昌俭管理，收租以供薪水读书之费。其妻杜氏，甚是贤淑，夫妻两个过日颇称宜室宜家。到了四十上下，方生一子，取名昌谷，表字若虚。这昌谷生得面如春雪，体若秋山，襁褓中便乖巧异常，到了六岁，昌全恐怕从个俗先生，误了他，遂带在身边自教。这昌谷天性聪明，一教即知，知了便能，背诵不忘。到了七岁，四书俱已读完。昌全见他资性不凡，就与他讲究作文，至于诗词歌赋，并未教他，他便出口成章。

忽一日，闻得外面哄传，今日西门外锦香里，有一社会甚是齐整，许多人

都去看了。昌谷听见，便要叫昌俭领他去看。杜氏道：“会中人多，你娃子家，昌俭一个那里照管得你来？况昌俭还有事要做，也没工夫领你去。”昌谷心心念念，只想要去，听见母亲不放他去，便眼泪汪汪，愁眉苦脸。父亲见他这般光景，心甚不忍，因说道：“我儿，你不要哭。等吃过早饭，我自带你去看吧。”昌谷听见父亲肯带他去，便欢天喜地，连忙催母亲收拾饭吃了。杜氏又拿出两件新鲜衣服，替他换了，打扮得像个玉人儿一般，跟随着父亲出门，竟望锦香里而来。

只见一路上男男女女，携老挈幼，俱来看会。昌全领了儿子，也慢慢随着众人而走，才走不得三五箭路，只听见背后一人叫道：“天佑兄，等我同行。”昌全回头一看，却是他同窗好友朱天爵。因说道：“仁兄为何亦有此兴？”朱天爵笑道：“佳兴与人同耳。小弟何独无之？”因指着昌谷道：“这想是令公郎了？”昌全道：“正是小儿。只因小儿要看，故带他同走。”遂叫昌谷过来，与朱伯伯作揖。昌谷连忙走在下面，深深作了一揖。朱天爵见他举动舒徐，面目清秀，因说道：“吾兄有此宁馨，异日必能跨灶。”二人说说笑笑，一路徐步而行，早听见远远的锣鼓喧天，二人遂走入锦香里市中。

只见家家悬彩，户户垂帘，无数的老少妇女，俱穿红着绿，站在门前看会。不是接了亲戚来家看的，就是沾亲带故自己来看的。故此家家门首都是些女人，甚是热闹。也就有许多浮浪子弟，往来不绝。或帘隙偷窥，或楼头远望。他二人因带了昌谷，不便在人丛中挨挤，要拣一空处站立，逐家走来，家家挤满。只有一家门首檐略宽些，遂立在这家门首竹帘之外。

隔不多时，街上人纷纷的拥来，说道“来了！来了！”又停了半晌，一阵阵、一队队的鲜明旗帜，里长社火俱各扮了故事，跳舞而来。后面就有许多的台阁，内中或有扮苏东坡游赤壁的，也有扮陶渊明赏菊的，也有扮张生游佛殿的，众人俱围住观看。朱天爵看了，忽大笑道：“苏东坡、陶渊明，难道是这等一个嘴脸？”因顺口念出一句道：

千古高贤，换面改头成俗子。

朱天爵方才念了，昌谷在旁听见，就应声对一句道：

一群恶少，耸肩迭背学才郎。

朱天爵无意中，忽听得昌谷随口对出，不觉大惊，对着昌全说道：“原来令公郎，小小年纪，有如此敏捷之才！又工之确，虽老学宿儒，一时亦不能如此，真乃奇童也！”朱天爵正看着昌谷赞赏，不期身背后有人说道：“要对这对，也不为难。”朱天爵急回头看时，不是大人，却是一个老家人，抱着一个小女子，出帘来看会。再看那小女子，也只好六七岁，生得一个面颜就似花朵一般。朱天爵乍见，又惊又喜，因问道：“小姑娘，你说对此不难，你何不

也对一句？”那小女子不慌不忙，也随口对一句道：

三家村汉，画眉搽脸扮佳人。

昌全与朱天爵二人，忽听见抱的小女儿也对出一句奇对来，甚是惊讶。急急要问他是谁家的女儿，此时会已过去，那家人已抱女儿入帘去了。欲要走到帘前去问，争奈帘内都是些内眷，怎好开口？正在帘边踌躇，只见一人从帘内走出来，拱拱手道：“原来二位仁兄在此。”

你道这是何人？原来也是他二人同学的朋友，姓端名居，表字无倦，住在城外，这就是他姐夫家里。因姐姐接他看会，故同了妻女到此。他在帘内已看见多时，因不便邀他二人进来，故推不看见。忽听见那小学生对得对句敏捷精工，就打帐出来，问是何人？不期女儿容姑也对了一对，不相上下，更加欢喜。又听见朱天爵不住口的赞扬，道：“怎一时间就有这一对才美的小儿女，真是奇事。”端居欢喜之极，按捺不住，故揭开帘子走了出来。

朱天爵看见，方知是端居。便笑说道：“好人呀，怎躲在里头，也不叫我一声。”端居道：“此乃敝姊丈家里。因家姊接小弟同弟妇来看会，因贪看会，竟不曾看见二位仁兄。得罪、得罪。”朱天爵笑道：“这也罢了。且请问，适才对对的这位小姑娘，是谁人之女？怎具此敏捷之才，令人爱杀！”端居笑道：“这就是小女，胡乱取笑，何敢当二位仁兄之誉。”因指着昌谷说道：“这位小学生，对的佳句，方算得一字一珠也。莫非就是天佑兄之令郎？”昌全道：“正是小儿。妄言出丑，自不知羞，今闻令爱妙句，自不敢再作矣。小弟与仁兄相与也不浅，竟不知仁兄有此闺秀。仁兄真可谓善于韞椟矣。”

朱天爵又问道：“令爱今年几岁？”端居道：“小弟止有此女。今年才得七岁。”朱天爵又问道：“令爱是几月生的？”端居道：“是三月。”昌全道：“原来与小儿同年，小儿只长令爱一月。”朱天爵因指着昌谷说道：“有此才郎，正宜配此佳人。今日无心一对，大有天缘。且两人对中，却又暗合着才郎佳人，自然是一对佳儿佳妇。这段姻缘不可当面错过。我如今也不管你二人肯与不肯，我定要做个月下老人，与你二人结为亲家。何如？”

正说着，又是一起会来，打得锣鼓喧天，众人齐挤上前观看。会过了，端居即领了昌谷到帘内去，与众亲眷看。众亲眷听见外边说，要将他与端家做女婿，人人欢喜，俱向李氏说道：“端奶奶，你招了这个标致的女婿，也不枉姑娘如此聪明。两人比并起来，郎才女貌，真是玉琢成粉，捏就的一对好夫妻。”因叫昌谷与端奶奶作揖，道：“这就是你的丈母了。”

昌谷听见，恭恭敬敬作了两个揖，又与众妇人作揖。众妇女又风风耍耍指说道：“这姑娘就是你的娘子了。你们两人也该相见。”遂将昌谷立在右首

，又将容姑立在左首，也叫他作了两个揖，就同坐在一处，看帘外的会来。众妇人拿了许多点心茶果与他二人吃，又不住向端奶奶面前称赞昌家学生的好处，李氏亦甚喜欢。

又看了半日，方才过完了会。昌全欲要回去，端居道：“这里是我姊丈家中，小弟也做得半主。敢屈二位仁兄进内一坐？”朱天爵笑道：“你如今得了佳婿，也该先请媒人吃杯喜酒。”遂一手拉了昌全，三人同走入堂中。不一时，内中送出茶来，端居即吩咐小厮收拾便酒。朱天爵因问道：“令姊丈尊姓，请来一见？”端居道：“家姊丈姓柏，楚中贸易未归。舍甥尚幼，不敢奉陪。”

须臾摆上许多肴馔，俱是要留亲戚现成的。三人坐定而饮。此时昌谷已被里面妇女留住，在内吃饭了。三人饮了半晌，朱天爵道：“我三人俱系同学，实与他人不同。今你二人结成亲家，以后便是至亲。我做了媒人，常言道：『九子不忘媒。』将来亲友之情，绵绵不绝矣。”昌全道：“小弟寒薄，诚恐有玷无老门楣，实不敢启齿耳。”朱天爵道：“我兄差矣。从来婚姻论财，君子耻之。又云：『善嫁者只看郎君。』今令郎具此天才，后日包管稳步云梯，过于尔我。”端居道：“小弟止有小女，实欲择一佳婿。今日幸遇公郎，只一对而令我羡慕。后日鹏程，诚如朱兄之言。使小女得配君子，是我所深愿也。”

朱天爵听了，大喜道：“端兄言出真诚，一言为定。昌兄不必过谦。”因又问昌全道：“兄可曾带得有聘物在身边吗？”昌全道：“小弟偶尔出门，实不曾带得。”端居道：“古人一丝为定，不在轻重多寡。”昌全想了一想，道：“小儿身上倒有一件，不知可作得聘物？”朱天爵忙问道：“令郎带的是甚么物件？”昌全道：“小儿带的，还是祖上传遗一块汉玉，良工琢成一对双鱼。小弟留作镇家之宝，就将此为定，可好吗？”朱天爵道：“这是绝妙的宝物。有此美玉无瑕，使他夫妻如鱼水之欢。即温家之玉镜台也。有何不可？”遂对端居道：“兄进去，领了令爱与昌学生一同出来，我自各处。”

端居遂走入内，领了二人出来。昌全看见他女儿，垂垂丝发，窄窄弓鞋，十分可爱。又见两孩子竟象终日相熟的一般，嘻嘻说笑。朱天爵遂立起身来，说道：“今日迎神会定是吉日，可使昌学生拜见了岳丈，端姑娘拜见了公公。”端居大喜，忙叫取毡单出来。

此时众妇女俱在后堂观看。不一时铺下红毡，朱天爵搀他二人，拜了昌全四拜，又拜了端居四拜。即向昌谷腰间解下玉鱼。果见玉色莹然，制手精美，随付与端居。端居一看，虽是一块玉，却已制成两个比目鱼儿。因啧啧赞好道：“真是世家旧物。得此不啻连城矣。”朱天爵复取来，递与容姑道：“双

鱼聘定。你二人日后宜室宜家，振振麟趾，受金章紫诰之封。”遂使他二人也对拜了四拜，又使他二人入内拜了丈母与姑娘。

拜完，昌谷方才出来，坐在席上吃酒。一个得了佳婿，一个聘了佳妇，二人甚是欢喜，俱谢朱天爵撮合之功。二人彼此称为亲家，又饮了半晌，见日色已低，昌全、朱天爵方才与端居作别，带了儿子进城。到了半路，昌全又与朱天爵别过，方同儿子慢慢的走回家中。见了杜氏，遂将儿子定亲之事，从头至尾细细说知。杜氏也甚欢喜。自此昌端二姓结成儿女亲家，愈加亲热。时朝月节，送盘送礼，往来热闹不题。正是：

生前想是并头莲， 今始双鱼种玉田。

为甚相逢三订约， 要将成败弄情缘。

却说此时天下虽然全盛，只奈边疆没有良将，遂致军威不振，兵马不充，朝廷甚是忧虑。当有阁臣与大司马商议道：“目今边将屡屡有告急文书，求增兵添将。若要考选将才，募集壮士，一来又要骚扰天下，二来又未免虚计岁月，缓不济事。为今之计，莫若将历年军籍这些逃亡之人，勾撮而来，不下数万，仍编入军伍，以备边庭之用。则兵不劳而边庭永固可守矣。”朝臣皆以为然。大司马王常即出名上了一本，本内备细条陈。天子见了，龙颜大悦道：“以四方无用之逃民，作九边王家之劲卒。深为得体。”遂批准了，着部臣商酌行之。

部臣奉旨，不敢停留，遂将在逃的军籍查明，连夜做成文书，差人发在驿递铺中，叫他照文书打到各府州县去，追撮解来。驿丞见是奉旨紧急军情，不敢迟延时刻，随即从省至府，从府至县，文书雪片的下来。早有文书到了松江府中。府尊看罢部文，即抄出来文，星夜发与各县。华亭县县官丁廷举，接了来文，见是勾撮逃军要紧事情，随照来文名姓，另签出牌票，差人分散到各图各里去追撮不提。

却说昌全自从与端居结亲，见媳妇如此有才，心中甚是欢喜，自己专心训教昌谷，望其早成。遂在家中收拾了一间书室开馆，附近居邻知其饱学，俱争送儿子来拜从。昌全再三推辞，止留了四个学生，陪伴昌谷读书。

忽一日清早，昌全尚未起身，早有两个青衣敲门。昌俭开了门问道：“二位何事，如此早来？”两个青衣道：“我们是奉大爷之命，要见你相公有句话说。”昌俭见说是本县大爷差来的，不敢怠慢，连忙请进道：“我相公尚未起身，二位请坐着，我进去通知。”二人走入堂中客位坐下，昌俭遂走到房门外，低低说道：“外边有两个差人，说是县里大爷差来，要求见相公的，今在堂中坐等。”

昌全忽然听见，因想道：“这又奇了！我自入学宫，足迹不至公堂，又无

公事干涉，为何这丁父母使人来请我？”因说道：“你可出去回他说，我相公无事于公门，又非通家世谊，又无师友之交，去见亦可，不去亦可。如必欲要见，等早堂时去可也。”

昌俭只得走出回复差人。差人道：“大爷立候要见，你快进去说声。”昌俭又进来说，杜氏道：“大爷乃一县之父母，他既着人来请，毕竟有事要与你商量。你也不可十分固执，见见何妨？不可拂其来请之意。”

昌全听了，只得起来梳洗，走出堂中见了二人。拱拱手道：“不知丁父母何事要见小弟？有劳二位早来。”差人因知他是县里有名的秀才，一时不好变脸，因上前说道：“大爷有件疑难讼事，久闻得相公饱学，要请一见。今大爷坐在后堂，立等相见。”昌全听了，说道：“既是如此，待我进去换了衣服同去。”差人道：“这个倒不消了。大爷今在后堂，不妨随身褰衣相见。”昌全道：“见官长岂可如此？换了大衣去才是。”

差人见他要进内去，忙拦住道：“相公不必进去了。若再迟挨，恐累我们受责。”昌全见他们如此紧急，因问道：“端的你大爷有何事要见我？”差人道：“有事无事，我们不知。相公见过，自然晓得。”昌全没奈何，只得随了差人出门而去。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祸福须臾，别离顷刻。

不知见了县尊果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昌秀才遭祖籍戍边 杜娘子随夫军出塞

词云：

飞灾横祸，何事放人不过。好好夫妻，捉为戍卒，一个又还一个，沙尘远簸，驱车上那得安眠稳坐。慢说红颜，一任青春，也应折挫。

右调《柳梢青》

话说昌全见差人不容他进去换衣，心下也暗暗惊慌，却细想无愧，只得同了差人走到县中。早有一个先传进去禀了知县。不一时，知县坐堂，差人遂带了昌全，上堂禀道：“在逃军犯一名昌全，已勾到来见大爷，乞大爷销牌。”

昌全忽然听见，吃了一惊，正打点行礼，只见知县说道：“这个礼不消行了。本县奉兵部明文缉获逃军，解去边庭守戍。你今册上有名，便是逃军，不是生员了。可速速回家打点，本县即拨长差起解。”昌全听了，吓得面如土色，只得跪下说道：“生员祖父诗礼传家，今又谬列青衿，已沐老父母大人之恩久矣。即祖上原系军籍，然年深日远，存亡代谢，还求老父母大人念生员斯文

一脉，不堪军卒之劳，乞求培植作养，生员受恩不浅。”

说罢，即叩下头去。丁知县道：“此虽兵部明文，却奉的是朝廷旨意，谁敢有违？本县纵欲挽回，册籍姓名相对，亦无可挽回之处。莫说你一个秀才，即显宦之家，册上有名，亦与庶民军籍同等，一样解去。你不必苦辩，料想推辞不得了。”说罢，即叫原差押他归家，同军妻一齐起解。原差即押着昌全，出了县门而来。

此时杜氏见丈夫同了差人进县，因想道：“既是县尊好意相请，为何不见名帖？又为何差人不放转身？事有可疑。”即叫家人昌俭到县中打听。昌俭看见家主如此，连忙飞奔来家，告知主母道：“不好了！相公被县官问成充军了！”杜氏听了不信，因大怒道：“你这奴才胡说！相公又不曾犯法，为何如此大惊小怪，胡言乱语？”

昌俭见主母不信，遂放声大哭道：“奶奶！果然相公不好了！县官奉了朝廷旨意，搜获逃军。说我家祖上原是军籍，连奶奶也是军妻。如今差人押着相公回家，就要起身了！”杜氏听见是真，只吓得魂飞天外，因大哭道：“家门不幸，奇祸忽来！怎一旦就至于此？”正哭着，忽听见丈夫同差人回家，杜氏也不顾内外，连忙跑出堂中。昌全见了杜氏，早跌跌脚儿，泪如泉涌。道：“我是祖籍有名，应该充军。奈何累及贤妻，亦不能免！”说罢，二人大哭一场。

昌谷在旁，看见父母哭得伤心，也放声哭起来。众邻居见他家忽起哭声，俱来相问，方知是军籍，要解到边上守城当兵。俱说道：“昌相公是斯文人，奶奶又不曾出门惯的，如何去得？”又见有旨意要人，知不能免，遂大家相劝道：“如今哭也无用。且商量打点要紧。”又见差人发话勒逼着要起身，昌全再三哀求他宽限数日。差人嚷道：“你莫要不知利害。这是奉旨起解军犯，比不得宗师吊考。谁敢停留片刻？你若不知事，我就要动手了。”因取出绳子就向昌全项上套来。

众邻居连忙劝住道：“大哥不要性急，有话慢慢的从长计较。”差人见有人劝，也就住手道：“没甚商量。只是立刻起身要紧。”内中一个年老的邻居王爱泉说道：“公门里面好修行。今昌相公又不是自己犯法，也只为受祖上的军籍之累。既要他背井离乡，也让他设法些路上的盘缠，方好出门。就是二位差来一场，也要尽个礼儿。”差人说道：“这老爹倒还说得有理。我们清早晨走到如今，连茶水也不曾见面。难道叫我饿着等他不成！”王爱泉道：“可怜呀！他们一家俱哭得昏天黑地，那个还来照管列位？请坐下，我们替他收拾来请你吧。”

众邻居一齐动手，不一时酒饭齐来，打发差人自吃。昌全夫妻三人哭做一

团，那里还知道饥饱？早有张妈妈、李婶婶劝住，只得吃了一碗。王爱泉对着昌全说道：“官府限紧，相公若央人去求宽限，必先要安顿差人，免得他言三语四，乱人心曲。”昌全道：“小弟此时寸心已乱，青黄无主，那里还有甚主意！总求老丈为我排纷，小弟无不领命。”王爱泉道：“差人见钱，猫鼠同眠。”遂主张叫昌全凑出八两银子来，分封做两包，每包外写着五两，笼在袖中出来。

差人正吃完饭，说道：“我们饭已吃完，可叫他二人出来，到县中去当堂领起解批文。”王爱泉满脸陪笑说道：“衙门事情，瞒上不瞒下。还要求二位宽昌相公停得三五日，便足见高情。”一个差人早跳起来，嚷说道：“这是朝廷的军犯！我倒是肯宽他，只怕大爷与太爷不肯宽我二人。”遂提着索子望后堂就走。王爱泉连忙陪笑拦住道：“老哥不要性急，我还有话说。”就在袖中摸出两包银子，摆在桌上。

差人见是银子，又见上面写着五两，便不则声。那一个便说道：“王老爹，你要怎么样呢？”王爱泉说道：“也不敢有别事相烦。只求二位在官府面前方便一声，使昌相公缓得数日，料理些路上的盘缠就是了。若起解，原就是二位，少不得一路上全仗照顾，还有个礼。今这两封，先作茶资。”那个差人满脸是笑，说道：“王老爹，你也怪不得我这位兄弟着急。大凡奉旨之事，若延挨了，又受上司之累，又受本官的气。若只依了官府情性，又说我们不近人情。故此差人千难万难。我今见昌相公这般苦楚，也觉伤心……”

因对着那个差人道：“兄弟你过来！凡事看这王老爹一面。说不得，我们担些干系，替他回声，看若官府不肯，再作商量。这是昌相公送你的酒资，你老实些收了，他倒放心。”就将一包递在他手中。王爱泉见他不好自拿，就将这封塞在他袖中，道：“凡事只要借重二位。”两个差人满脸的笑道：“如此多谢了。我们只得去回复官府，再来通知你们。”差人出门去了。

不一时，亲戚朋友听见昌家有大变，俱来看他。又不一时，朱天爵、端居也来了。众人商量，要动公呈保留。昌全道：“此乃小弟祖遗之累，今又奉了圣上旨意，焉敢抗违？蒙列位虽有见怜之心，实无用力之处也。”众人细想，实是无可奈何。只得再三宽慰一番，遂别去了。

昌全含泪对着端居、朱天爵说道：“吾三人共事芸窗，又蒙不弃，结为儿女之姻。只指望悠远亲情，不期罹此远离大难，今生谅无相见之期。亦且生死未定。我今细细想来，此段姻缘终成画饼，不如趁今日归完原聘，使令爱别择名门，吾兄后来还有半子东牀之望。”

说罢，哽咽不能出声。端居道：“吾兄何出此言！自古结亲，片言允诺，即生死以之。况弟与兄久敦道义，当以伦理纲常，不沦不渝。岂可效败伦之

典？前蒙赐聘，即使千金，亦永不能移也。今吾兄此去，亦未必久滞异域。倘邀天幸，圣情叵测，轸念民瘼，赐回乡土，亦未可知。况今令郎尚幼，既具此才情，必非池中之物。倘能异日得志，与小女团圆，亦未可知也。吾兄可放心前去为妙。”

朱天爵说道：“昌兄此际不得不虑始虑终，谨慎君子也。端兄金石不渝，足见友情。若据小弟看来，今日昌兄出门，关山万里，道路崎岖。若带令郎同行，未免多一番照管之累。你二人既成姻眷，何不将令郎付与端兄，抚育成人，作异日之缡縵，未为不可。庶使昌兄好放心前去也。”端居道：“仁兄之论，虽曰万全，据小弟看来，尚有万万不妥之事。”

朱天爵问道：“何以知其未妥？”端居道：“昌兄与尊嫂止有此一点血胤，今去长途，举目无亲，得此子，亦可消其寂寞。若后日少能成立，亦可负荷析薪。今若一旦弃此始去，虽无痛痒，到那旅店，凄凄边庭，孤独之时，定中思痛，那时目断天涯，父不能见子，母念亲儿，悔之晚矣。此时昌兄虽能看破世情，无儿女之态，而尊嫂爱子念子之心，展转愁肠，那时欲见无由，能保无疾病之虞乎？尚有不可尽言者。”

昌全听了，不胜感激道：“端兄深虑及此，使愚夫妇感戴不尽矣。今所忧者盘费不周，奈何乎？因说道：“我今将房产动用之物开出，烦二位寻人变卖要紧。”

到了过午，差人来说道：“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婉转，老爷方准许三日起解。你们可作速料理，不可临期有误。”差人去了。朱端二人即别过，分头寻人脱卖去了。昌全在家收拾了一番，因对家人昌俭说道：“你在我家两代，并无好处及你。我今远去，家业化为乌有。你也无存身之地。我今去后，你自做你自己的事，也不必在人家了。”

昌俭听罢，大哭拜伏在地道：“小人自幼蒙相公抬举，亦不曾效得犬马之力。今欲一身迢随服侍，又恐路上盘费不周。只得忍今日之别，不敢同行。但先老相公墓墓在此，一旦祭扫无人，甚为心痛。相公远离，小人或在墓旁作一栖身，不致春秋有缺也。少尽报恩之念。万一天有见怜，异日小相公腾达归宗，小人作渔父之引，庶不致失迷也。”说罢大哭。昌全也流泪道：“原来你倒有此敬心，有此孝念，能为我如此。汝即是我昌家后代。我今留田五亩，将东边小屋三间与你住。你今也不必出姓，我与你竟作兄弟称呼。”

说完，连忙作下揖去道：“代我主祭，感念不忘。”昌俭连忙磕下头去，昌全一手搀他起来，遂将东边小房与他住了。又将卖不了的家伙动用之物，尽数付他。又拨田五亩在他名下。次日，朱端二人走来，共卖银一百余金，昌全收了。到了第三日，差人已来催促。昌全随同差人到县，当堂领了起解

文书，回家同杜氏并儿子一齐起身。朋友、亲戚、邻居大家作别。

朱天爵、端居二人直送过镇江。二人因对差人再三嘱托。端居取出五两银子送与差人道：“昌相公前去，一路上乞二位公差照管，感德不尽。”朱天爵也送二两作酒资，差人满口应承。二人还要送过淮安，昌全再三辞别道：“送君千里终言别。如此同行，转使我心不安。”二人无法，只得痛哭一场，昌全使杜氏并儿子一齐拜别了二人。昌俭不忍分离，还要远送，昌全苦苦推辞道：“你早回一日，我转放心。”三人无奈，只得洒泪而别，各道前途保重。正是：

别离分手实堪怜，友道如斯始是贤。

去国若经千万里，白云低处又家缘。

昌俭又大哭一场，方才拜别了昌全、杜氏、昌谷，自回去不题。却说昌全夫妻三人，同了两个长差：一个王龙、一个赵虎，同在一船，到还相安。杜氏只同着儿子在后舱歇宿。虽是出门不惯，然在船中，也还安逸。况且此时初出门，一心只记挂着家乡，时时堕泪。即有许多不便之处，也还不觉。

忽一日过了清江浦，又过了黄家营，只见船家将长舵歇下，说道：“我已送到。前面俱是旱路了。相公可上岸去，或雇车子，或雇牲口。明日我船要回去了。”昌全听见，只得同了差人上岸，问了店家，雇了一辆车儿三个牲口。昌全下船与杜氏说了，将行李东西搬到主人家来。杜氏换了儿子，走进店中，打发了船家去了。遂歇在店中，准备明日起早赶路。

到了次日，杜氏也不知高低，没奈何，抱着儿子上车儿，将身子坐稳前后。车夫轱辘推将起来，吓得杜氏心惊胆怕，不住的身子东歪西靠，又要顾自己，又要顾儿子，惟恐跌下车来。只得说道：“大哥你们慢慢的走。”车夫道：“奶奶，这是旱路，不比水路，随处可歇。我们要赶宿，头一日限定时刻，赶到路上，歹人最多。若到得迟了，有许多担干系的所在。不是当耍的。”

杜氏听了，没奈何只得双手抱定了儿子，由着车夫推走。昌全同了差人，或在前或在后而行。走了数里，先前还是泥土平地，今忽到了一派高岗之处。只见山石纵横，一高一低，车夫将那辆车儿一磴一磴的推着，杜氏坐在车上已是头晕眼花，这一会胆摇心荡起来。又见黄沙满面的扑来，杜氏只是暗暗哭泣。你想他终日在家中，虽无呼奴使婢，画栋高堂，也还是诗礼人家，无荣无辱，清静过日子的人，今忽然至此，怎不教他流泪悲啼起来？

这昌谷坐在怀中，先前还劝劝母亲，到了此时，连他也坐得不耐烦起来。又见母亲不住的落泪，也就哭起来。杜氏恐怕哭坏了他，只得倒再三哄他。车夫见他母子如此，问起缘由，杜氏只得说了一番。车夫也不胜伤感道：“奶奶

是好人家出身，南方生长，不出门惯的，如何受得我们北方之苦？”车夫也就慢慢而行。正是：

边守从来壮士事，奈何国事大差池。

只循旧例勾丁捕，竟把书生作健儿。

如此一连行了数日，杜氏勉强挣挫。半病半好，越觉难挨。不一日到了临清，下了饭店，昌全与店家讨了些茶水，服侍杜氏上了牀。睡到夜间，杜氏浑身发起热来，只叫遍身疼痛。昌全辛苦了一日，正好睡熟，忽听见杜氏叫疼，没奈何只得起来，遍身抚摩，浑身火炭般的热。杜氏止得一丝两气的说道：“我今历尽艰辛，只指望与你同去边庭，还想有个出头日子。不期我生起病来，自觉十分沉重。此去尚有四五千里，眼见得不能与你同行。只是我放不下昌谷……”说罢，大哭起来。

昌全听见杜氏说出这一番话来，只吓得浑身乱抖的说道：“贤妻保重！且耐烦些！想是路上受了风邪，故有此病。天明了我去寻医人看治。我且寻些汤水来你吃。”昌全走出房门，叫了几声店家，俱已睡熟。昌全无奈，只得坐在牀边。杜氏竟人事不知。昌全叫了数声，杜氏止应得一两声了。只因杜氏这一病，有分教：

骨肉重分，移花接木。

不知杜氏死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夫妻涉险忍割爱弃孤儿 亲戚寻欢忽遭奸攘幼女

词云：

穷途颠沛，进退真狼狈。只道分恩割爱，谁知有天心在。虽然无赖，何曾加毒害。不是一番惊怪，怎得那人厮害。

右调《霜天晓角》

话说杜氏在饭店中，半夜忽然发热，浑身叫疼，十分沉重。昌全无法，挨至天明，忙对店家说道：“昨夜拙荆忽然得病，甚是着急。不知此处谁是名医？”店家道：“前街上唐希尧是祖代名医，往往手到病除。奶奶有恙，除非请他来看方好。”昌全道：“既有名医，烦老丈着人请来，感德不小。”

店主人不敢停留，不一时请到唐先生，看了杜氏的脉，说道：“此病内受七情郁结，外感风寒，所以发热，痛苦昏愤。须先以『桂枝汤』驱散外感，然后用『二陈理气汤』散其郁结，便自能平复。”遂撮了两剂药，用姜二片为引。昌全送了医生去，遂即将药煎起。

此时杜氏正在昏沉不醒，昌全将药煎好，扶起杜氏，灌将下去。放他睡好。睡了半晌，忽见额头微微有些汗出，知药有效，昌全忙又将二盅灌下，把绵絮盖好。不一时汗雨如潮。杜氏渐渐苏醒，昌全见了大喜，道：“感谢天地不尽。”

到了次早，又将第二服吃了。杜氏身上早热退了几分。又请唐希尧来看脉吃药，如此一连数日，杜氏方有起色。差人看见如此病重，也不好催他起身，只得等他病好了走路。不期杜氏病才好些，昌全又病将起来，又是数日，方得平复。唐希尧怜他客途受病，日日来，并不辞早晚。昌全虽然病退，行走尚觉艰难。坐在牀上，想起许多苦楚，因对杜氏说道：“你我这场大病，幸得不死。然想一想此去边庭甚远，倘到前途劳劳苦苦，禁当不起，尚不知做何结局？但你我受此流离，或是前劫命里所该，说不得要受了。只可怜孩儿，他孩提无知，怎也随我如此受苦，甚觉心痛！”

因抱了杜氏在怀中道：“我儿，我儿，你纵无福，不生于富贵之家，就生在一个平民百姓之家，也强似生到我家，受此军籍之苦！”言罢，涕泪随下。杜氏道：“我今想来，你我之苦，该生该死，不消说了。今放不下者，止此子耳。今若恋恋不舍，与他同毙，又不若割恩忍爱，付托于人。令其独生，倘若昌门不该绝灭，使他离脱灾难，日后长大成人，寻源问本，接续了昌家后代。你我虽死，亦甘心地下。设若再邀天幸，你我生还重逢，亦不可料。若只顾眼前依依不舍，此去前途日远，明日到了异域之地，你我一旦不讳，使他弃于绝漠孤苦之乡，虽生亦如死矣。又不如留于中原故土，还有可望。今若哀他、怜他，苦苦不放转，是害他了。”

昌全听了，连连点头道：“贤妻之言甚有道理。但只是一时间茫茫道路，不知谁是可付托之人？”杜氏道：“说便是这等说，也只好慢慢留心，也不可一时性急。”遂日日调养，渐渐可以行走。差人就要催他起身。昌全又对杜氏道：“你我之病，亏唐希尧医好，他虽存仁积德，你我岂可不谢而去。”杜氏道：“谢去应该，但恨无厚礼，只好请他一饭，聊表我心罢了。”昌全点头道：“是。”连忙取出些银子，付与店家道：“我们深亏唐先生之力保全性命，无以为报，只好烦老丈与我略备些酒肴，请他一叙。”店家应承，即安排停当。不一时唐希尧请来了，昌全再三致谢其匕箸之妙，遂同差人店家，共五人一席同饮。

饮到中间，唐希尧因问道：“小弟看昌兄言不妄发，举动有礼，谦谦君子也。不知犯了何法，就直至偕尊阍远戍沙场？”昌全见问，不禁啼嘘泣下，道：“小弟之苦，一时也不敢告人。既承下问，又安敢不言。小弟虽不才，也忝列黉宫。只因祖籍原系军丁，忽奉旨勾摄而来，所以流离道路，受此苦耳。

”唐希尧道：“原来为此！”因叹息道：“勾文填武，文武两伤。此朝廷弊政也。但既奉圣旨，推辞不得。昌兄只得慨然而行。若苦苦伤感，只恐又生疾病。”昌全道：“愚夫妇死生，已置之度外矣。只因出门一时舍不得，携得小儿在此。到了此际，看见步步危亡，携行又虑不保，付托又恐无人，事在两难，所以踌躇。”唐希尧道：“令郎今年几岁了？”昌全道：“今年八岁了。”唐希尧道：“昌兄南人，此去朔方，口外风高，尚恐禁当不起，何况令郎娇养，又在雏年，如何消受？此去真不相宜，还是留下为高。若虑付托无人，小弟今年五十，并未生男女。昌兄若不弃嫌，竟将令郎继我抚育，俟其成立，再寻根本，未为不可。不知昌兄以为何如？”

昌全听了，大喜道：“若得仁兄恻隐收留，推诚抚养，即如重生父母矣！我夫妇此去，虽死他乡，亦瞑目矣！有何不可！”唐希尧见昌全心肯，大喜道：“明日是黄道吉辰，小弟即登门相约。”昌全遂领了儿子昌谷出来拜见。拜见过，就叫他坐在席旁。唐希尧看见他眉清目秀，甚是喜欢。因大家畅饮，得尽欢而散。

唐希尧别过归家，告知妈妈赵氏，如此这般，好一个清秀学生。赵氏听见，欢喜不过，恨不得就过来抱他做儿。这边店主婆，也在杜氏面前，称说唐家家私殷实，亲戚做官。妈妈做人甚是贤慧。昌全夫妻听了欢喜。

过了一夜，到了次日饭后，只见四个小厮挑了许多礼物送来，后面就是两乘空轿子，要接昌全、杜氏过去。又是三个大红名帖，是请两个差人及店主人下午一饭。杜氏一面叫店家收拾了礼物，一面即同儿子坐了一乘，昌全也坐一乘，离了店门，转过大街，径往唐家。来到了门首，唐希尧同赵氏早在门前等他夫妻下轿。赵氏见了昌谷，果然十分清秀，连忙伸手来搀他出轿，就叫使女抱着，遂迎请昌全、杜氏到厅。

厅中间已供养了天地纸马，厅地下已铺下红毡，唐希尧先与昌全拜了四拜，又与杜氏相见，也拜了四拜。昌全、杜氏也拜见了赵氏，昌全遂将两张椅子并放正中，请唐希尧、赵氏坐了，乃领昌谷拜了八拜。拜毕，赵氏领了杜氏，使女抱了昌谷，进入后堂去了。唐希尧随即化了天地纸马，又叫小厮请了几个相知邻友来陪，又接了几个堂客在内边陪杜氏。不一时，客人齐到，入席欢饮。直饮到半夜方散。昌全因记念店中，自同公差回去了。杜氏留在唐家宿了。赵氏与杜氏二人说得甚是投机。正是：

相逢若果此情真，慢道非亲即是亲。

愁杀天涯无寄托，谁知此地又留人。

唐希尧过继了昌谷，不忍去其本姓，只添一唐姓，去了谷字，遂叫唐昌。赵氏就留杜氏一连住了数日，差人虽也来催起身，只因得了唐希尧厚赠，故不

好十分紧促。转是昌全来见唐希尧说道：“小儿得蒙收育，愚夫妇前去已放心矣。复承眷爱，何敢言别。但虑前途正远，押解不能久停，只得也要告辞。”唐希尧道：“后会甚难，实不忍别。且再消停几日为妙。”昌全道：“传闻圣旨急欲实边。若在途中延挨日久，违了圣旨，罪上加罪，岂不更苦。今断然要行，不能再迟矣。”唐希尧道：“既如此说，怎敢强留。但不知可曾择日？”昌全道：“已准于明日了。”

唐希尧知不可留，只得设席，又请了公差、店主人叙别。席间唐希尧再三嘱托差人，路上求他庇护。又送银十两与他二人为路费。差人千欢万喜。到了次日，昌全、杜氏与唐希尧夫妻作别。昌谷忽听父母要去，扯着衣裳滚倒在地，大哭起来，那里肯放昌全？杜氏也大哭一场，道：“为父母的怎舍得离你！但离你则生，不离你则死，也是出于无奈。”昌谷道：“孩儿情愿随父母死，不愿离父母生。”昌全道：“你死不得。你死则昌家后代绝矣。故留你在此，你今在此，胜于嫡亲爹娘。当以大孝事之，毋负我言。”

昌谷听了，方不言语。只是痛哭，哭得昏天黑地，双手扯住杜氏不放。杜氏因取了第二个玉鱼，系在他胸前道：“此鱼若得成双，你夫妻亦必成双。父母亦还有相见之日。”大家还哭不了，当不得差人、车夫再三催促，昌全、杜氏只得硬着心肠，丢下昌谷出门。依旧到了饭店，收拾起身。随后唐希尧与赵氏又带了儿子来送，唐希尧又悄悄赠昌全白银五十两，与他一路作盘缠。又送了许多食菜，直送出境外，方才作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共生离。

昌全杜氏自同差人而行。虽然思念儿子，且喜得其所托，路上少了一番照顾之心，转觉身轻无虑，登山渡岭，夜宿晓行，一路平平安安而行，且按下不题。

却说端居自从别了昌全，归家甚觉伤感，然亦无可奈何。遂将昌家的玉鱼付与女儿，叫他收好。容姑即紧紧系在胸前，时常看玩。端居在家，一心只以教训女儿为事。一有工夫，便与他讲解古今列女，以及歌赋诗词。喜得女儿甚是聪明，讲着就悟，说着就知。端居甚喜。

忽一日，偶看见一双紫燕衔泥上梁，飞来飞去，甚是可爱。因对女儿说道：“我儿，我见你终日学诗，不知你学得何如？今日我看见有一个好诗题在此，你可能学做一首，与我看看吗？”容姑道：“不知爹爹有甚好题目？可说与孩儿，待孩儿思想。”端居因指着衔泥的燕子道：“此《紫燕垒巢》一题，倒甚有风趣。你既要学诗，可细细去摹写一番。”

容姑领了父命，即到书房，将笺纸写成一首，送与父亲观看，道：“涂抹不工，望爹爹改削。”端居见了，先吃了一惊道：“你倒做完了。”忙接来一

看，只见上写道：

紫燕垒巢

画栋重来寻旧栖，落花飞絮久无泥。

池香傍水甘衙远，风静穿帘想构齐。

多嘴共营分上下，一层并宿怕高低。

闺人伫看翩翩急，影到梁间日已西。

端居看罢大喜，因称赞道：“吾儿学诗，已入妙境！此诗构思风趣，描写精工。若是一个男子，树立词坛之上，也可当一座。”自此之后，容姑遂终日拈弄诗词，不知不觉已是十岁了，人物越发长得秀美。母亲李氏因对容姑说道：“女子善于诗文，固是好事，但日后相夫，宜室宜家，亦必以女工、针指亲操井臼为本。若只一味涂鸦，终朝咏雪，纵然风趣，未免只成一家，转失那女子的本来。必须兼而行之，方为全备。”

容姑听了母亲之训，便也学些女工之类。原是母亲李氏教他，不期慧人心巧，一习便精。不多时，容姑绣出来的针指，鲜巧玲珑，令人夺目。母亲转做不来。到了倦绣之时，又学画些山水花草，以及棋琴，聊散心情。所以无般不会，件件皆精。一时传将开去，遂致华亭一县，无不羨端家小女儿貌美多才，以至缙绅家凡有子弟的，都愿娶他为媳，俱托媒人来求。端居一律谢绝道：“已曾受聘过了。”

若在安分人家，只得罢了。不期你传我说，我赞你扬，早动了一个邪人之火。此人姓宋，绰号脱天。原也是好人家出身，只因不肯学好，日日游手好闲，把家私弄完，又结交了一班无赖，终日三五成群，赌钱吃酒，专一打听人家有事，他便勾引同党，起衅生端。故此二三十岁尚无妻小。他今听得人传说，端家女儿标致聪明，诗画值钱。他便起了一个不良之念，暗想道：“我今这些年纪，尚无家室，又难于餬口。这端家女儿，我若娶得他来做了妻子，岂不是一生受用不了？”又想到：“我闻得乡宦人家求亲，他俱回复不允。我如今这个光景，他如何就肯嫁我？若论起他父亲，也不过是个秀才。我父亲当初也是秀才，门第也差不多。虽说他年纪甚小，一时不便做亲，便弄将来等他两年，也说不得。若等他大了，岂不被别人娶去？”想来想去，只觉有些不妥。

想了几日，忽然想起道：“我有主意了！软做不如硬做，明做不如暗做，惟有乘个机会，一抢一劫，方能到手。”算计定了，遂终日在端家门首左近打听。这一日合当有事，那端居的姊丈柏坚从湖广贸易回家，十分得意。一路平安到家，做戏酬神，叫人来请舅母李氏同侄女容姑去看。

不期这日，恰好这宋脱天正在端家门首打探，忽看见有两乘轿子抬出门来，他就跟上，扯着跟轿的小厮在空处，问道：“今日你家奶奶、姑娘到那里去

？”这小厮道：“今日是锦香里柏家做戏还愿，故此来请。”宋脱天又问道：“这柏家是你们甚么亲？”这小厮道：“还是我家相公的姐夫哩。”说罢如飞的去了。

这宋脱天得了此信，满心欢喜，遂走去寻了一班好友，说道：“今日我有一件事，要求列位扶持。”众人道：“我等情如骨肉，义同生死，宋大哥有事，敢不效力！”宋脱天道：“我有一亲事，从小定的。如今嫌我穷了，不肯嫁我。我如今气他不过，只得要借重贤弟兄替我出力抢来。”众人道：“青天白日，如何做得这事？”宋脱天道：“不是，日里这女儿如今被亲眷家接去，夜间看戏，到了夜深，乘其热闹，人不留心，正好劫出。若怕追赶，临出门再放一把火，他救火不及，那个还来救人。”

众人问道：“是那一家的女儿？”宋脱天道：“就是有名的端家女儿。”众人道：“闻得这女儿年纪尚小，你一个二三十岁的汉子，如何做亲？”宋脱天道：“你们不知道，只要抢来，我情愿等他两年。”众人道：“抢亲也是常事，抢便依你抢了。你却藏在那里？倘被人报知父母，经官动府起来，却如何处？”宋脱天道：“这个不难。我如今寻下小船，将他藏在野僻之处。躲得二三年，成了亲，回来生米已成熟饭，还怕他要了去不成？”众人道：“原是你聘定的，自然罢了。”

宋脱天即去寻了原是他一路的一只小船，叫他先摇在锦香里村口歇着，伺候夜间上船。又买了许多酒肉，请了众人。大家吃得醉醉饱饱，各带了短棍，守至更余，四散着俱望锦香里来。

到了村口，看见有船歇着，各各打了照会。宋脱天便引着众人渐渐的挨入村来。到了柏家门首，里面正值做戏，热热闹闹。宋脱天等遂杂在人中，只推看戏。只望见帘内隐隐的一个小女子，坐在旁边。宋脱天便紧紧靠着帘子不离。只等戏文做到热闹，大家贪看，宋脱天忽大叫道：“奉明文拿强盗，却原来躲在这里！”众人遂齐拥上堂，先将灯火打灭，乱吆乱喝道：“快拿强盗，不要走了！”棍棒逢人便打。

宋脱天早抢入帘中，背着容姑，分开众人，悄悄的走了出来。吓得这些戏子与看戏之人，俱往桌子下藏躲。迎着的就是一棍，近着的就是一棒。这些无赖见宋脱天已背了女儿出去，遂在堂中放起火来，大家发声喊，往外赶上宋脱天，一同下了船，将容姑关在舱中。众人吓他道：“你若做声，就要杀了。”容姑此时吓得魂胆俱无，浑身颤抖，只得蹲在舱中。众无赖将船撑开，只望着空野处乱摇去了。

却说柏家，忽被一班强人赶进，一时惊慌藏躲。今见强盗去了，忽又堂中火起，只一心救火，那个还踪迹强盗。急急将火救灭，再查点东西，却样样俱

在，不曾失去。只不见几个银杯。众人俱说道：“谢天谢地，还要算造化哩！”

正乱着，忽听见后堂中一片乱嚷道：“不见了人了！”柏坚连忙走入，只见舅母李氏哭做一团，只叫：“我的亲儿！那里去了！”要死不要活的哭。柏坚问明，方知被强人赶进帘内，将侄女儿抢去了。柏坚听了大惊道：“这又奇了！这些强人为何不劫东西，单抢这小女子去？谅他去也不远。”遂叫许多人点着火把分头去赶。

赶了多时，那里有个影儿？直闹到天明，也无踪迹。连忙报知端居。端居听知，吃这一惊不小，忙忙赶来，见了李氏，大哭一场，无法可处。收拾回家，就在县中告了一状。出了广捕文书，终日追比，又各处贴了招子，亦如水底捞针，全无影响。且按下不题。

却说这宋脱天与众人一时高兴，抢了端家小女儿下船，连夜摇到天明，不敢出头，只藏在芦苇之中。容姑只是啼哭不止，宋脱天遂叫一人上岸去打听，回来说道：“端家已告在本县追捕，寻人已出招子。”众人听见，一齐惊慌道：“此处不便，况又只是啼哭。不如将他丢在水中淹死了，我们回去吧。

”宋脱天道：“列位既有心为我，我今有一算计。”只因这一算计，有分教：

啼鸟忽归西树，飞花又到东邻。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便晓。

#### 第四回 大强盗劫夺算越奸越拙 小儿女飞花咏愈出愈奇

词云：

狂风只道吹花去，细细蹂躏寻趣。谁知送到无人处，转是教他遇。姻缘已有三生据，自逗出飞花句。何曾言嫁何曾娶，心已先完聚。

右调《桃源忆故人》

话说宋脱天乘人热闹，劫出容姑，藏在船中，以为得计。不期打听得端居在县中告了，各处追获。众人一时惊慌无措，要将容姑弄死方得干净。宋脱天说道：“何至于此。俗语说得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若留在本地，恐怕累人。我今将他带到别方，再怕甚么？”众人道：“既肯远避，自然无事。但不便同行。我们要回去了。”遂各自别去。宋脱天只留下两个相厚弟兄作伴同行。自此夜行晓住，船家又是一路，故悄悄而去。

容姑被捉到船，早已是惊得半死，今又听见他们嫌他啼哭，要丢他下河，又吓得半死。因想道：“我今误落虎口，且喜年幼，他尚没本事奈何于我。

我若再啼哭与他厮闹，触动虎狼，则性命不能保全，而父母永无见期矣。莫若假作痴呆，听他藏我在何处，或者天可见怜，别有机缘，再得出头，亦未可知。”算定了主意，便住了啼哭，转装出许多孩子家的行径来。坐在舱中，要坐便坐，要睡便睡，要吃便吃。

宋脱天见他不象前番啼哭，满心欢喜，因进舱来说道：“我慕姑娘的美貌，实非一朝一夕。也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方才弄得你到手。这是宿世姻缘，非同小可。”容姑道：“我一个小女儿，你是一个大人。弄我来做甚？”宋脱天道：“姑娘如今虽是一个小女儿，再过两年，便是个大女儿了。我年纪虽比姑娘大几岁，却情愿小心小胆陪伴姑娘。姑娘千万不可将我看做外人。但凭姑娘要长要短，我俱弄来。只求姑娘与我一心一意过日子。姑娘是个聪明人，况又无书不读，我这个意思，自然知道。”

容姑假装懵懂道：“你的主意在你肚里，我如何得知？”宋脱天道：“你如今年小，或者不知。再过两年大了，自然知道。”容姑道：“既是这等说，且过两年再讲。”宋脱天见他和和气气的说话，便放下了心。但怕他思想父母，苦坏了身子，遂买了许多果子、点心来哄他。遂将船随路摇去，十分大路又不敢行，情愿在湖荡中转远路。

一路不知不觉，已摇到嘉兴地方。宋脱天见离得华亭县远了，方才放心。因想道：“我如今只在船中，不是常法。须寻一个着实地方，住下方好。”想了半日，忽想起道：“我的姑娘住在湖州，何不去寻他，叫他寻间房子安顿了这个小冤家，我再回去。岂不是人稳财稳之策？”主意定了，遂又叫船家将船摇出嘉兴大路来，住在城外。一来离家远了，遂放心大胆；二来又见容姑年小，遂不甚提防。又因连日辛苦，遂走上岸去，买了许多酒肉，又买了许多果子，拿下船来整治。

不一时煮好，宋脱天只拣好鱼、好肉、果子并酒，先送进舱中。然后自己与众兄弟同吃。大碗的酒、大块的肉尽兴贪饕，只吃到落日衔山，新月初起，俱吃得十分醉饱。内中一个巫良，带着酒意，强作解事，手捻着几根的翘须，也斜着醉眼，对着宋脱天说道：“前日你说这姑娘聪明无赛，出口成章。今在船中这些时，并不见他开口，不知是他嫌我们粗俗不知音，不肯轻易与谈，又不知是你说谎。”

宋脱天满脸陪笑道：“我这姑娘年小腼腆，怎好在生人面前吐露才学？他的诗赋值钱，松江那个不知？故我小弟所以妄想天鹅。若是虚名，不得实惠，我也不受这些辛苦了。老弟要试姑娘的诗才，这是斯文事体，啰唆不得。待我就去苦求一诗，何如？”

那巫良听了大喜道：“若得姑娘做得一首好诗，我们见他一字，情愿每人

吃三大杯酒。敢不吃者，拳头为例。”就在船板上一拳，几乎将船板打通。宋脱天连忙陪笑道：“姑娘做诗倒不打紧。只是做诗，须要有题目，方好做倒。只怕众兄弟没甚法儿折造题目。”众无赖说道：“是呀，是呀。无题目怎做文章？这叫做无米之炊了。我们大家须拿出精神来，细想一个好题目去考他，方使他不笑我们村俗。”

众人拿着酒碗，想了半晌，再想不出。忽一个无赖走到船头上去小解，忽看见弯弯新月，遂拍手大叫道：“有了，有了！”宋脱天连忙问道：“你有了甚么题目？”那无赖因手指着道：“即此新月为题，岂不妙哉！”众人听见大喜道：“妙极，妙极！”宋脱天即忙走入舱中，将欲开言，容姑久已听得明白。若不应他，恐这些酗酒恶人就有不测之祸。因说道：“新月之诗，我已做就。你可叫他们侧着耳朵细听。待我念来。”宋脱天忙出舱，说与众人。早听得容姑在舱中低低念道：

第一首：

新月既如眉，奈何不随眼。  
多应不忍看，甘心自孤展。

第二首：

新月既如梳，奈何不铺鬓。  
乱云梳不通，谁寄香奁信。

第三首：

新月既如钩，奈何不牵挂。  
曲曲又弯弯，怎说团圆话。

容姑将新月诗念完，众人俱伸头缩脑，假作知音。听见容姑念得一字字、一句句，清朗朗。遂一齐拍手称赞道：“果然姑娘有此大才。且莫说他做的滋味，只念的声音娇娇滴滴，比莺燕还妙三分。果然话不虚传！”宋脱天道：“姑娘诗已做了，你们的酒却如何？”众无赖道：“有甚如何？男子汉大丈夫，说过的话，便醉死也说不得。”遂筛起大碗来，你一碗、我一碗，吃个不住。又筛了送与宋脱天，道：“你有此大造化，还不吃酒！”宋脱天快活之极，尽兴而饮。只吃得个个烂醉如泥，西歪东倒，竟不知人事矣！此时已是更余。

却说容姑一被劫上船，就想道：“我既被这些强贼劫来，料难脱虎口。今虽亏年小无恙，后来大了，终必遭伤。与其到底遭伤，又不如今日一死，倒也干净。”遂每每打帐投水。忽想起父母来，又不禁失声大恸。转一念道：“我差矣。我常见古来奇女子，遭逢不偶，偏能在患难流离之际，而远害全身。故称之为奇。若临难惟拚一死，则何奇之有？况这一班贼徒，皆庸下之流，料无

大害。莫若悦他相机而动。”

不期此日，这班贼徒贪酒无谋之态，恰恰落在眼中。遂暗笑道：“这班强贼，沉酣酩酊，虽生如死。又毫不提防，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倘邀天幸，乘此遁去，得遇仁人，告其苦情，送我回乡。亦未可知也。”主意已定，遂将衣服拴好，悄悄推开舱门一看，众贼俱鼾呼如雷。又喜这船离岸不远，容姑遂轻轻走出船来，将身往岸上一跳。到了岸上，众人全不知觉。遂不顾生死，沿着河边往前乱走。

正行之间，忽听见远远一只官船吹打而来，看看渐近，容姑正要躲避，怎奈岸高滩阔，无处躲闪，只得立在河边。不一时官船将近，船上许多水手站立。此时还有些残月光照着影影，河边立着一人，众人说道：“此时黑夜，此处人家又远，为何还有人立在河边？定然是投河短见的了。”众人忙叫道：“岸上的人莫非是投河的吗！”

容姑也不回答，只呜呜而哭。众人见哭，越认真是了。自说道：“救人一命，也是阴鹭。”又因大船不能拢岸，就上了脚船，一气棹来。近前一看，却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子。众人因惊问道：“你有何冤屈，而生此短见？莫非是晚母伤残，仇人陷害？若果有冤枉，我领你见了老爷，求老爷替你伸冤。”容姑只是哭泣，哽咽不能出声。

众人见他哭得苦楚，又见他年小，甚是怜他。又说道：“此女毕竟心中有大冤大苦之事，不便向人明言。我们可做好事，救他上船，胜似烧香念佛。”遂大家搀扶他上了小船，又上了大船。此时老爷、夫人俱已睡熟，不便传禀，遂将容姑送入后艄。艄婆见他生得清秀，知他是好人家儿女，遂叫他吃了些晚饭，就引他在艄中睡了。官船连夜而行不题。

却说这些无赖直睡到天色大明，方才起来收拾，打帐开船。宋脱天在舱口一张，只见舱内空空，只剩得一牀被卧，那里有个人影儿在内！宋脱天着了一吓，魂魄俱无。忙大叫道：“姑娘在那里去了？”急走到艄上一看，也是空的。不觉大哭起来道：“不好了！多应是投水死了，我为他担了多少干系，费了多少心机，用了无数瞎钱，只指望偕老夫妻。谁知你怀恨死了！”众无赖认作死了，大家解劝。宋脱天连忙叫人各处打捞，竟无踪迹。乱之不已，只得罢了。依旧回去不题。

却说容姑，在官船艄上睡了一夜，你道这官是谁？原来是杭州知府，姓凤名仪，在杭州行取进京，路过嘉兴。因天晚住船宿了，次早起来，因还在浙境中，尚有相知的官府迎送，凤仪酬应了半日。直到午后方闲。家人看见老爷、夫人闲坐舱中，上前禀道：“小人于昨夜河边，救得一个要投水的小女子在船，禀知老爷。”凤仪道：“一个小女子怎么投水？可唤来见我。”家人即去唤

那小女子进舱。

容姑走入，立在旁边。凤仪见这女子年虽尚幼，却生得眉妍目秀，楚楚可人。因问道：“你小小年纪，为何行此短见？可细细说明，我老爷为汝解纷。”容姑听见问他，只得朝上跪下，垂泪说道：“难女今年才十一岁，父亲止生难女一人。只因粗知文墨，致人妄想牵丝。又因父亲选婚过慎，拒聘太严，强暴自知无分，遂谋劫夺。一旦陷身虎穴，与死为邻。昨幸笔墨有灵，宽松一线，又借糟丘大力，缚定群凶，故得逃死河干。以希仁者之援。又幸投生台下，细述奸人之恶。既蒙救拔，仁已不磨。倘得还乡，则恩同再造矣。”

凤仪见他说话次序，体态安徐，满心欢喜。因叫他立起来，笑问道：“你说粗知文墨，虽也是句大话，却还是泛说。这也罢了。你又说笔墨有灵，宽松一线，这却是凿凿之言，必有所谓。你可细细说与我听。”容姑道：“贱女被群盗劫在船中，拘束甚紧。昨因叫贱女做《新月诗》，贱女随口即长吟三绝，群贱虽不知诗，见贱女信口即吟，惊以为奇，遂惊喜而纵饮，不复紧防。故贱女得逃生至此。所以说个笔墨有灵，宽松一线。”凤仪道：“果然如此吗？”容姑道：“大人前怎敢说谎。”凤仪道：“你既不说谎，可将《新月诗》念与我听。”

容姑遂将前三诗，铿铿锵锵的又念了一遍。凤仪听了，又惊又喜，因说道：“此三诗虽咏新月，却隐隐寓落难之情，大得风人之旨。你小小女儿若能咏此，岂不竟是一个才女子了？我还不信。”容姑道：“老大人若不信，请自出一题，试试难女。则真假立辨矣。”凤仪大喜道：“《旗亭双鬓》一歌，便流传作千秋佳话。我今出一诗题，你若果能草草成篇，则千秋佳话又在旗亭之上矣。”

因叫家人取过文房四宝来，亲写一个诗题在上，付与女子道：“你良家女子，譬如花絮。今被奸人劫夺，而飘零于此，就与飞花相似。我甚怜你，故就以《飞花》二字与你做题目，你不可惊惶，慢慢做来我看。若做得略有可观，我自为你有处。”

容姑接得诗题在手，取过文房四宝，也不谦不让，竟信笔题了一首五言律诗，双手呈上。凤仪见他提笔就写，也不思索，就象做现成的一般，正惊讶不定，只见早已做完送上，不禁大喜以为奇。因接了忙忙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 飞花

原占枝头上，今怜西复东。  
眼迷新几席，肠断旧帘栊。  
阵阵空香细，飘飘虚影红。

既遭逢不偶，何苦费春工。

凤仪看完大惊，大喜道：“原来果是一个才女！怎么这小年纪，有此灵慧之心，真才女也！老夫失眠了。”忙叫他坐下。容姑道：“难女流落至此，得蒙老爷不加呵责，已出万幸，岂敢妄僭窃于天地父母之前。”凤仪笑道：“孤已可怜，难尤当恤。况才不易生，岂可以世情而屈人？你可坐下，我还有话商量。”容姑只得领命坐下。

凤仪因对夫人说道：“我观此女德性温闲，才情超古。我甚爱他，况我与你将半百，膝下无人，我欲继此女在膝下，待他长成，赘个佳婿，娱娱晚景，破破寂寞，也强似孤孤独独。不知夫人意下以为何如？”王夫人道：“我也正有此意。老爷所见不差。”凤仪大喜，便对容姑说道：“我与夫人商量的话，你听见吗？”容姑道：“老爷、夫人天高地厚之心，亦已听得明白在此。”凤仪道：“你既听见，你肯屈意如此行吗？”

容姑此时虽思父母，然身在难中，如何十分由得自己？因说道：“难女自分九死，今得不死者，皆大人与夫人救拔之恩。已感激不尽，再欲抚之膝下，又过于重生矣。孩儿虽不孝，敢不晨昏定省，以申衔结！”凤仪同夫人听了，满心欢喜道：“你既乐从，可即此拜认。”容姑随即倒身拜了八拜。凤仪同夫人受了四拜，还了四揖。

拜毕，容姑因说道：“以小家充作大家，定多不肖。今后若有过愆，望父母大人训诲。”凤仪同夫人大喜，又替他起个名儿，叫做彩文。遂吩咐家人仆妇侍女，齐来拜见小姐，以后俱称为彩文小姐。王夫人随带他到房舱中去，与他收拾。又取出许多绫罗衣服，与他更换。容姑一时从地下又到天上。正是：  
阱拘舟穴多应死，逃到河干尚未生。

一旦忽然金玉裹，教人何处问君平？

凤仪、王夫人自有了彩文，在船中便终日与他消遣。遇着好风景，或是叫他吟诗，得了好佳句。或是叫他做对。小姐有时高兴，或抚一曲瑶琴，小姐一时技痒，或画两幅山水。凤仪与夫人或听听或看看，颇不寂寞。因而爱彩文小姐如宝。在路上凡有名胜之地，必迂道带他去玩耍。故耽耽搁搁，走了许久，方才到得临清家里。家中大小人役俱来磕头，拜见老爷、夫人、小姐凤仪。一一吩咐停当，早有亲戚朋友，闻知凤仪回来，俱来拜望。不期收留昌谷做儿子的唐希尧，就是他的表弟，也来拜望过了。

到了次日，只得就去答拜唐希尧。接见过，即便留酒。饮酒中间，又使儿子唐昌出来拜见。见过，就叫他也坐在席旁。凤仪看见唐昌生得清俊非常，便定着两只眼睛只管细看。唐希尧因笑道：“老表兄注目于侄儿，何也？”凤仪道：“别来不久，老表弟便有此佳儿，令人不解。”唐希尧道：“有甚难解

？老表兄岂不闻知医能广嗣乎？”凤仪笑道：“知医广嗣，亦或有之。未闻经年即生之者速若此耶。此中定有一个扶生快长之良方，不肯传人。这个良方，愚表兄也用过了，但不知吃的是谁家的妙药。”

唐希尧听了，大笑道：“这个良方妙药，若表兄既也用过吃过，料想瞒不过兄。只得要实说了。”遂将过继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凤仪遂也将继女之事，细细说了一遍。说罢二人俱大笑不已。凤仪因又问道：“表侄丰姿颖秀，不知今读何书？”唐希尧道：“且喜此子资性过人，见书就读。但不知通与不通。老表兄不妨考他一考。”

凤仪遂将诗书、道理盘驳于他，不期唐昌对答如流，娓娓不休。凤仪听了，不觉骇然道：“大奇，大奇！”因又问道：“贤表侄既如此聪明，不知可曾学过做诗？”唐昌道：“不学诗无以言。小侄胡乱也做两首。”凤仪道：“既能做诗，我就考你一考。前日你表妹初到我家时，也说晓得做诗。我怜他娇小，又飘泊而来，因出了一个《飞花》的题目，叫他做诗。他果有几分才情，提起笔来就做了一首。又风雅又感慨，大有可观。贤表侄既英英自负，可能和他一首吗？”唐昌道：“敢求表妹的前题一观。”

凤仪因讨纸笔写出与他，唐昌接了一看，又惊又喜道：“原来表妹是个才女。虽抱惭不敢续貂，然爱慕不能已，只得要出丑了。正和涉嫌，只好鸳鸯和了。”因提起笔来，从从容容和了一首，送与凤仪。凤仪接了一看，只见上写的是：

在树得春巧，离枝春更工。  
想簪云髻美，不点水唇红。  
雨细窥邻壁，风轻入远栊。  
休嗟飘泊意，大圣也流东。

凤仪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觉喜动颜色道：“好诗，好诗！怎做得这等风流香俊，与原诗不相上下！”因对着唐希尧道：“此子不凡。异日功名，还在老夫之上。真吾弟之福也！”唐希尧听了，欢喜不尽。因尽欢劝饮，饮到沉酣，方才别过。

凤仪到家，夫人小姐接着，凤仪就对小姐说道：“你前日题的这首《飞花诗》，我自以为独创了。不期你唐家的表兄唐昌，又鸳鸯韵和了一首在此。又香艳又风雅，似不在你之下，你可拿去一看，以为何如？”遂在袖中取出，递与彩文。彩文接来一看，不禁惊喜道：“此诗词中寓意，言外弄情，大得风人之旨。三复两诗，直觉孩儿瞠乎后矣。”自此之后，彩文心上就落了一个唐昌的影子，且按下不题。

却说凤仪在家又住了数日，恐违钦限，只得别了夫人、小姐，连夜进京复

命去了。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杳杳冥冥，幽幽悄悄。

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秀才军出奇计一时遭际 儿女情再题诗对面勾挑

词云：

面剥皮消，身枯力惫，胸中才学应还在。有时言听计相从，匹夫往往遭封拜。性自生情，美谁不爱，秋波紧紧连眉黛。不须撮合不须排，做来都是风流态。

右调《踏莎行》

凤仪进京且按下不题。却说昌全同了杜氏，随着差人一路晓行夜住，到了燕京，又出潼关，受尽了万千辛苦，历尽了无限风霜，过了许多日月，方才到得边塞。差人寻个客店住下，就打帐次日到帅府去投到。因对昌全说道：“明日要投到了，凡事你须早早打点。若不打点停当，明日就要吃苦。”

昌全听说心慌，只得备下一副厚礼，寻人通进。然后次日同了差人投到。总兵周重文，果然心照，看了来文，就便批准。又给了回文，因说道：“既是来军路上受伤，不便行责，且填册编入队中。若后日有功准赎。”昌全忙磕头谢了出来，少不得备酒请请队伍中这些弟兄。又隔了两日，解差相别自回去了不题。

却说这队中人，见昌全原系秀才，是个斯文人，便不十分难为他。凡有书写之事，俱是昌全出力效劳。若是昌全有甚粗重之事，众人也尽来帮他。故此昌全与杜氏倒也相安，还不吃苦。不觉过了年余，各营中兵丁皆知昌全会写，或是告假，或是告病，或是请粮，或是请给衣甲，各样手本皆来求昌全书写。写法又端楷，文法又清白，这总兵周重文凡见了，以为情理允合，又不碍法，无不准行。因暗想道：“军营中这些蠢健儿，字多不识。不知这些手本，都是甚人写的？每欲差人访问，又因军事萦心，每每混过了。”

忽一日，有个兵丁吃多了，酒醉得狂横起来，逢人便打，遇物便抢。有人禀知总兵周重文，遂传令叫次早绑了拿来。这兵丁半夜酒醒，知道将主拿他，吓得魂不附体。心下想道：“将主最恼酗酒、撒泼，这拿去莫说砍头，就捆打也是个死。”因知昌全写的手本好，遂连夜来见昌全，要求他写个手本开豁、开豁。

昌全因问道：“你家中老母否？”兵丁道：“已死久了，一向孤身，只

到数日前，方才讨得一个妻子。”昌全道：“可曾请受妻粮？”兵丁道：“尚不曾。”昌全道：“既如此，便有生机了。”因写了一个手本与他，又吩咐他道：“你只说穷军壮年无子，恐绝了宗祀。昨幸讨了一名军妻，只为生子有望，宗支不绝，心下欢喜，多吃了两杯。一时醉浑了，犯了老爷之禁。醒来追悔不及，自应甘死，但求老爷天恩，宽限几日，容犯军遣去了妻子，烧化了祖宗牌位，再来领死，就是老爷法外之恩了。”

那兵丁记熟了，到次日，牢子绑了来见总爷。周重文一见，就大怒骂道：“好大胆的奴才！本镇一向酗酒有禁，你怎敢故犯？不杀不威。”叫刀斧手伺候。兵丁慌忙禀道：“小人有个下情，求老爷尊目观看。”一面牢子就替他手本呈上，他一面就将昌全吩咐的言语哀哀哭禀。周重文耳朵里听了，已有三分动情。再将手本一看，只见上写道：

为恳恩宽法缓死事：

穷军上孤下独久矣，昨广老爷聿来胥宇之恩，新娶一名军妻，以为内助得人，添丁有望，一时快心，多饮狂乐，遂舞蹈不知误犯老爷之禁。悔之无及，死复何辞。但以喜招愆，不胜痛恨。求生得死，情实可怜。惟求天恩暂宽死限，容穷军先安妥三日之妻，然后受一刀之苦。则感恩法外矣。不胜哀鸣之至。

周重文看完，惻然半晌，方问道：“你新娶妇，果是真吗？”兵丁道：“合营皆知，怎敢说谎。”周重文道：“既系新娶贪饮，情犹可恕。饶你这一次，若再犯酗，定然不饶。可放了绑。”兵丁被放，叩头不已。周重文道：“罪便饶你，你可实说，这个手本是谁人替你写的？”兵丁道：“是央昌全写的。”周重文又问道：“这昌全可就是去年奉旨，松江府华亭县勾来的那个军犯吗？”兵丁道：“正是他。”

周重文听说，即放去兵丁，随着人去叫昌全。不一时昌全叫到，周重文因问道：“你到军中，本镇并未曾审问你的来历。你今日可细细说明，本镇便好量才任事。”昌全见问，只得叩头禀道：“犯军自幼读书，已入泮宫。只因祖系军籍，未曾除名。故蒙明旨勾来，充实边庭。因此得在老爷军前效走狗之劳。”

周重文听了，叹息道：“原来你是个文人出身，故写得这些手本，入情合理。本镇素重斯文，怎么将你来做践？你从今以后，可随在本镇左右，料理文籍。不必又去随行逐队了。”昌全连忙拜谢。自此昌全遂日日在内衙料理这些文册，并一应来往的书柬四六，俱是昌全作稿，周重文见他文理清隽，甚是喜欢。向日这些同班的朋友，见本官重他，都来奉承。昌全俱不在意，只是小心奉公守法而已。

忽一日，报关外紧急，别镇守将，俱纷纷战败。周重文见报，未免惊慌。欲要救应，又一时无良策、良谋；欲不救援，又恐朝廷责其观望不前之罪。便闷闷不悦。昌全揣知其意，即乘便献一策道：“今敌人远来，又连连杀败各镇。定然骄横侵犯。今老爷若领兵去救，不须与他明战，只消伏兵在乱石林后，伺他兵过，从中冲出，使他首尾不能相顾，便自然大胜。”

周重文听了大喜，因悄悄领了人马，伏在乱石林后。果然敌兵乘胜而来，并不提防。忽被周重文伏兵冲出，杀得他七断八续，十损八九，连夜逃去。周重文成了大功，不胜之喜，一面报捷，一面收兵回镇，一面就治酒请昌全酬劳。昌全再三推辞道：“下属以垂死之身，得恩主大人垂宥，使得立身幕下，以备顾问。虽粉骨碎身，亦难报高厚于万一。些小效命，何敢言劳，要恩主赏饮。”周重文道：“军中职位，从无一定。只要论功升赏。今兄出此奇计，树威制胜，使敌人丧胆。虽邀皇上赫濯之灵，实吾兄之妙策而成也。本镇焉肯夺兄之功，以为己功，而为妨贤病国之人乎？今得此大捷，本镇叙功表中，已将兄名字进呈圣览矣。不久命下，自有进身之地，岂可仍执前件？”

昌全见周重文言辞侃侃，绝无虚意，只得谢了，就侍饮于席旁。彼此一问一答，殊觉欢然。不久果然命下，昌全实授周重文军中参谋之职。周重文不冒功闭贤，真心为国，连进三级。周重文、昌全谢恩毕，昌全就再三拜谢周重文提拔之功。周重文就将衙内一半楼房与昌全居住。昌全遂将杜氏接进衙中一同住了。自此昌全出入骑马，衙役跟随，一时富贵起来。在边庭料理，且按下不题。正是

勾军只道边庭死，谁料书生反立功。

到此方知天有命，不须苦苦算穷通。

却说凤仪进京去后，王夫人在家料理。一向是自家独处，故觉凄凉。今有了彩文小姐做女儿，陪伴有人，颇不寂寞。况且彩文小姐心性乖巧，一味孝顺，故事事皆投着母亲之意。王夫人待他胜如嫡亲。

忽一日，唐希尧走到凤家，来问候王夫人道：“表兄进京，曾有家书来吗？”王夫人道：“老爷进京前有书来，说他已升职御史了。”唐希尧道：“如此可喜可贺。前日老表嫂荣归，又闻得添了一位贤表侄女，美而多才。愚弟妇急要接去一会，我恐怕老表嫂初到家，未免要料理诸事，故迟到今日。愚弟妇催不过，故择了明日，特来奉屈过舍，以叙亲亲之谊。”王夫人道：“我也久不会婶婶，正有此念。只因有事耽搁，故不曾来得。今老爷在京做官，只怕将来还要接我进京。若接进京去，一发难得会面了。婶婶既明日接我，我明日准来。又闻婶婶立了一位贤表侄，甚是清秀，也要来看看。”说定，唐希尧就去了。

到了次日，王夫人果同了彩文小姐，两乘轿子径到唐家。赵氏连忙接入，相见过，彼此问慰一番。赵氏又将彩文小姐细看，道：“原来表侄女如此秀美，果然是个有才的淑女了。”即命备酒款待。王夫人因问表侄怎么不见，赵氏道：“在学中。”因连忙叫人去接了唐昌来，拜见王夫人，又与彩文小姐相见了。王夫人看见唐昌果然生得清秀可爱，遂问道：“侄儿今年几岁了？”赵氏答道：“十一岁了。”王夫人道：“原来与你侄女同年。”

说罢，即便入席，小姐坐在母亲身边，唐昌坐在赵氏身边。各各饮酒。唐昌见凤小姐生得甚美，黑发垂肩，一种秀色鲜妍，只觉与寻常的女子不同，不住的偷看。欲要同他说话，无奈面生不便启齿。心中只是劈劈的乱跳。看到会心之际，一会儿面红耳赤，浑身没法起来。因暗暗想道：“怎凤家妹子生得这样标致？书中称说美人，想亦不过如此。我若能与他结为夫妇，岂非是郎才女貌，一对良缘也？”

这彩文小姐被他看不过，只得低头别视。及唐昌不去看他，他又细细偷窥，也暗暗称羨道：“好个俊俏儿郎。若穿了女衣装束起来，岂非是个绝色女子？今看他双目的，十指尖尖，更有一种温柔在流盼之间，令人心醉。若我异日得有此美丈夫，方不负我之才也。”二人看了半晌，彼此俱生眷爱之情。

王夫人与赵氏见这两个侄儿、侄女彼此贪欢，还只认他们是孩子家，没甚深意。赵氏称赞凤小姐不住口，王夫人也称扬唐昌不绝声。大家交替欢喜。王夫人忽又对赵氏笑着说道：“婶婶你看他们两个，好象一对玉人。若使配为夫妇，真个十全。等他们大了，老爷回家与他说知，爰亲做亲，到也是一件快事。”赵氏道：“若得夫人如此，你侄儿之大幸也。”

唐昌忽听见伯母肯许凤小姐与他联姻，不胜欢喜，遂忙忙立起身来走到王夫人面前，深深作了一个揖道：“多谢伯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王夫人看见，不禁大笑起来道：“这孩子好个涎脸。”因搀他的手儿说道：“你放心，日后我自有处。”因又说道：“闻得你诗才甚高，当日曾做《飞花诗》，我不曾看见。你果有才，何不与你妹子，大家再做一首，与我看看？等我看明白，你们二人那个的才高，也好议亲。”

唐昌听见王夫人要他做诗，正满肚皮有逞才之念无处发泄，恰恰逗着，喜得满身奇痒，欢喜之极。因说道：“前见妹妹的《飞花诗》，字字风雅，笔笔香艳。本不该出丑奉和，因凤伯伯再三循诱，只得抱惭和了。今伯母有命，又安敢推辞。但思两人各做，未免情意不相属。不如我同贤妹，仍将《飞花》作题，联吟一首，前后顾盼，更觉亲切。不知贤妹以为何如？”

彩文小姐也正要逞才，又要借此当面试试唐昌的学问才情是真是假。便欢欢喜喜的说道：“联句甚好，请哥哥起韵，小妹继之。”唐昌道：“贤妹是客

，愚兄焉敢占先？”王夫人道：“不论客，只论长幼。你们可快做来。”唐昌只得说道：“妹妹恕我占先了。”遂口吟一句道：

风细细，雨丝丝，[唐昌]断送红香辞故枝。  
高下逞颜疑作画，[彩文]东西飘想似寻诗。  
吹回东阁娇无力，[唐昌]舞傍檐前弱不支。  
点缀多端原故态，[彩文]悠扬不尽是新恣。  
低窥妆镜痴男子，[唐昌]偷傍书帏俏女儿。  
宁可漫天飘绛雪，[彩文]不教满地散胭脂。  
暗催春去春偏恋，[唐昌]常伴蜂忙蜂不知。  
错怪五更成恨处，[彩文]忽惊万点正愁时。  
若能凑作空中锦，[唐昌]不负天工撮弄奇。[彩文]

不一时做完，两人相视而笑。王夫人见他二人一对一答，不待思索而成。满心欢喜道：“真是一对才子佳人也！”唐昌与小姐彼此说说笑笑。席完，夫人同了小姐在赵氏房中歇了。唐昌自同父亲在书房同宿。这唐昌真是小孩子家，春心初动，一夜无眠。

次早即走入母亲房中，推说问安。看见小姐正在临镜梳妆，他也走至妆前，叫母亲替他梳头，去彩文小姐不远。只见一阵阵的娇香侵鼻，因目视小姐，假意说道：“贤妹曾记得毛诗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展转反侧。』之句乎？”小姐听了微笑道：“这倒记不得。只记得：『既见君子，不我遐弃。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二人亲亲挑逗，两个母亲那里得知？只道他们谈论书中的古典，一毫不防嫌，遂由他兄妹二人说说笑笑。唐昌恐当面错过，随趑身到书房中，取出一幅白绫，题了一词在上，笼入袖中。乘母亲与王夫人不在面前，遂悄悄送与小姐。小姐接来一看，却是一首词儿在上。因暗读道：

心急急，眼巴巴，咫尺浑如天一涯。  
试问玉人情与性，不知可肯傍蒹葭？

右调《长相思》

彩文看罢，微笑道：“吾兄可谓太多情矣。”遂也取了一柄金扇，一面画了山水松竹，一面也和词一首，送与唐昌。唐昌一看，只见这词道：

巴思蜀，蜀思巴，漫道无涯却有涯。  
待得两心春一透，自然六管忽飞葭。

右调《长相思》

唐昌看罢，不胜大喜道：“原来贤妹不独能诗，又精于画。画中山长水长，松贞竹茂，寓意实深。愚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姐道：“儿女之情

，一时呈露。吾兄不可浪泄，须终身以之。”唐昌道：“贤妹既垂怜若此，何不夜间乘便，月下订盟，何如？”小姐道：“如此亦好。”二人正说不了，忽王夫人走到，遂不敢多言，支吾开去。

到了夜间，果然二人乘母亲说话深浓之际，悄悄携手到后庭中无人之处，同跪拜订盟。盟完起来，唐昌即欲挨近小姐，渐渐昵狎。小姐正色推开道：“哥哥不可轻薄。后自有时也。”忽闻犬吠，恐怕有人走来，即忙回房。唐昌欢喜无限而寝。次日王夫人同小姐辞别赵氏归家，唐昌亲自送去，王夫人又留他住了两日，方才回来。自此唐昌常常来看彩文小姐不题。

却说端居与李氏，自从失了女儿，便终日哭泣，央人各处缉访。时常去求知县追比捕人，只落得音信杳无。一年之后，只索罢了。夫妻二人甚是无聊。

又过了一二年，这年端居正该他举贡例，当进京候选。他也兴致索然，功名无念。当不得这些朋友、亲戚再三相劝，端居忽又想道：“我正要寻访女儿，何不借此进京，一路访问，或者天有可怜，访得影响，也不可不知。”主意定了，遂收拾了些盘缠，打点进京。只因这一进京，有分教：

不见佳人，翻逢才婿。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言情说义花下订盟 遭恶逢恩途中过继

词云：

才美岂容他见面，见面相亲，他定多留恋。不是眉尖送花卉，也应眼角飞莺燕。只道逢仇遭作践，不料恩星，恰又行方便。始知天地实无私，都是成全好姻眷。

右调《蝶恋花》

话说端居，这一年挨着他该正贡。他虽无意功名，安心罢了，当不得亲友再三劝勉，也就动了一个痴想。暗自算道：“京师聚处，或者借此寻着女儿，也不可不知。”只得收拾盘缠行李，又见昌俭闲着，就要带他路上去服侍。昌俭也思量进京访家主的消息，欣然允诺。因拣了个日子，出门长行不题。

却说凤仪在京，做了御史，他便敢作敢为，不避权奸。人俱畏惮。他因京中独居不便，遂差家人来接夫人、小姐到京。不一日，家人到了家中，见了夫人、小姐，将书呈上，说知来意。夫人、小姐欢喜无限，遂一面将家事料理，俱付一老家人照管，又一面报知唐希尧。唐希尧闻知王夫人与小姐有此远行，知留不住，遂同赵氏、唐昌备酒，到凤家饯别。夫人接见，甚是欢喜。

唐昌见了小姐，面虽喜欢，而两人心事，殊觉不乐。在母亲面前不便说话，假托说园中芍药盛开，同了去看。到了园中，那里有心看花？但坐于花下偎偎倚倚。唐昌因说道：“芳容咫尺，无计相亲。情已不堪，忽言远别。人去天涯，谁传音信？惟有死而已。不识贤妹何以教我？”小姐道：“哥哥所虑，正妹妹之所愁。然而无可奈何。所幸者，母亲爱尔甚深，前言谅非虚谬。哥哥只宜安心静俟，万勿露出私情，为父母所薄。小妹同母亲进京，倘一有机缘，必图速报。”唐昌道：“令堂与妹心，心真意实，虽无变更，但恐此去，日远日疏。倘老伯宦途交广，设更有得意之人，知妹妹之贤，或以情求，或以势挽，冰人力大，月老才强。一旦得于高才捷足，岂不令守株待兔之人失望乎？”

小姐听了，不禁变色道：“哥哥何见之浅也！宁不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岂以前日盟言为儿戏乎？父母垂怜甚深，谅亦必无此事。设如兄言，到那水尽山穷，小妹以死殉兄，决不偷生，以辜兄望！”言讫，词色俱厉。唐昌见了，连忙说道：“此愚兄之过虑也。闻贤妹冰铁之言，不胜抱愧。从此以后，谨当静俟，以待好音。前言唐突，乞贤妹恕之。”小姐道：“惟兄情深，故有此远虑。何足为怪？这且勿论，但据小妹看来，婚姻事每每与功名相近。哥哥既有此才情，何不专心举业，以图上进？况且今正在试期，倘青云起于足下，则婚姻自在掌中。望贤兄努力为幸。”

唐昌听了，不胜感激。因致谢道：“贤妹如此谆谆，愚兄虽谫劣，敢不努力功名，以慰贤妹之望？”此时亭子上有现成纸笔，因取了题诗一首道：

细向蛾眉视，盈盈未十三。

有思皆慧想，无语不奇谈。

淑性高千古，贞心过二南。

若非金紫傍，顾影也多惭。

小姐看了，见唐昌诗句清新，不禁感切。即依原韵，也和题一首。道：

撩鬓虽双影，一心无二三。

柔情和梦守，密语托诗谈。

骏马须驰北，痴梅只放南。

相逢重出此，方信两无惭。

唐昌见他才情敏绝，不露半点轻浮，已羡慕无穷。又见他殷殷劝勉，矢志相从，不胜感激。道：“贤妹情如潭水，味似醇醪。令愚兄未饮已先心醉。”

一面说，一面早心荡神逸，不能自主。欲要贴身亲近，无奈心头一如小鹿乱撞，惟双目呆视小姐。小姐见他如此，因说道：“哥哥何深情如此？岂不闻血气未定之戒？况今已定盟，迟归有日。若将河洲寤寐，作桑间濮上之求，小妹深不取也。”

唐昌听了，如梦方觉。连声道：“贤妹之言，真字字珠玉，敢不佩从！”因将所题二诗，彼此交赠，收留以作日后相逢之验。二人在园又坐了半晌，见有人来，方才回房。幸得王夫人又爱侄儿，又爱女儿，见他俱在幼年，故随他二人在园中看花耍子，一毫不疑。那晓得他二人如此定盟设誓？正是：

男女从来存大欲，况于才美复多情。

一朝言别花阴下，安免相看感慕生。

又过了两日，王夫人将家事料理已完，即日治装起身。唐希尧赵氏都来送别，惟唐昌与彩文二人，到了临别之时，不能一语。惟神情惨淡，各将手暗暗指心而已。不多时，王夫人同小姐起身，带了仆从，一齐望北而去。唐昌与父母方才归家，一时痴痴想念，若有所失。然亦无可奈何。正是：

再遇知何日，生离正此时。

便教如铁石，那得不相思。

却说端居带领昌俭服侍，二人在路，水陆兼行，不只一日，到了京中。此时天下贡生皆集，选期又早，端居只得随众守候。及到了选期，人多缺少，又被这些营为钻刺之人谋为去了。端居一个穷儒，又不善钻刺，又无力营为，一时选不着，只得在京守候。又守了半年，方选了临江府新喻县儒学教谕。不日领了文凭，方出京而来。

却说唐昌别了凤小姐，虽然坐在书房中，然思思念念，如失了珍宝的一般，终日无情无绪，茶饭懒吃，书史无心，只默坐在书房中，无聊无赖。忽值宗师行牌到县，县官即出了告示，着童生到县赴考。唐希尧见了，即走入书房，说道：“宗师不久快临，县官传谕，童生赴考。你可打点去考一番，虽不能即进，亦可增光。”唐昌听了笑道：“父亲大人怎说得如此烦难？孩儿不试则已，试者功名二字，若在囊中，何足为奇！”唐希尧道：“但愿你有志竟成方妙。”

唐昌暗想起凤小姐劝勉之言，因想道：“我倘能侥幸成名，进京去见他一面，就容易了。再求父亲一书，明明求婚去见，伯母于中赞襄撮合，不怕凤老伯不肯。”遂打点精神，到了县考之日，唐希尧带了唐昌，送至学门。唐昌随众进去，题目到手，不待思索，信笔直扫。不到日中，两篇文章已完。交卷出来，父母见他回家甚早，喜欢不过。隔不得数日，县中出案，第一名就是唐昌。

又过月余府考，唐昌进去，亦如拾芥，又取了第一名。唐希尧甚是得意。早哄传了满城中。俱称羨唐家的儿子大有才学。府县俱取第一。明日宗师处自然稳稳的一个秀才了。一时传开，早动了一个忌才爱财的小人。你道是谁？原来是唐希尧的族中侄儿唐涂。他读书不成，专一结交衙役，生有二子。见唐希

尧家事丰饶，并无子女，他每每央人，要将第二个儿子过继与唐希尧为子，实要图其产业。唐希尧因见他行事不端，不肯继他。又忽见唐希尧继了唐昌为子，心中大怒，屡屡设法算计唐希尧与唐昌。因见凤仪回家一番，镇压住了，不便弄手脚。又料想唐昌后来大了，也不是我的对手。等得叔子死了，这份家事少不得还是我的。料想这个外姓的人承受不去。故一向含忍不发。

今忽然听见唐昌进考，他还道是叔子要虚装体面而已。不期县中取了第一，府中也是第一，遂哄动了合县。衙门之人俱恭喜唐涂道：“令弟是个才子，将来稳稳进学，后来中举、中进士，也是你唐家的体面。”这唐涂听了，越发火上添油，不胜恼怒。因暗暗要想个计策害他，却一时无计，甚是恼闷。

忽一日，想了一个计策，大喜道：“若要除他，除非如此，如此，方神不知鬼不觉。”算计已定，只待临时行事。过了些时，学道按临，少不得这些各州府县的童生一齐来考。到了五更，众童生点名入场，唐希尧带了儿子唐昌，正在左栅边伺候，点名进去，等了一会，门上衙役早叫着唐昌，遂带了场中所用之物，走进栅门。唐希尧不便跟进，只得由他进去了。

唐昌才走至门前，正要跨进门去，不期忽被二人在人丛中乱挤，竟将唐昌推推搡搡挤落在后。唐昌见退了下来，只得又要挤上去。当不得身旁象有个人紧紧将他牵住，不但不容他上前，早一拥一撮，直从右边退出辕门。唐昌慌了，大声喊叫，怎当得人多声杂，这些童生只好自顾进去，那里管他闲事？

唐昌正待再叫，竟被背后一人将衣袖捂住他的嘴，唐昌叫不出声，遂被他抬到僻静小巷中，一顿拳头脚踢。可怜一个风风流流才学兼全的小学生，登时打死。你道何人下此毒手？原来就是唐涂。晓得唐昌五更进场，遂同了大儿子混在学道门旁，只候唐昌来动手。不期唐昌果然来了，唐涂父子竟将他拥出，一顿打死。

唐涂见他死了，方才快活，对儿子说道：“这杂种死了。如今家私都是你的了。如今趁此天还未明，无人行走，背他出城，就无事了。”因叫儿子背着。此时城门才开，竟一直背出城门，离城三里，放在一个土岗旁边，将些乱草盖好。唐涂父子竟回家去了。

却说这日端居五更从饭店中出门，一路行来，坐着一乘轿子，正走到高岗，轿夫走得力乏，将轿歇下，去寻水吃。端居坐在轿中，也要下来小便，叫昌俭看了轿子。端居走到岗下，正然小便，忽听见草堆中有人叫声阿育呀。端居吃了一惊道：“这样荒野之处，如何得有人在此叫唤？一定起早路上被人谋害了！”遂招呼昌俭道：“你快些走来。”

昌俭听得，连忙走到。端居忙指道：“这草中有人叫唤，你可看来。”昌俭即忙走去寻，那里有个人影？说道：“没有人。”端居见说无人，正欲转身

，忽又听得一声阿育呀。端居遂立住脚道：“这不是人声？你听见吗？”昌俭道：“果然是人声。这又奇了！”遂立定再听，忽又是一声阿育呀。昌俭连忙走去，却见一堆的乱草中，微微露出些衣服来。忙说道：“在这里了！”遂将乱草扯开。

端居也走来，只见一个小学生睡在草中，浑身鲜血。再近前细看，那学生开眼，叫声阿育救命。端居忙问道：“你是谁家学生？为何睡在此处？”那学生见问，满眼流泪，不能出声。端居想道：“我看他打扮，必非下人。虽面庞受伤，眉目甚是清秀。只不知是被何人所害在此？”遂叫昌俭扶他起来。那学生那里立得住脚？只得又放他睡在地下。

端居意欲救他，问明来历，送他回去。却见他遍体受伤，说不出话来，只流双泪。端居因想道：“这学生不过十二三岁，有甚大冤大仇而如此受害？莫非前亲晚后受其荼毒？今若送回，是速其死也。不如我且带回，调养好了，问个明白，再作区处。”遂叫昌俭背了，走回原处。转将他放入轿中，端居却骑了昌俭的驴儿，一齐而行。

到了码头，端居因救那学生，恐怕有人知觉反为不美，转不便停留。又不便起早，只得倒雇了船，将那学生扶入舱中，遂叫昌俭去买了许多核桃，又买些好酒，与这学生吃。遂而开船。且喜得黄河中顺风顺水，不一日到了清江浦，又换了小船，昌俭一路服侍那小学生。将有半月，方觉得肿退伤消，进得饮食。船中略可起坐行走。端居大喜，遂问道：“你姓甚名谁？为何被人如此损伤？”

那学生一口的北音，说道：“晚生姓唐名昌，因考试进场，忽被人扛抬痛打致死。不期感蒙大人救我性命，调养身痊，恩同再造。”说罢即拜下去。端居连忙扶住道：“此乃汝命未绝，适逢我耳。”又问道：“当时被难，可认得其人否？”唐昌道：“黑夜难辨，只耳中隐隐听见说道：家私有份了！”端居道：“是了！毕竟是人谋死你，侵占家财。你今年几岁了？”唐昌道：“今年十三。”端居道：“你既应考，所治何经？”唐昌道：“五经皆熟。”端居便将些文义问他，唐昌即对答如流。

端居大喜，暗想道：“此子后来前程不小。我今无子，不如恩养为一继子，有何不可？”遂说道：“你今既死逢生，又离家随我二千余里，回去甚难。即送汝回，有此仇人，亦必遭其毒害。我今贡选临江府新喻县教谕，今虽回家，不久到任。我今子息尚艰，箕裘无继，欲将汝作螟蛉，若日后得志，再寻根源，未为不可。你心下何如？”

唐昌听见，连忙跪下说道：“孩儿今日之生，实大人再造之恩，不啻生身父母矣。敢不尽子孝乎？”说罢伏地四拜，道：“自今以后，孩儿不肖，万望

父亲训诲之。”端居大喜，遂受了他四拜。在船中父子相呼。正是：

分明一座丈人峰，转作螟蛉远继宗。

到得人情称快日，始知天意巧相逢。

端居、唐昌、昌俭三人，不日到了华亭家中。端居即令唐昌拜见母亲李氏。端居遂将在路上救他，继为儿子，一一说知。李氏见了唐昌，生得眉清目秀，甚是爱他，欢喜无限。端居到家，就有许多亲戚朋友见他做官，俱来庆贺。庆贺过了，端居又同李氏、唐昌到祖坟祭扫一番。

又隔了数日，早有临安府新喻县儒学差人来迎接。端居将家中事情料理一番，遂托昌俭看管。昌俭不敢推辞，端居遂同了李氏并儿子端昌下船，一路上任而去。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署中寂寞官斋冷，知己文章感报恩。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唐希尧忍苦时遭恶侄生磨 昌天佑无心中救亲人落难

词云：

无端落空，已变成雏凤。何事又随风送，要作梅花三弄。抢来夺去惊魂，只愁别样乾坤。到得识灯是火，方知落叶归根。

右调《清平乐》

话说端居在官船，职虽小，法度一般。衙役就称李氏为奶奶，端昌是公子。一路上兴兴头头，往长江进发。不多时，平平安安到了新喻县。早有学中衙役接入学中。次日行香谒庙，先见了县尊以及同僚，又吃了同堂酒，又受了诸生贽见之礼，也忙了数日，方觉清闲。遂收拾书房，要教训端昌。不期端昌果然不消苦读，是书一览即知。端居知其资性不凡，只教他三、六、九作文，其外听他而已。又自家揣度，年纪渐长，于时文一道，恐怕不合时宜。凡有诸生月课文章，倒叫端昌评论，以定等次。诸生无不悦服。俱称说端老师衡文不差。且按下不题。

却说这日唐希尧送了儿子唐昌进场，自己归家。看看过午，遂对赵氏说道：“儿子场中辛苦，你可收拾下些饮食，等他回来吃。”赵氏只拣他平日喜欢吃的，收拾了几件等他。不期等到傍晚，还不见回来。唐希尧道：“想是今日宗师出了难题目，故此孩儿回来迟了。”遂走进走出，在门首不住的观望。又看见那些进考的童生，不住的经门前走过去了，独不见唐昌回来。唐希尧等得心焦，只得同了两个小厮走到学道前来，立在路口，逐一看去，只不见唐昌出

来。

看看渐晚，衙内放炮掩门。又不一时，衙门前静悄悄的起来。唐希尧道：“想是我们眼花，错过了。只怕他此时在家连夜饭都吃过了。”遂转身回来。到了门边，只见大门尚开着，黑影里赵氏同着家人媳妇立在门前。唐希尧连忙问道：“孩儿回来了吗？”赵氏道：“没有。”唐希尧着慌道：“他往那里去了！”赵氏道：“想是还在场中哩。”唐希尧道：“我见学道关门，方才回家。怎得还在场中！”一时着急，连忙叫了两个小厮，各执灯笼火把，去寻了半夜。都回说不见。唐希尧无奈，只得同赵氏进房，一夜不曾合眼。

到了天明，四下着人找寻，并无影响。赵氏道：“莫非孩儿不曾进门去考吗？”唐希尧道：“岂有此理！我明明送他进学门去的。”赵氏道：“他小小年纪，从不曾出门。路径不熟，或者错在人家收着，也未可知。你今快写招子，着人四下叫喊，或者有信。不然怎了！”说罢大哭起几天几地的来。唐希尧也含着眼泪，写了许多条子，着人往城里城外去叫。一连叫了数日，绝无一信。赵氏只是哭泣。唐希尧算是无法。

忽一日，唐涂走来，见了唐希尧道：“侄儿闻得兄弟进考，为何不见了？”赵氏即备说前事。唐涂笑道：“一定是他年幼，错走到临清码头上，被人拐去卖了。总不是自己骨肉！叔叔、婶婶哭他何用？自己身子要紧。”赵氏见他话不投机，遂不理他，进房内哭去了。唐涂见叔叔、婶婶俱不理他，也就去了。

又隔了些时，唐涂央人来见唐希尧道：“你今令郎消息全无，尊前寂寞。你宗族中所亲者，惟有令侄唐涂，算得亲枝。他有两个儿子，何不继他一子？也可消遣岁月。况无子立侄，古今常理。你若如此想念哭泣，设有不讳，那时争执起来，就有许多不妙了。”唐希尧道：“我闻立子不如立贤，有验其前，便知其后。今我侄儿虽系亲枝，他为人不端，则非贤可知矣。今他如是，则后之人谅亦不能超群拔萃。与其来家受气，又不如严拒其来。况我今筋骨尚壮，未必就死。唐昌死生，亦尚未有的信。倘日后来家，又将置于何地？愿甘孤子，决不受人累也。”

来人见说不入，只得回去细细告知唐涂。唐涂大怒，骂道：“我叫这老狗骨头，不死在我手里，也算不得好汉！他将别人的骨血生辣辣扯做自家的嫡亲，已颠倒不过。怎今日影也没了，还不死心！”因又想道：“要他心死也不难。除非如此，如此。”遂央人各处传言，只说有人看见唐昌死了，遂纷纷的传来。唐希尧、赵氏无可奈何，只得信以为实，请了几个和尚招魂立座，夫妻大哭一场。正是：

慢言肉痛生前爱，死后还余哭泣思。

若论亲疏相去远，此中恩义自家知。

唐涂便日日央人来说，要唐希尧立嗣他的儿子，且按下不题。

却说凤仪，同王夫人并小姐在京，为官甚是风宪。只奈他生性刚直，看见中官曹吉祥、石亨等，倚恃夺门功高，权倾中外，排陷忠良。凤仪一时气忿，遂会同了十三道御史，合章参纠亨等不法。曹、石有权，遂暗暗矫诏，将凤仪等下在狱中，着锦衣卫会审，用以极刑。亏了这日，好好一个晴天，忽雷霆交作，大雨如注，城内树木尽皆拔起，京师震恐，方才有旨赦凤仪等出狱。

曹石见凤仪为首，因谪凤仪为陕西榆林驿驿丞。凤仪见旨意下了，不敢停留，遂同王夫人、小姐星夜出城赴任。你道这榆林驿是个甚么地方？原来相近河套沙漠之地，人烟稀少，也没有城池，也没有人家，屋宇就是官府衙门，止不过数间草房。如遇兵马来往，就逃去了。况且这个驿丞，是再无人敢做。驿中接应，止不过是武将、兵丁。若有迟慢，便说藐视军情，若不送他礼物，便要杀要砍，再没处伸冤。今曹、石二人恨他之极，不便明明处死他，故将凤仪谪到此处做驿丞，叫他终不能逃其死。这凤仪那里晓得？只说天下地方相同，纵有好歹，也不想到如此。

凤仪出关，将及一月，看看行到地广人稀的所在，只得备些干粮，路上充饥。受尽千辛万苦。凤仪对夫人说道：“我受朝庭大恩，除奸去佞，以致忤触权奸。自分必死，今蒙皇上之恩，又赐我为驿官，真再生之恩也。岂敢辞跋涉之苦。但夫人与孩儿同受此苦，我心不安。”王夫人道：“老爷怎发此言？夫妻患难相随，理之当然。若前日一旦不测，妻岂能独生？今所惜者，女孩儿耳。随我一场，不能使其安居，而流离若是，我不忍见也。”说罢暗暗落泪。小姐道：“母亲差矣。孩儿若无二大人之救，已死沟渠久矣。今蒙父母养育之恩，胜如嫡亲父母。有难倘能代偿，是所愿也。但恨孩儿一小女子，欲代无由。况父亲为国尽忠，孩儿若能追随尽孝，虽死犹香，胜前泯灭多矣。父母奈何姑恤孩儿？岂不视孩儿为痛痒无关之人耶？”

凤仪同王夫人听见他如此立志，不胜大喜。故一路虽然受苦，却三人各自心安，兼程而进。不期一日到了乌鸦岭，忽见一路上男男女女，东西奔逃。凤仪看见有些古怪，连忙叫人去问。俱说道：“老爷，前面有兵马杀来，去不得了。”凤仪忙问是甚兵马，家人道：“都说是黑山总兵克减军粮，以致兵马鼓噪，杀了本官。一时作乱，无人铃来。故四境杀人。居民受伤，因此逃散奔走。老爷也该速速躲避，性命要紧。”

凤仪、王夫人听见，大惊失色，忙叫手下寻路躲避。一时人生路不熟，心下慌张，只得随着这些逃难的百姓乱走。正走之间，忽然尘土飞扬，冲出一队兵马，见人就杀。众百姓发一声喊，大家齐奔，各人顾各人的性命。一时儿啼

女哭，呼爷叫娘，一齐拥挤，早把凤仪三乘轿子冲做两截。手下人那里还顾得，竟抬了两乘飞奔而去。

不一时，走了数里，渐渐离得远了。家人方敢歇下脚，前后一看，早已少了一乘轿子。连忙嚷道：“老爷，不好了！少了一乘轿子了！”凤仪连忙走出轿来，只见夫人的轿歇着，不见了小姐的轿子。及走到夫人轿边，揭帘一看，夫人已吓得在轿中牙关乱抖，只是念佛。凤仪大声说道：“奶奶不好了！孩儿失散了！”夫人见叫，方醒过来，忽见说女孩儿不见了，大哭起来道：“我那孝顺的亲儿，害得你好苦呀！”一口气转不过来，手脚冰冷。凤仪连忙叫了半日，方才醒来。凤仪也不住的流泪，欲叫人回去找寻小姐下落，那个敢舍身去寻？只得罢了。因见此处不是久存之地，遂一齐逃奔，躲至乡村寄宿。要等平静了再去找寻，且按下不题。

却说这凤小姐的轿子正在同行，忽被逃难之人竟将前面的轿夫挤倒，登时被人踏伤。后边的轿夫看见抬不动了，也自己要顾性命，遂顾不得小姐，往前逃命去了。小姐在轿中见轿夫逃去，又不见了父母，一时惊慌，只得走出轿来，随着众人，也顾不得鞋弓袜小，只顾乱走。怎奈人多，偏走不上。不一时人走完了，只剩他一人在荒野之处，坐着地下啼哭。忽又一阵兵马赶到，看见是一个小女子，便不杀他，竟将他夹在马上同行，赶入村坊抢掳。幸喜得这个兵丁，见他年小，人物秀丽，不难为他。遂问道：“你不是这边人，为何失散了父母？”彩文小姐将前情说明，方晓得是一位小姐。又知他父亲忠臣遭贬，这兵倒也怜他，倒照管他些饮食。兵马到东，带他到东，兵马到西，带他到西，且按下不题。

却说这黑山岭的乱信，早报知周重文。周重文见报，即点起人马，要来剿平。参谋昌全因说道：“黑山岭之乱，非攻城略地之兵。今杀本官，必散在四方掳掠，聚散无定。乌合之众，今老总台若提一旅之师，沿途得剿即剿，得抚即抚，随处扑灭，则黑山岭之势自孤，传檄可定。不日功成矣。”

周重文听了大喜道：“参谋之言，深合我意。”遂带了昌全一同领兵，沿路扑灭。遂降者降，抚者抚，一处处平复而来。昌全又对周重文说道：“凡军中投降之兵，有掠民间妇女，不许侵匿，俱要呈送军前，发遣归家方妙。”周重文即传谕诸将：“如有隐匿民间子女者斩。”不一时，这些归降之兵一一献出，不敢存留。周重文即审问住处，晓谕居民，着人来认。

不一日，追到了青泥坝地方，早遇着一起乱兵不知死活，上前接战。早被周重文强弓硬弩，大杀一阵，杀得乱兵东逃西窜，尽将所掳的东西委弃而去。军士看见，一齐争取。周重文也禁压不住，不胜大怒，正要发作。参谋昌全说道：“为将贵乎使兵乐死。若我兵劫掳，必按之法。今敌人所弃，取之无碍。

禁之未免生怨，莫若弛法，使彼有乐死之心为妙。”周重文听了，只得依他。

昌全遂骑马来观看，忽一军拥着一个年小的女子飞走。昌全看见，忙喝住道：“将军有令，不许带人！违者即按军法！”那军见是参军老爷发话，恐怕禀知主将，遂弃了这女子去躲了。昌全在马上看见这小女子，虽有满面愁容，却带三分秀色。因暗想道：“此女必非村流，我不救他，必又被他人所害。”遂吩咐手下道：“可带这小女子来见我。”

昌全到了军中，军士即带这小女子来见。昌全问道：“我看你像是闺阁娇娃，似非此处边野之人，为何失散军中？你可细细说明父母家乡，我好着人送你回去。”这女子见问，连忙跪下说道：“小女父亲凤仪，现任当朝。只因忤权谪贬驿官，随父母到任。中途失散，为乱军所掳。乞大人收留，以图后报。”昌全道：“原来是一位千金小姐，失敬了。”便叫请起，小姐站立一旁。昌全道：“小姐令尊，今在何驿中？”小姐道：“是榆林驿。”昌全道：“榆林驿此去尚有二千余里，路途难行。我今着人送汝回去，如何？”小姐道：“回去固好，但前日冲散之时，不知父母存亡，又不知飘流何地。又今路远，前途难进。今离虎穴，复临不测之渊。乞大人念同官之雅，曲赐收留。则义薄云天矣。”说罢泪珠随下。

昌全听了，不胜惊讶。暗想道：“这女子年纪虽小，倒有此远见。”又见他说话伶俐，甚是怜他。又想道：“不如收留为一义女，以娱老景。只不知他心中若何？因说道：“小姐之见，果是不差。要我收留不难，只是我主将军令森严，军中不许带领妇女。犯者军法处之。今我带你而行，无私而有私，叫我怎处？”

小姐见他推却不肯带他，遂悲啼婉转，珠泪盈腮。昌全道：“也罢！我今有一计可以两全。你若能认义，拜我为父，方可同行。”小姐听见大喜，即拜倒昌全身边，扑地四拜，说道：“孩儿得蒙父亲大人，于乱军中救孩儿一死，此恩此德，实出再生。”拜罢，昌全连忙扶了小姐起来，道：“非我有屈孩儿。军中不得不如此也。”父女欢然。正是：

道是误来偏不误，天心暗里能回护。

只思义女拜干爷，谁知却是亲媳妇。

昌全自认了凤小姐为女儿，又在军中到各处去剿抚。不日乱军悉平。遂叫周重文移檄到黑山岭去，果然黑山岭的兵将畏惧，只得将罪过都推在死过的本官身上，随檄纳款。周重文准其来归，即编入队中。于是鞭敲金镫，人唱凯歌，得胜回来。昌全带了女儿来见杜氏。只因这一见，有分教：

见鞍堕泪，触物伤心。

不知凤小姐见了杜氏，又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昌小姐女思男悲吟一曲 端公子男思女痛哭多时

词云：

见面最酸甜，尝着相思便苦。何不心头吐出，要吐无能吐。长歌痛哭望消磨，不道全无补。若要欢欢喜喜，除是双星睹。

右调《好事近》

话说昌全在乱军中救了凤仪的女儿，叫他拜认做义女，带回衙来，叫他拜见杜氏。将前事细说了一遍。杜氏不胜惊喜，见他年纪虽幼，却生得秀自骨生，美从胎出，说话温和，更兼小心孝敬，竟似嫡亲生的一般。杜氏喜他爱他，一如己出。又知他是小姐出身，受过荣华富贵，遂派了两个丫鬟服侍。一名叫做春花，一名叫做秋花。

昌全又于后面的花园中一带楼房收拾齐整，与女儿为卧室。又将自己看的书籍，俱堆集其楼下，摆设得精精致致做书房。内里图书满架，触目琳琅。昌全凡有周重文发来笔墨之事，他就在这书房中校阅书写。小姐坐卧其中，尽他浏览，甚是欢喜。又因丫鬟的名字甚俗，遂将春花改了春晖，秋花改了秋素。若论年纪，也只好十三四岁，与小姐差不多。二人中又觉春晖作事伶俐，更中小姐之意，时常教他读些书儿，学写几个字儿。因此就晓得些义理，故与众不同。小姐每到针指之暇，看些书史消遣寂寞。

若论这凤小姐，在九死一生中逃出性命来，今得安闲，就该凡事都丢开了。谁知人心最活，不可一律而论。苦有苦境，乐有乐境，当其在苦境，自家救死且不暇，那里还想得到别人？就不想人，也不叫做无情，也不叫做负心；若处于乐境，竟一旦将从前受过的恩义置之不理，则此人禽兽不如矣。

故彩文小姐自拜认昌全、杜氏做了父母之后，处身得地，身子安闲，又年渐长，怎叫他不思前想后？故有时想一回自己本身的父母，抛别数年，被劫之后不知如何苦楚？如何思念？只疑我摧残死矣。今生无相见之期，岂知我尚在天涯，未曾丧命。可怜他如今年老，又无兄弟代我奉养，况离别数年，死生未卜，怎教人不徘徊痛切？又想起凤仪父母二人，养育之恩，实有过于生长。他只指望螟蛉有女，以娱老怀，不期遣谪同行，又被乱兵冲散。幸喜我年幼不致丧亡，他二人在路行藏，明明官长，不知实是囊空。若遇乱兵，又无黄白可献，不伤于兵，亦饥殍于沟渠。即使脱生，又不知今存何地？竟不知我倒安然别认父母。

想到此处，泪滴涓涓矣。又每每欲将生身父母告诉今日的父母，又因前日

初见时，已认定凤家父母，皆以小姐称呼。若今说明，未免转说我巧言掩饰。及想起凤家父母之恩，每欲启齿要在昌家父母面前求使人缉访下落，又恐疑我做孩儿的在此思彼，不但无成，抑且恩义有乖。徒使心念。又想到：“天既生我如是才能，又令我东圆西缺，何我命之不辰乃尔！”

每想到此，真觉伤心。又想起当日初见表兄唐昌，蒙他殷殷眷爱，一段温存，又于诗中默默相关，隐隐寓意，以致两相爱慕，彼此定盟，许以终身。临别绸缪缱绻，叮咛告戒，只以为终身姻契，故心各相安。奈何分手未几，忽遭此飞灾横祸，流离颠沛，处身异域。彼安居读书，定然不知。设若闻知此变，必疑我珠沉玉碎，月缺花残。况他情深义重，自应清宵不寐，对着短檠孤灯，有无限伤心。自应白昼无聊，看诗书题咏而不胜悲痛者。岂知我转在此粗安。世事无常，我既遭殃，不知那表兄此时此际，更作何状？今欲寻消问息，又无奈天南地北，目断衡阳，将何以慰知己之望？诚可悲也。由此终朝想念，累月怀思，又不敢尽情吐露，惟有停针不语，独步低回。若到那苦雨凄风，花开花落之际，更觉增人惆怅。故每每借景舒怀，寓于吟咏。

忽一日，春晖说道：“园中百花舒放，小姐何不暂止绣工，去散一散步？也免得春光笑人。”小姐听了，正无处消遣，遂同了春晖到园中闲步。春晖引着小姐东西赏玩，虽也花径逶迤，亭台曲折，及细细看来，只觉春光惨淡，花香寂寥。纵红满枝头，却绝无娥媚鲜妍景象。小姐见了，殊觉不乐。因问春晖道：“我闻草木遇时，必有一番娇艳夺目，芳香袭人，使人流连花底，不忍即去。今园中之花，虽娇不娇，虽艳不艳，虽芳香而只觉不芳香，不知何故？”春晖笑道：“小姐原来不知。大凡地分南北，非虚名也。水土即以南北而异。南方水土润，地气和柔，故草木之生亦和柔；北方水土燥，地气干枯，故草木之生亦干枯。所以古称河畔冰开，长安花落，非时不同，实地不同也。此地原不曾种花，这些花皆因周老爷是南方人，不惜重价移来，故为桃为杏，虽具花名，而花色终只寻常。”

小姐听了，暗暗点头称是，转觉不乐起来。忽触着他当日与唐昌花下之言，不禁堕下几点泪来。又恐春晖看见，只得勉强低头暗拭。早被春晖看见，连忙说道：“小姐正好开怀，为何转觉添愁？小姐莫非别有心事，就对春晖说说，却也无妨。”小姐被问，只得支吾道：“偶然触景，连我亦不自知，实非有以。”春晖见小姐兴致索然，遂同归绣室。正是：

桃贪结子始飞花，柳欲成阴方吐絮。

莫认无端空泪垂，伤心自有伤心处。

昌小姐自同春晖园中看花回房，愈觉无情无绪，恹恹不乐，不能自适。遂做成一套闺思，按了宫商，谱入丝弦，以消积闷：

## 十二红

[山坡羊]依银屏低回深想，蓦忽地两相依傍，我何曾知他是谁，他早惊惊喜喜谦还让。

[五更转]暗端详，细识认，无来往。如何一旦从天降。竟自假托亲亲，将笑面如花相向。

[园林好]年轻轻，垂肩发长。态翩翩，涂容粉香。

[江儿水]略不避嫌疑怨旷。妹妹哥哥，只认做孩提无状。

[玉交枝]瞒爷哄娘，俏心儿中藏不良。弄情直贴心窝上，那里管眼损眉伤。

[五供养]笑我一时心荡，早认定他们做鸳鸯，两两。已将琴与瑟，细细辨宫商。便弹出离鸾，也不愿分张。

[好姐姐]痴望已许偕随唱，奈一霎花奔柳忙。

[玉山颓]东家谪散，又早西家乘障。飘零无定处，絮颠狂。知他踪迹在谁行。

[鲍老催]记他姓唐，几番望他名字香。谅诗书不负行与藏。

[川拨棹]虽则音信爽。这恩情怎忍忘、我只须拿定心肠，我只须拿定心肠。

[嘉庆子]便辜负今生也不妨，将飞花吟认作檀郎。将飞花咏认作檀郎。任一世孤单相看，只认双。

[侥侥令]簪花徒有泪，对镜不成妆。风月虽佳谁去赏，拚冷冷清清做一场。

[尾声]一身既已珠擎掌，为甚又将人送葬，到底天心问不详。

昌小姐一时做完，又将笺纸写出，自己看了数遍。因想道：“偶然为此，只觉情词太露，非儿女子之事。倘遗泄于人，岂非无瑕之一玷？”欲要毁去，又想道：“今虽无用，倘日后相逢，也可验相思之有在。”遂将笺纸折做方胜儿，收入篋中藏好，且按下不题。

却说凤仪与王夫人，被兵马赶来，各逃性命，不觉失散了小姐。王夫人大哭数番，使人寻访，并无消息。打听得周总兵提兵剿平乱兵，四境安然，凤仪方得又同了王夫人望榆林驿而来。一路上孤孤凄凄，甚是不快。

不一日到了榆林驿，只有两间草房，又是墙穿壁破。凤仪夫妻到了半日，也不见有人来迎接。又过了半晌，方才走了三四个像是花子般的人出来，看见凤仪，磕头说道：“小人不知老爷远来，不曾传知众人，有失迎接。但不知老爷为何到此荒凉寒苦之地？况且这驿中不曾修葺，老爷如何受得此苦？”凤仪说道：“我凤仪身居御史，只因忤触权奸，自分必死。今蒙皇上洪恩，降此

驿丞，已为万幸。虽驿地不堪驻足，却是我臣子职分当该，怎说受苦二字，以辜圣上之恩？只借重列位与我去觅些蒿草，遮蔽得风雨，足感盛情了。”

言罢，即取出些银子，付与那几个人。这些人见凤仪说话，又达道理，又近人情，又不装腔使势，故此都敬他怜他，遂报知众人，俱来料理这驿中。不数日间，早收拾得光光鲜鲜，与凤仪住下。只因凤仪以德化了这些顽民，故在这驿中竟相安无事。正是：

逆鳞只道锄奸死，得赐投荒圣主恩。

但恨孤忠徒抑郁，不能重叩到天阍。

凤仪与王夫人夫妻暂时守困驿中，且按下不题。

却说端昌同了父母上任之后，终日只在学中读书作文为事。父亲端居又时常送进些秀才的月课文字来，叫端昌批阅。端昌遂将得意之文，批了五卷。道：“此五人今科断然要中。”父亲也就依了他，发付五人。这五人听见，也还说是学师的褒奖之常，不在心上。及到乡场揭晓，恰恰五人俱中了。因此这五个举人感文字相知，俱认真端居为老师。说道：“门生北上，倘能联捷，决不令老师久屈。门生辈当竭力为老师之口，以报鉴定之恩。”后来果得其报，这是后话。

却说此时端昌已是十六岁了，渐渐长成。今在衙中，虽蒙端居教养，不异亲生。然思前想后，每暗暗不乐，常想生身父母，今在边关，不能见面。又想到唐家父母待我何等深恩，不曾图报。自此胸中忧忧，书都看不下去，便终日昏昏闷闷的起来。欲要出去遣兴，又恐碍父亲官箴，故只在书房中闷坐。

忽一日，衙役送进一封书来，端居拆开一看，却是王尚书的公子做的几篇文章，要求学师批阅。端居看了一遍，即走入书房递与儿子，道：“这几篇文章是王公子送来的，你可细细批奖几句，我好着人送去。”端昌接了，慢慢细看，及看到后面，却有一个经题。端昌看了题目，却是两句诗经上：“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端昌忽然见了，正触着当年凤家小姐之言，不禁失声长叹道：“这段良缘，只指望天长地久，蒙小姐深情订约，又蒙伯母许谐伉俪，长成得附乘龙。谁知我命不济，忽遭凶恶，竟不知有何怨何仇，将我致死？若在唐家父母名下，小姐虽在京中，我也还可寻些事故，少图一面。不期飘流至此，欲见无由，今又改头换面，远隔关山，竟侯门如海矣。”又想到：“我遭难之事，自然要传至京师。倘传得小姐知道，我那小姐的俏心儿，定有许多展转。若以为我必死，而小姐一种侠烈之性，未免要为我朝悲暮泣，憔悴而死。倘有此情，岂非我尚偷生，转先致小姐之死乎？”又想到：“就是我那伯母，爱他心切，百般劝勉，不至于死。我想小姐心事难言，柔情默默，亦必为我瘦减腰围矣。”

端昌想到此处，涕泪交流。忽一交跌在牀上捶着，哭不出声。早被书童看见，连忙入内报知老爷，道：“相公在书房中看了几篇文章，忽然大哭起来。小人不知是甚缘故，特来禀知。”李氏连忙同了端居走入书房，只见端昌果然在牀上掩面悲啼。李氏走近牀前，抚摩他道：“孩儿为何伤心至此？有事可说与我知道。”端昌忽见父母俱在面前，遂立下牀来，吓得不敢做声。端居、李氏再三问他，他只是支吾不说。

端居大怒，说道：“你日读圣贤诗书，怎敢在父母面前如此掩饰，可谓孝乎？即念生身，亦不妨明言，好作区处。似这般背前面后，哭哭啼啼，成个甚么模样！”端昌听见，连忙跪下说道：“孩儿焉敢在父母面前不言。但其中实有隐情，难于启口耳。”李氏扶他起来，又与他拭泪，道：“吾儿有话直说，为父母的自当为你处分。何苦哭坏了身子。”

端昌无可奈何，只得将凤小姐许订终身，又将凤小姐所引喻之诗，今日忽然看见，触感伤怀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道：“孩儿并无他意。”端居道：“原来如此。但我想这段良缘，王夫人与小姐既有此爱才爱亲，则此姻缘自在。但凤公门第甚高，恐不肯招赘口面。今孩儿若念凤小姐这段盟言，只消努力诗书，以求上达。倘侥幸一第，那时面恳凤公，且内中有约，无不允矣。此时徒想何益？”端昌听了父亲之言甚是有理，方生欢喜，说道：“父亲所见甚确。孩儿敢不信从！”遂又欢然读书，且按下不题。正是：

默默无言事在心，自从别后到尔今。

芦花明月知何处？只合愁中梦里寻。

却说边庭守将，有一人姓常名勇，是个总兵，镇守天雄关，与周重文同僚。两处兵马互相呼吸，有事接应，各守汛地。这个常勇，他是朝中内官曹吉祥所喜之人，故叫他协守边疆，有功即报，皆冒为己有。这常勇有了这个靠山，遂觉威势炎炎，各边境武官俱要加意奉承。若是奉承不到，便要时常呵责。呵责不受，即通知曹吉祥，非降即调。往往武官们受其钳制。惟这周重文，屡屡在边上立功，有些声名，难以威摄。故常勇倒来结交周重文。周重文亦谦谨待之。

这年常勇打听得他主人曹吉祥五十岁，要借此进奉。早在半年前，即差人到各处去彩买礼物，并珍奇玩好，无般不有。实指望这番孝顺，要取个腰玉之荣。料理多时，诸礼俱备，只单少一篇祝赞的寿文称其功德。军中虽有书记，俱是些刀吏之笔，恐不能赞扬尽妙。若要去求别人，又一时无可求之才。因忽想起周重文军中参谋昌全，文才博学，何不差人拿我名帖，要周重文叫昌全代笔。岂不是一件妙事？遂差人致书周重文。周重文见了，即将来意告知昌全。昌全那里敢推辞，遂连书拿了，入书房而来。只因这一做，有分教：

才中显色，色里呈才。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香奁才女代傲父做真寿文 绛帐庸师为愚徒集假家课

词云：

笔墨风骚，颂德称功何等妙。别有讥嘲，不许人知道。要博名高，借粉搽花貌。君休笑，无才有窍。深谢先生教。

右调《点绛唇》

话说周重文，因常勇要参谋昌全代做寿文，去拜贺中贵。只得对昌全说了。昌全领命，不敢迟延，走入书房，就打帐起草。展过一幅长笺，铺在案上，磨浓了墨，坐想良久，方欲成文。及至下笔，却一句也写不出。因想道：“凡为寿文，必其人贤可诵，有德可称。或有功名可赞扬，方好下笔，引作寿征。今曹吉祥不过一阉宦之流，若稽其出身，原系一市井无赖。即今窃位专权，无非仗夺门之功。想其当日是一乱臣耳。据今屡屡屈陷忠良，是又一奸臣耳。何贤何德？又是何等功名？叫我何处着笔？”因写得十句，早抹去九句，写得一篇，又扯去两个半篇。写来写去，总不成文。只在书房中走来走去的思量。

想了半晌，复又坐下想道：“常勇虽是总兵，却镇守的是天雄关。我又不在他名下，须管我不着。我只使人回他，叫别人做罢了。”遂立起身来，要去回复周重文。不期昌小姐在书房后边，早有春晖走来说道：“老爷今日在书房中做文。”小姐即着秋素去伺候茶水。

秋素去了半晌，即回来说道：“老爷在书房中做了半日，竟做不出来。恐我在旁碍事，命我回来了。”小姐听了想道：“父亲做甚诗文，如此费力？我且去看来。”径自走至壁后张看，见父亲做了又涂，写了又改。见此光景，大有可疑。忽见父亲将这纸笼入袖中，往外就走。小姐看见，慌忙走出，叫道：“父亲那里去？这等要紧。”

昌全见女儿问他，只得转回身来说道：“我要做一篇文章，关乎名节，碍于道理，难于下笔。做了半日，再做不出。故要去回他。”小姐问道：“是篇甚么文字？”昌全说道：“是篇寿文。”小姐道：“若是寿文，不过寻常酬应，有甚难处？爹爹这等费力。”昌全道：“寿文虽不难做，要做了与奸人曹吉祥上寿，故难耳。”遂将常勇央周重文之事，细细告知小姐。

小姐听见说出曹吉祥，吃了一惊。因暗想道：“当初凤家父亲只因忤触曹

石，以致父子拆散，几乎有性命之虞。今父亲又不肯与常镇代笔。倘日后传入权奸之耳，不几复蹈前辙？”因对父亲说道：“凡事贵乎经权并用。经者守常不变，权者反经合道。曹吉祥权奸小人，虽可轻而不足重。若自为文献媚而趋承，以图宠荣，则不可。今父亲所做的寿文，不过是邻镇景仰父亲之才，相求为重耳。又自知非属，不敢轻请，而转托本镇婉求。可谓尽礼矣。今父亲即屈笔为之，亦是奉周镇之命，而非奉常镇之命矣。即奉周命，则非趋势之心。既不奉常命，则又非希宠之意明矣。为此者不过上行下效，职分所该，又何患焉？若必守经固执，推辞不为，邻镇虽无统属，而本镇相委相托之人，何以复其来意？父亲还须三思。”昌全道：“孩儿所论固是。只觉奸人无所称扬，难于下笔。”小姐道：“从来寿文，皆是虚誉。若必求实功实德而祝赞之，天下无寿文矣。只借贤影喻可也。若父亲必不乐为，容孩儿草成，父亲润色，何如？”

昌全听了大喜道：“不信孩儿又能为文。你且做来我看。”小姐道：“孩儿不是能文，直欲代父完此公案耳。”因坐近书案，磨墨举笔，展开素纸，信笔挥洒。昌全在旁看见女儿如此举动，已是大奇。今见他一直写去，越发惊骇。小姐写出一句，他便在旁点头赞好，写两句，只是说妙。不一时小姐做完，送与父亲。昌全再细细看过，不禁大惊大喜，道：“不期孩儿有如此灵心慧性！洵是天才真才女子也。”小姐道：“孩儿岂愿乐为？只为当初凤家父亲罹祸，亦出此人。今孩儿代父亲之笔，盖鉴前车，而欲父亲明哲保身也。望父亲改正。”

昌全听了，一发大喜道：“孩儿又能思前虑后，不独贤，而且孝矣。此文无复增减，孩儿可为录出。”小姐即磨墨端楷。适母亲走到，昌全连忙细细告知，道：“若非女孩儿具此奇才，几令我得罪总戎矣。一向竟不晓得，今日方知。”杜氏听了，也大惊大喜，道：“原来女儿又通翰墨。”因恨一声道：“只可惜我那亲儿抛弃，不知生死存亡。若使二人配合，岂非一对？”昌全道：“昌谷若无恙，此时必有妇矣。”杜氏道：“女儿既是才女，须要留心拣择一个才郎配他，娱你、我的晚景才好。”不一时，小姐将文录完。昌全复又细看，见他句句称扬，却又句句不贴在曹吉祥身上，满心欢喜。遂笼入袖中，来见周重文。周重文忙接了，展开一看，只见其文道：

奉祝大中贵太监曹老公公五十华诞：

古之颂寿，诗称竹苞。松茂尚矣，然不过养寻常草木之年，何足献大贵人之觞。若夫大贵人名并南山，声高北斗，自有不齿发而黄耆者。又当祝禧于甲子之外。吾兹有以知曹老公公之遐龄不朽矣。曹老公公身依日月，岂不分日月之光。日月之光不磨，则老公公之寿不磨可知矣。老公公出入九重，自应承九

重之宠。九重之宠不衰，则老公公之寿不衰可知矣。况纯阳乃内养之，真丹无漏，实长生之妙诀，将见立地成仙。何必如儒家虚引德功，然后希冀永龟鹤之年于旦暮哉。即如所引，而老公公之德功奇伟。内结一人之知，外喧万民之口。又何尝非儒家之所得而称者也。由此论寿，寿岂有既乎？武夫不文，谨质言以附华封之后。至于瑶池蓬岛，桃熟筹添，荒唐之言，不敢妄陈，以涉谀媚。

周重文看罢，不胜击节赞说道：“身依日月，出入九重，称扬得微妙。曹太监见了未有不快者。常寅翁得此佳文往祝，增荣多矣。但先生平日之文，端庄博大，不知今日为何又有一种灵秀妩媚之妙？令人览而动色，真可敬可爱也。”昌全听了，只是掩口而笑。周重文见他笑得有因，遂问道：“昌先生为何含笑？莫非笑本镇不知其文，称誉不当吗？”昌全道：“老总戎鉴识有如犀烛，悉窥底里。学生又安得不笑？”

周重文见他说话胡涂，越发动疑。因说道：“先生诚实君子也。从无隐情。何今日吞而不吐如此？”昌全见周重文问得殷勤，只得说道：“学生蒙老大人见委，即欲应教。因一时意兴沮丧，不能着笔。小女见了，恐我违命获罪。因不自揣，竟代作此文，以图塞责。不期老大人不以为非，转蒙见赏，又蒙法眼说出灵秀妩媚四字来，纤毫不爽。故学生不觉惊喜而失笑也。”

周重文听见这篇寿文是他女儿做的，不觉大惊。问道：“果是令爱所作吗？”昌全道：“实是小女所作。”周重文道：“令爱有此仙才，真令男儿抱愧。今又见苏家一妹矣。”因又问道：“令爱青春几何矣？”昌全道：“小女今年十六。”周重文又吃惊道：“原来令爱尚幼，可曾受聘吗？”昌全道：“一者年尚有待，二来边地无婿可择，故尚未议及。”周重文道：“才难自古叹之。今既有如此才女，亦必有如此才郎求，将来两相配偶，方不虚天地生才之妙。若悠忽而适匪才，则是虚生矣。今后先生须自重，必慎择一佳婿方妙。”昌全听了，不胜感激。正是：

盈盈十六正芳年，况复多才更可怜。

不是谢家真玉树，红丝休想等闲牵。

周重文到了次日，即将此稿封固，又写书致意常总兵。常总兵即选名手写了，裱做一幅锦轴，又使先生细细开单，同了礼物，差了数十个的当家人押送至京，进与曹吉祥拜寿去了。又过了些时，只因黑山岭变乱之后，军久无粮，故各处总兵官俱以近就近，商议发粮之期。常勇与周重文两处相隔不远，故常勇遂带了几员骁将，来会周重文。周重文接着，商量定了发粮日期。公事毕，周重文即备酒留入内衙款待。须臾席完，周重文即令参谋昌全相见。昌全见了常勇，要行属礼。常勇再三谦让道：“自来参谋原无统属。况昌兄又系皇上钦依，与众不同。今况又在周寅翁军中任事，岂可越礼。”昌全只得行了宾主

之礼。

三人入席，饮到中间，常勇再三称说前日寿文之妙。道：“昌参谋即此一文，已知宿学弘才。今复识荆，大快所愿。只怕此文传入帝都，若邀曹中贵鉴拔，昌参谋还有一番奇遇，岂止参谋而已。”昌全听了，只得连连打恭道：“晚生不敢、不敢。”周重文此时酒后高兴，又见常总兵极口称赞，遂大喜笑说道：“此文实非昌参谋之笔也。”

常勇听了吃惊，说道：“北地军中，才俱袜线。小弟军中并无一人，老寅翁幕中有一昌兄，可称冠军矣。奈何更有才人？则才人何其多耶？且请问老寅翁，此位却是何人？容弟荆识何如？”周重文又笑道：“虽有其人，相去甚近。若老寅翁欲识荆州，则其人又远矣。”常勇道：“既有其人，远则远，近则近。为何老寅翁作此若远若近之言？使小弟望而神驰，慕而垂涎。莫非老寅翁视弟为武夫，不堪与文人相对耶？”

周重文看了昌全，笑说道：“常寅翁既如此见责，小弟何敢再隐？只得要真说了。说便说，只怕老寅翁初闻之而惊，再回思而又喜也。”常勇大笑道：“老寅翁说得这等奇奇怪怪，无非高其声价，欲使小弟敬而服之也。老寅翁幸速见教，毋使小弟寸心在胸中，如大旱之望雨。”周重文知不可瞒，只得直说道：“昌参谋不独具文武之才，而宿学甚富。只缘年大无子，止生此一令爱，遂视掌珠为箕裘。于军中闲暇，竟将胸中之学，悉心教之。不期他令爱天生聪慧，又能仰承父志。读尽父书，下笔竟要跨灶闺词。诗句长篇大赋不可胜数。小弟也一向不知，前日蒙老寅翁见教，小弟即奉来命，烦昌参谋一挥。不期昌参谋偶得小疾，不能承命，他令爱恐误台事，竟代父具草。小弟见其脱略常套，独具精神，甚为惊讶。又见其笔墨之外，更有一种秀媚之气。再三询[原书以下缺320字]虚名，而失之当面。”

周重文听了，因说道：“常寅翁高论，自是选婿良方。昌参谋不可不深思其妙。”昌全听了，忙向常勇深深打一恭，道：“谨领台教。”三人说得投机，欢然畅饮。常勇便与昌全更觉亲热。临别尚有许多眷恋。周重文与昌全直送出辕门，常勇方才作别而去。正是：

良贾深藏实不差，奈何轻露一枝花。

只因不慎春风面，惹得游蜂满树哗。

原来这常勇是北京人，只因会趋奉曹吉祥，故得做了此地的总兵。他生得一子，取名常奇，今年十七岁了。只因这常勇是个武官，文理不甚溜亮，故要儿子刻苦读书。便不惜馆金，请了有名的先生，只要教得常奇文理通透，做一文官，方才快活。不期这常奇人物倒也生得魁伟，有些福相，书倒也肯读。只无奈资性愚钝，再读不透。今年十七岁，才做破承题，尚未知一些窍脉。先生

见常勇急欲教子成名，只得将他的破题逐句改过，送与常勇去看，只说令郎渐入佳境矣。将来必是大物。

常勇见先生称赞儿子，也就信为实然。以为儿子功名可望，才子可称，又每每思想，若在此地必难成名，须到京中方能出头。故屡屡要送儿子进京。先生说道：“令郎虽是有才，尚未充足。还须揣摩，然后一战成功。古语云：『三年不鸣，鸣则惊人；三年不飞，飞则冲天。』正此之谓也。”常勇只得留下儿子，请他再教。然心下认真儿子的才高，遂打帐要求一个才貌之女配他，方才得意。虽有此意，却因眼前无人，只指望京中去求。故将儿子的亲事就因循下了。

今日常勇恰恰在周重文衙中饮酒，闻知昌全的女儿能做寿文。如此多才，又且未聘，正中其怀。不胜大喜，遂留心要娶他为媳妇。因在马上一路暗想道：“不期昌全生此奇女，若不早求，倘被他人娶了，岂不当面错过？但我看昌全这老儿，做人有些古板，世务有些不达。他有了这个女儿，必定要在女婿面上用心拣择，必敌得他女儿的才情，方肯死心许嫁。若是有一些不妥，莫说此老，我想此女既会做如此的好文章，自家一定有些主意。就是这老儿肯了，这个女儿不肯起来，也是无法。只不知我的儿子胸中才学，果是如何？不知可能实实敌得他过？想到此处，一时无法起来。

忽又想道：“我一个总戎显职，将来挂印腰玉，拜将封侯，俱实实可望。他虽是参谋，尚无关防印信，不过是个军中书记之人。参谋二字，无非名色为人所重。我若以威势压他，他安敢抗违不从？况且我的儿子，等我腰玉之后，使他进京恳求曹中贵一臂，只怕举人、进士可垂手而得。若论力量，纵不望鼎甲，二甲之内还要占在前边。若在二甲，选入翰林，至稳至当。他的女儿若肯许嫁，一进吾门，即凤冠霞帔，就做夫人。岂非荣幸？我若去聘他，难道这老儿就不想到这个田地？”因又道：“但只恐才子配佳人，必使男欢女爱，以作佳话，使人羡慕方妙。我今若但以势利压求，未免使人笑我武夫轻才。”

想来想去，这又不好，那又不妥。忽又想道：“我如今除非如此，如此，方不失斯文体统，大家有光。这老儿方不敢有词。”在马上想到得意之际，遂意气扬扬，归到本衙。众军士接入，常勇且不进私衙，竟往书房中来，看先生与他儿子。只因这一来，有分教：

姻缘遇而不遇，佳期合而不合。

不知常勇果聘得昌全的女儿为媳妇否？且听下回分解。

词云：

分离久，不复知他安否。说出参商兼卯酉，这病加人陡。夸诈不知颜厚，  
， 盗袭以为无咎。不道慧心偏会剖，出尽当时丑。

右调《谒金门》

话说常勇自听了周重文之言，知昌小姐多才，思量谋娶为儿媳。既要与先生商议，又要看看儿子的学问，遂一径走入书房中来。原来这先生姓吴名趋，是个白丁监生。因他专会趋承，访知常总兵有子读书，遂央了一个大老，荐了他来。常总兵又不识货，遂欢欢喜喜留下了。虽也日日与常奇讲书作文，止不过虚应故事而已。

不期这日，忽见常勇走入书房，只说他走来查看学生的功课，不觉吃了一惊。见了常勇，连连打恭说道：“近来令公郎学业大有可观，正欲将近日的佳作呈览。”常勇说道：“这且慢着。我今有一件事，要与先生相商。若得事就，愚父子佩德不忘。”

吴趋听见常勇不看功课，心上早放下了一块石头。又见说是有事商量，一时胆壮起来。又打一恭道：“老先生有何使令，晚生虽计不如陈平，智不如子房，若有效力之处，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常勇大喜，即促膝对谈，道：“今日本镇在周寅翁处饮酒，说及前日所做的寿文，竟不是昌参谋之笔，转是他令爱之作。因打动我一片爱才之心，欲与他联姻，求他令爱作小儿之妇。倘事成了，使他郎才女貌，同咏白雪阳春，岂非闺中佳话？若以本镇之门楣，再不惜厚聘，以礼相求，中间再请良媒作合，谅无不成之理。今本镇所虑者，昌老既生此才姝，自留心访求才婿。他女儿前日这篇寿文，本镇虽不甚深解，然彩听人言，实似大有可观。但小儿素叨先生琢磨，不知才果如何？只恐纵然有才，也只好料理科甲之事。至于诗文杂学，只怕还不精妙。倘昌老相见，或有意外之求，却将何以应之？不得不予为防范。不知先生可能为本镇画策吗？”

吴趋道：“不须画策。令公郎之才，若论文字，实不让玉堂金马。至于诗词，乃文人余事。令公郎实不屑为。况诗词与文章不同，文章有日新之妙，愈出愈奇。诗词不过花花草草，盗袭陈言，补凑堆砌，以惑炫人之耳目。倘昌小姐自负诗才高妙，必欲观令郎之作，却也不难。只消晚生将古人最警拔之句，移东作西，凑成几首。再将令公郎几篇好文字送将去请教他，不怕不使他心服。这段姻缘，包管唾手而成矣。”常勇听了大喜道：“先生有此高见，有此奇思，吾何忧矣。”方才别过，进内去了。正是：

明以诗词真作假，暗将文字假为真。

学生莫怪无真学，请得先生是假人。

常勇过了几日，因写了两个请帖，差人去请周总兵、昌参军二人来赴席。差人持了名帖，遂到周总兵处投递。周重文见是请帖，因对来人说道：“前日老爷在此，不过便酌。你老爷如此多心，转来请我，又不好辞。明日我老爷与昌爷同来便了。”差人去后，周重文即着人将常勇请帖送与昌全。

到了次日，昌全见周重文许了，不敢推辞。即同着周重文骑马而来。不一时到了。常勇早带了儿子接入私衙。一同相见，彼此致谢一番，然后入席。常勇说道：“本该优酌，但你我知己谈心，故不设此俗套。幸勿见怪。”周重文道：“前日匆匆，不尽鄙衷，反扰郇厨，诚觉颜甲。”

三人在席中谈一回军务，又说一回朝事。大家饮得深浓。常勇因说道：“小弟前日归来，与小儿细看昌小姐之文，妙不能述。当今无两。小弟意欲小儿彷彿其意，摹写一篇，以申景仰之思。小儿必不肯下笔，以为珠玉在前，自惭形秽。”昌全连忙谦说道：“小女孤陋之学，不过涂鸦。虽幸不辱命，每一回思，不胜内愧。何敢当老夫人与令公子如此郑重。”周重文道：“令公郎英英俊彦，自然学贯天人。使小弟一见而即惊其不凡也。”

常勇道：“小儿虽然禀质愚蒙，幸而锐志苦读。文章一道，弟虽不谙。见其往往蒙相知之誉，未免妄喜。只因此地文宗不到，小儿每每称屈。小弟毕竟不知他学力何如。今日屈老寅翁与昌参谋先生小酌，故命小儿趋侍，实欲求老寅翁并昌先生赐教。”周重文道：“令郎神骏，即不问亦知其为千里驹也。”

昌全听见二人递相称赞，也就不住的将常奇细看。常勇见昌全频频偷看他的儿子，心内甚是喜欢，因又说道：“小儿不但苦读，更有一件奇处，与人不同。今年十七，尚不肯议姻。必要成名，以完大登、小登之愿。小弟时常笑他痴儿作痴想。”周重文道：“从来有志事成。令公子正未可量也。”常勇道：“久闻昌参军曾入泮宫。今虽弃去，然文章之准绳自在。容小儿录出近艺送来请教，求指示一二，万勿吝教为幸。”

昌全听了只得说道：“令公郎雄才天授，晚生焉敢佛头着粪。”说罢觥筹交错，曲尽其欢。然后作别，上马而去。正是：

卖假全凭赞，夸才莫怕羞。

赞夸如得力，明眼也回眸。

周重文与昌全饮酒回来，且按下不题。

却说端昌在端居衙内，已长成十六岁了。忽一日，因学中无聊，遂同了衙役走出学中来闲步。只见一人手拿着一本书走来，端昌不知是何书，因走近前来借看。那人见是一位少年相公，连忙送过来看。端昌一看，却是一本缙绅。触着他的心事，因想道：“凤小姐的父亲凤仪，在京做官，毕竟也在上面了。

”遂将京中各衙门细细翻看，并不见有凤仪名字。心上吃惊道：“莫非他升转外任了？”又细细查去，也不见有。

他还打帐从新再看起。那人说道：“小相公是要查那位老爷？”端昌也不应他，遂又看完，也竟不见。因说道：“他在京做官，为何不载名字，这又奇了。”那人道：“小相公有所不知。官府升降不一，或是闲职，或是论死，或是军配流徒，一年几换，那里是一定的。我是专走报的。小相公要查那位老爷，只问我便晓得了。”端昌无奈，只得说道：“我是寻亲戚凤仪的。”那人道：“这凤仪久不在京了。”端昌忙问道：“莫非致仕归家吗？”那人道：“那里是致仕。因他得罪朝廷，久已连家小流徙边外去了。”

端昌忽然听见说家眷都流徙去了，吓得冷汗直淋。只得又问道：“老兄这信是真吗？”那人道：“我们专管朝报，岂有不真之理。”讨还缙绅就去了。端昌见说是真，想到小姐身上，忍不住伤心起来。浑身竟软了，不能行走。因对衙役说道：“我一时身子不快，不去闲走了。”

遂转回衙里，走入书房，呆思静想道：“怎我二人如此缘慳，多遭魔障！天既不使我团圆，何不当初不相识？既使我二人相见情深，为何又令我二人如此颠颠倒倒？生死未决，欲见无由。我南尔北，九死一生。此何意也？莫非这段姻缘，终难指望？”又想道：“凤小姐娇花弱柳，柔嫩丰姿。即藏之深闺金屋，犹恐不禁。今一旦风霜远涉，边塞凄凉，举目无亲，伤心谁说？自应柔肠寸断，幽恨千端，怎免得瘦损腰围，摧残玉貌。凤小姐既一身如此，我端昌还要此性命何为？况凤小姐情义甚重，我既念他，他亦未必不念我。”

端昌想到此际，不禁涕泪横溢。家人送进夜饭来，他竟不吃，和衣睡倒。睡到更余，只见一天月色照入窗来，端昌因想道：“我何不起去，向此月光拜祷一番也好。”遂起身走到庭中，轻轻移出书桌，又见炉中尚暖，即忙添上些香，深深对着月光拜道：“嫦娥，嫦娥，你是广寒仙子。纵不念我端昌东西颠沛，也须怜凤小姐边塞流离之苦。早赐还乡，以为我二人团圆之地。”

拜祝毕，端昌见月色甚佳，只在月下徘徊。又想起当初与小姐定盟，亦同此月。昔日照我两人成对，今日照我一人孤单。你在此照我，亦未必不去照他。既有照我之劳，何不怜我两人，各将心事传来，令我一人感你的深恩。”说罢，想罢，又对月再拜了一番。早见月影西斜，将及五鼓。端昌无聊之极，只得上牀，孤孤恹恹的睡去。忽见凤小姐走入书房，对着端昌笑说道：“哥哥我来也。”端昌见了大喜，连忙起身说道：“今日方遂我良缘矣。”正欲述别后之苦情，忽被鸡鸣惊觉，端昌依旧在牀。忽叹一口气，道：“恨杀金鸡，今叫我何处去寻访？”正要追想梦中小姐的娇容，思欲摹拟一番，怎奈头如斧劈，浑身发热，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正是：

人生最苦是相思，暗痛私疼只自知。

慢道灵心都识破，关情到此也成痴。

到了次日，端昌直睡到饭后。馆童见他睡久，只得来催。只见端昌面红耳赤，含糊不答。馆童忙了，如飞报知老爷、奶奶。端居、李氏连忙走入书房来看视，见端昌睡着，问他只不答应。连忙请医调治，幸得端昌元神充足，不曾损伤，调理了月余，方才平复。端昌见端居夫妻恩养情深，因想道：“我今一身三姓，皆受深恩。所望者只我一人而已。我若一旦委形，则岂非天地间之一大罪人也。就是凤小姐一段良缘，目下虽然离散，料他必能坚守。天下事离而合，合而离，亦理之所必有。莫若还是依凤小姐临别之言，倘博得功名入手，那时三姓之恩可报，即凤小姐飘零踪迹，我亦可以追寻。此时徒死，一毫无用。”自此主意一定，遂坚心读书，以候考期。正是：

思前自分拚情死，想后方知贵事成。

若要事成心得遂，此中妙境是功名。

却说端居那几个门生，进京联捷之后，俱各入词林。因感念端老师鉴赏不差之力，互相商量，大家用情，因与掌选说明。到了选期，遂轻轻巧巧将端居选了湖广襄阳府宜城县知县。不日报到新喻县学中，端居因暗想道：“我一个贡生，得在此学中足矣。今又无相识在京，我又无力夤缘，忽得此美升，真是感皇上之恩，祖宗之佑不尽矣。”于是打发了报人，又过不得半月，早有宜城县的衙役来接。这一番迎接，是知县的气象，与前大不相同。端居遂同了家眷起身上任。端居到任之后，料理政事，体察民情，一清如水。百姓无不悦服。且按下不题。

却说常勇自请过了周重文、昌全之后，见周重文满口赞他儿子，又见昌全殷殷注目，便不胜欢喜。想这亲事十分可成。遂叫吴趋将常奇往日做的文字，只拣好的抄写几篇，要送去与昌全看，使他心服其才。吴趋满口应承，不敢怠惰，遂将刻文中有名的好文章拣了几篇，又恐常奇写得不工，遂觅佳手替他写得端端正正，共有十五六篇，真是篇篇锦绣，得意之极。俱填上常奇名字，送与常总镇说道：“这几篇文章实系令公子佳作，真锦心绣口，满纸琳琅。以抢元之手，而博一佳人，吾立见其成也。”

常总镇大喜，即叫封好，差人送去。差人传入周总镇衙里来。周重文拆开，见是常总镇的儿子几篇文章，是送与昌参军看的。周重文遂自家寻见昌全，说道：“常寅翁见先生文士，今将他公子的文章送来求教。先生可细细添批，方见先生知文。”

昌全接了，不敢推辞，遂将文章带入书房，细细看去。果然篇篇老到。因暗想道：“我前日见他儿子少年笃实，倒也罢了。但见常总镇自夸太过，我只

道是他为父的溺爱，不道他胸中果具如此文才，则异日前程，正未可料也。

”因又想道：“我女孩儿今在笄年，若异日招得如此才人，我亦无忧也。”遂又细细看去，甚是得意，不忍释手。又想道：“才人难遇，不可当面错过。况我飘零异域，何处择人？这些武弁的子侄，不过强弓大马，是他本领。若要此文才之子，实不易得。只不知他二人缘分若何？”又想道：“我如今且将此文拿与女孩儿去看。叫他评阅。看他如何？他若中意，我自各处。”就叫秋素来说道：“你可去请小姐来说话。”

不一时，小姐走到，问：“父亲何事呼唤孩儿？”昌全道：“我因常总兵，送他儿子几篇文字来，要我批阅。我因久不丹黄，未免荆棘，一时难于详确。孩儿你可为我一看。若果然可观，孩儿可加些好评，使他服我知文。”小姐果然将常奇文字一一看去，看完，小姐说道：“此数篇文字虽皆具科甲之才，可以奋起功名，但各有各妙，笔墨参差。性情差别。似乎不出一手，莫非有抄袭之弊？”

昌全听了，暗暗吃惊。因说道：“孩儿看得不差。论的也是。但才人学问到了高深之处，手笔到了活泼之时，往往逞才，如生龙活虎。有时而春风花柳，有时而枯木寒鸦。焉肯与人一手捉定？亦或有之。孩儿亦不可多疑。”小姐见父亲如此立论，便不好再辩。只得说道：“父亲之见，又高出孩儿矣。”昌全遂举笔添批，着实赞赏。次日即差人送还常勇去了。正是：

看文各自有明眼，评文各自有深心。

以假乱真蒙鉴赏，知音还是不知音。

常勇见昌全送还文章，又见文后批点十分称扬，不胜快活。遂走来见吴趋，说道：“小儿之文，昌老甚是心服。”遂将原文递与吴趋。吴趋一看，果然篇后着实批奖。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道：“何如？我原说令公子之才大进，今他见了，果然折服。方知晚生之言不谬。”常勇道：“小儿之学，实由先生造就。其功不小，容图厚报。但我今尚有一事，要烦先生为我一行，万勿推却。”吴趋连忙拱揖道：“不识大人何事相托？”常勇方慢慢说出。只因这一说，有分教：

蕉分鹿梦，李代桃僵。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题词写恨忽遗失露出幽情 行聘求婚乍闻知惊成死病

词云：

情难说，须防透出诗喉舌。诗喉舌，见影闻声，轻轻漏泄。婚姻只道丝萝结，谁知别有花枝节。花枝节，不是友欢，便成永诀。

右调《忆秦娥》

话说常总镇，见昌参军批赞他儿子的文章精采，不胜大喜。遂来见吴趋道：“有事奉烦。”吴趋慌忙问道：“不知何事？望即赐教。”常勇道：“小弟心中，实欲要求昌小姐为儿媳。一向只愁昌老眼睛高大，又恐小儿文字粗浅，不能打动他。今见昌老批阅，甚是称扬。则昌老之心，必有几分打动。今乘其心动之时，请良媒说合，则婚姻有可成之机。今想良媒，非先生不可。故特相求。”吴趋连忙打恭道：“以老大人泰山北斗之尊，令公郎冰清玉润之誉，晚生再掉三寸不烂之舌，自然十有九成。但据愚意想来，还得老大人再致一字与贵同寅，托其从中撮合，则两处着力，无不妥矣。”常勇道：“先生此论极妙。我即写书。”便别了出来，着人写书不题。

却说昌小姐，自从父亲叫他看文之后，心中甚是不乐。此时小姐已是十七岁了，因想道：“我那唐生，此时正在弱冠之年，多应入泮久矣。青青子衿，桂枝易折。但思他既具擢果之容，他父母自应择配成婚，以娱现在。岂肯为我飘萍生死未定之人，而使他守盟失偶？断断必无此理。但我看那唐生，为人年纪虽小，却十分至诚，言如金石。既与我定盟终身，焉肯相负？即使父母逼之，恐他亦不肯负心，作薄幸之人。”

小姐几番自解，又几番自叹，早不觉眉黛低颦，香消玉减。春辉看见小姐无情无绪，早窥八九。只说是小姐怀春，愆期伤感，不知其别有心事。因百般解慰，以博小姐之欢。一日，小姐想到无聊之际，制一桃源忆故人的小词，以消烦闷。小姐做完看了，甚是得意。想道：“我二人日后果得相逢，也不枉我一番忍死偷生。”正打点录出，不期秋素走来说道：“奶奶忽然病发，小姐作急去看要紧。”小姐听见吃惊，慌忙将词藏入袖中，到母亲房中问候。杜氏在牀呻吟，小姐在旁服侍了半晌，方得渐渐苏醒，有些清头。

不一会，昌全也急急走来，问了一番。见杜氏平复，方放心去了。杜氏见小姐在房中忙了一日，因说道：“我疼已定。你回房去歇息，歇息吧。”小姐只得回到自己房中，吃过夜饭，因劳碌了一日，正打帐收拾安寝。忽想起日间所做的词儿，连忙在袖中一摸，却不见了。心下着惊道：“词中吐露幽情，一旦被人拾去，传到父亲眼里，只说我女孩儿家涉邪。却怎么处！”连忙唤春辉、秋素道：“我日间曾做了一首诗词在袖中，如今不见了。必定失落在太太房中。你二人可速去为我寻来要紧。”

二人转身就走，走至中门，不期中门早已锁了。二人无奈，只得走回对小姐说知。小姐听见，急得没法。道：“待我自去叫开。”遂同了春辉、秋素走

出房门，忽又想道：“父母已睡，夜间无故去惊他，非女孩儿之为也。”遂又回房，叫二人点灯于房中，一路各处找寻，直寻到半夜，并不见片纸只字。小姐无奈，只得上牀而睡，一夜无眠。正是：

心事关心心不支，不禁默默见于词。

词儿失去为人见，道是无私也有私。

却说昌全次早起来，忽见使女扫地，拾起一条字纸来。昌全看见，忙讨来看。看来，却是女儿写的一首词儿。只见上写道：

朝朝暮暮皆挨过，音信杳无一个。胡涂坐久胡涂卧，泪也胡涂堕。帘都卷起巢都破，燕雀还来称贺。新词只当旧词做，料想无人和。

右调《桃源忆故人》

昌全看完，暗暗惊讶道：“这妮子如何有此艳词？”因想道：“常言：『女大不中留。』我若执此词询问起来，那时牵枝带叶，一旦声扬，未免参商骨肉。抑且败名。”又想道：“他年已及笄，又多才多识。感怀借喻，有所不免也。未必便有他意。但他不见此词，必然惊惶，虑我看见。我若收藏了，相见时未免有些形迹芥蒂，使他局蹐不安。莫若竟做不知，仍将此词置于原处。待他寻觅而去，方无疑虑。且他一个慧心女子经此一番，必然改悔，何必尽情托出？”遂将此词放在原处。

隔不得一会，小姐果然使了春辉先来问安，就留心将眼四下偷看。忽见牀旁果有一团字纸，他便遮遮掩掩，乘着奶奶不看，他就连忙蹙去拾了。藏入袖中，如飞走回，来见小姐。小姐正在穿衣，春辉走到面前，笑说道：“小姐，一天疑虑皆消矣！”遂于袖中取出原词。小姐接看，不胜欢喜道：“毕竟还是你伶俐，作事妥当。”又问奶奶如何光景了？春辉道：“奶奶已好了。”

不一时，小姐梳洗打扮完了，欢欢喜喜，同了春辉，到母亲处问安。就在母亲房中伴了一日，到晚方才归房。正是：

亡羊只道善追寻，寻着亡羊已放心。

儿女慢夸遮饰巧，谁知父母实恩深。

却说吴趋受了常勇之托，遂携了书札，带了仆从，竟轩轩昂昂，骑马来见周重文。到了辕门外，先使人拿了常总镇的名帖，又拿了自己的禀谒见的名帖，入去投递。去不多时，早有门上人出来，说道：“那位是吴相公老爷？在后衙请见。”吴趋连忙下马，家人即在毡包中取出一幅儒巾儒服，粉底皂靴，与吴趋穿戴得齐齐整整，随着门役走入衙中。

周重文已知书中之意，连忙走出迎住道：“先生下临，不及迎接，获罪多矣。”吴趋即使左右铺下红毡，欲行大礼拜见。周重文连忙扶住道：“先生与敝寅翁有师范之尊，即与本镇相同。安有拜见之理。况先生素推名望，又居太

学，只宜行宾主之礼，岂可过分。”吴趋道：“老大人名镇寰宇，晚生末学，上下相悬，进谒岂有不行拜见之礼，少申颺望之诚。”

二人再三谦让，先行师生，后行宾客。坐定茶罢，吴趋即一恭道：“晚学生受敝主翁之命，进谒台台。盖缘敝主翁公郎，英英弱冠。老台台前已寓目。今敝主翁闻知昌公有令爱，笄年淑媛，久擅才华，尚然待字。敝主翁景仰之极，欲求聘为关雎之偶。诚恐晚学生体貌卑陋，言不惊人，不足取重于昌参军。故致书老大人，求老大人鼎力，曲谕参谋，以偕秦晋之好。使才不孤生，两贤并蒂，则不独敝主翁感德台台，即晚学生借此成荣，亦与有荣光矣。”

周重文道：“常寅翁令公郎，前一望而即知其为翩翩佳公子。昌参谋令爱，窈窕久闻，词华素着，实一代之佳人。若结丝萝，才子佳人，诚千秋盛事。乞先生归致寅翁，本镇愿执柯斧，准偕秦晋。红丝一系，即奉闻矣。”吴趋道：“蒙老大人慨诺，归报敝主翁，自感铭无已。谨斋沐以俟好音矣。”即便辞出，去回复常总镇不题。

周重文随即请昌全来，细细告知其事。因劝说道：“以令爱之才，而配常公子之才，两才对美，与梁孟何殊？况常公子翩翩之美，前已见矣，的的之才，昨又观矣。依我看来，这段良缘，美如锦片，不可失了。”

昌全听了，一时主意不定。只得说道：“小女葑菲陋质，恐未称耳。”周重文道：“常寅翁已知令爱之才之贤，故作如是想。又何谦乎？先生可归，与尊阍令爱商之可也。”昌全退归，见了杜氏，即将常总镇致书周重文，并遣人为媒，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道：“若据我看来，常公子人物倒也丰厚，文才竟有可观。况孩儿渐长，若再愆期，未免有标梅之叹。况此地要选择才人，恐除此人之外，不能复得。”杜氏道：“你所见虽然不差，但我想来尚有未妥。”

昌全忙问道：“这是为何？”杜氏道：“养儿所以备老。你我在此，亦非久远之地。今若一定就便联姻，焉保日后他无升迁，我不归里？彼此阻隔，如之奈何？”昌全道：“我闻得他是北直人，在此为官，久后自然回去。我非昔比，也要寻个机会回乡。若皆同回到京中，相逢也还容易。但我所嫌者，常勇系权门之人，恐终有祸。”

两人说话之间，早被秋素细细听见，见老爷将小姐许嫁常总兵的儿子，不胜欢喜。也不等他二人说完，即转身飞走，来见小姐。不住的笑，又忍不住，只得笑说道：“小姐恭喜了！”小姐忽然听见喜字，遂吃惊道：“你这贱人，怎这等无礼！我日处深闺，祸不轻来，喜非易至。怎敢在我面前出此狂言？真可恶也。”秋素又笑道：“小姐果然恭喜了！我方才在房中，听见老爷对奶奶说到小姐婚事，老爷已将小姐许了常公子了。这不是小姐一场天大的喜事

？”

小姐见说罢，只吓得魂不附体，也顾不得使女看见，竟扑籁籁吊下泪来，道：“红颜薄命，一至此乎？苟延于此，久已失魂。今再为此，是夺我魄矣！”便一时坐立不宁，只是落泪。春辉、秋素忽见小姐如此光景，俱摸不着根苗。春辉复再三宽慰，而小姐终无一言。惟含泪说道：“命薄如斯，焉可强也。你二人可体吾心，不可传知父母。”小姐竟上牀而睡。春辉、秋素俱吓得无法，春辉埋怨秋素，秋素又抱怨春辉。只不知小姐为何伤心至此？又不敢通知老爷奶奶，只得在房中看管服侍，寸步不离。小姐只是闷闷的半眠半坐，正是：

蛾眉蝉鬓正生春，一念差池与死邻。

不是女儿情性劣，此中名节认来真。

却说昌全意虽两可，当不得周重文为媒撮合，推辞不得，竟满口应承。周重文大喜，即写回书，说昌参谋自愧卑微，不敢仰攀。小弟委曲执柯，方得允请。常勇见书，不胜大喜，即对来人说道：“你回去多拜上二位老爷，说我明日先着人来讨吉日。我这边就好行礼过来。”来人自去回复周重文、昌全不题。

且说常公子见父亲与他议亲，又见昌家允了，又知昌小姐能诗能文，不胜欢喜道：“我的才学中中，今若娶了他为妻，日后凡有诗文，皆替我代做。即明日宗师考较，少不得也是他代做了，我有了他内助之才，我岂不俨然也是一个才子了？但不知他人物姿色如何？”因又想道：“从来才貌原不能兼。当初苏家小妹人物，也只平平。我今只喜其才，便人物差些，也罢了。”想到得意所在，因是先生为媒，便日日求先生催他父亲择日送礼。常勇遂拣了日子，要吴趋亲自送去，方见郑重。又见日子尚早，不便就去，且到临期送去不题。

却说昌小姐，自从那秋素来报喜之后，一连三四日，水米不沾。心中只以誓死见志。春辉再三劝进，小姐道：“我意已决，你们不必强我。”言罢饮泣。春辉见小姐如此，心实不忍，因哭道：“小姐芳年，前程甚远。何自苦若是？我来服侍小姐，亦已多年。蒙小姐不以使女看待，情同骨肉，无言不说。小姐今日一病到此，有何心事，不妨与我略言一二。倘能效力，或者分得小姐一分之忧也好。”小姐长叹道：“娇花零落，难上枝头。今事已如此，言之何益？你若念相处有年，今亦无所望于你。你只与我打听常家消息，若有日期，可速来报知。便足见你之情。”说罢，鼻息奄奄。

春辉看见小姐十分沉重，只得去报知老爷、奶奶，道：“小姐忽得一病，甚是危笃。”二人听见大惊道：“既小姐有病，你这贱人如何不早来禀知！直到病深，方来报我。”春辉道：“小姐再三吩咐，不要惊动老爷、奶奶。

故贱婢不敢乱传。贱婢也只道无妨，不期一病至此。”昌全、杜氏一齐来看小姐。只见小姐肌瘦面黄，奄奄一息。杜氏看见小姐一旦如此，不禁大哭道：“孩儿得此重病，我做父母的竟不晓得！”昌小姐总不开言，只将手摇，惟垂泪而已。昌全忙延医用药调治，又追问春辉、秋素二人小姐得病之由，俱说并不晓得。昌全、杜氏日夜惊慌，暗暗堕泪。正是：

只知有女正芳年，不道他心别挂牵。

若问冥冥兼悄悄，便教父母也徒然。

杜氏只得在小姐房中日夜看守，再三盘问。小姐只是短叹长吁，并无一语。杜氏道：“我二人飘零异国，实指望你长大成人，以娱晚景。倘你有些长短，我二人冷冷清清，虽生亦死了。”说罢，悲伤不已。小姐亦终无一言。昌全见他如此，因想起前词，悄悄对杜氏说道：“这般光景，莫非孩儿有甚心事，不便明言，以至如此？”杜氏见说，只疑女儿想念凤家父母，再想不到别处。因又再三问他，再三宽慰，小姐只是摇头。昌全、杜氏无法，只得朝夕不离看视。

却说常总镇到了吉日，真是官府人家做事容易，早备了许多礼物，着百十名军丁，俱披红挂彩的扛抬将来。吴趋也穿了吉服，骑了高头大马，一路上兴兴头头，望着周总兵衙中送来。周重文看见，连忙着人去请了昌全收看常家聘礼。

此时，昌全见女儿如此，也就神情恍惚，连常家的好日子都忘记了。今忽见周重文来请他收聘礼，一时间没了主意，只得与杜氏商量道：“如今常家送聘来，若是公然收了，如今女孩儿现已病重，恐怕日后三长两短，耽误人家怎了？若是不收，且回他等我女儿病好起来再送，他又是个总戎，又是本官撮合，却怎好出尔反尔？事在两难，实难区处。”杜氏也无法主张，又不好去问女儿，只得说道：“他们兴兴头头的送来，一个婚姻喜事，怎好回他？或者趁此喜事一冲，女儿的病好了，也不可不知。”

昌全无法，又见周重文着人来催，只得走了出来，见了吴趋，彼此说了一番套话。周重文便叫昌全查收聘礼。昌全只得照礼单上逐件查收，叫人送了进去，随即管待来人。又不一时，昌全同了周重文，邀吴趋入席。正饮酒间，只见里面一人慌慌张张走至昌全耳边，不知悄悄说了几句甚话，昌全忽大惊失色，道：“小弟不得奉陪。”蹙身就走了入去。周重文、吴趋正不知他是甚么缘故，连忙着人去打听，不一时，那人也惊惊慌慌跑来回说。只因这一说，有分教：

锦片前程，已化作飞花。

后事不知昌全果是如何？且听下回便晓。

第十二回 昌小姐苦在心头甘死节 周总兵变生意外悄移花

词云：

苦乐谁禁谁不禁，却出在人心。  
不经斧凿不经火，炼不显黄金。  
妙用投机浅也深，几个是知音。  
一枝剪彩一枝丝，绣已作花簪。

右调《眼儿媚》

话说常总镇备了聘礼来定昌小姐，昌全不好推辞，只得将礼物着人送进，与杜氏去看。杜氏早忙忙碌碌的查收。不期秋素这丫头嘴快，竟瞒着春辉走进小姐房中，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小姐。小姐在牀上，正昏昏沉沉，忽听见秋素来说，知收了常家的礼物，不觉惊醒。遂说道：“罢罢罢！我这段姻亲，大约前世无缘，今生已矣。不料昔年与唐家哥哥临别叮咛之言，果不出他所料，恰恰应在今日。我当日原设死誓，今日岂可偷生负约？所可恨者，今在天涯尽头，不能使他闻知，以明我志耳！”

遂叫秋素在篋中，取出他自己做的诗词曲儿，看着烧了，又叫取笔砚来，欲作一首断肠诗，留与他日后闻知，也见我前言不谬。秋素忙送过笔砚来，小姐举笔在手，忽又想道：“我好痴也！生前尚无一字相闻，怎尚作死后计耶？倒不如我早早速死，倘或一灵不昧，飞向天南，寻着哥哥，再结来生罢了！”乃将笔往地下一掷，遂大哭道：“哥哥，我妹子今日不负初心矣！”

言讫，一口气转不过来，竟奄然长逝。秋素在旁，忽见小姐双目紧闭，四肢笔直，慌忙连叫几声小姐，见不答应，再走近牀前，将小姐身上一摸，早渐渐冰冷。秋素慌张，大哭起来。此时房中并无一人，俱在外边收拾常家送来的聘礼，只有秋素小丫头在房中。今忽见小姐死了，一时害怕起来，遂不顾性命跑出房外，一路大哭叫道：“奶奶不好了！小姐死了！”

杜氏正在料理未完，忽然听见，吓得魂不附体，忙将礼物丢下，赶进房中。见小姐死在牀上，竟搗天倒地大哭亲儿。春辉、秋素同众妇女，俱赶来哭做一团。杜氏忙着人去报知老爷。昌全正同着来亲饮酒，忽然见报，遂不顾他二人，慌忙抢入房来，抚尸大哭。只见小姐手脚虽然冰冷，却喜心头温热，还微微跳动。连忙对杜氏说道：“孩儿心头尚热，你们且不要哭，乱了主意。”杜氏只得停哭，大家守着。

却说周重文同着吴趋，饮了半日，只道昌全进去收礼，不期去了半日，尚

不见出来。家人又不敢禀报。又饮了半晌，忽见一个家人走出，慌忙禀说昌小姐如此这般。周重文、吴趋听见，大惊失色。吴趋道：“这事却怎么办？”周重文也一时无法。二人面面相觑。一时，昌全在内含泪出来，说道：“小女无福，一旦天夺其年，有辜常总戎丝萝之望。”二人也甚叹息。昌全道：“今将来礼，敢烦吴先生带回，与小弟多多致意。”遂即叫人将原礼退出。

吴趋正欲收拾作别，只见昌家一人飞走出来说道：“老爷恭喜！小姐又回生了！”三人听见，又一齐惊喜。周重文便说道：“小姐死后回生，则小姐之病无恙矣。”昌全、吴趋忙问道：“老大人何以知之？”周重文道：“自古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禄。』小姐此病不久自痊。况且今日常寅翁一团高兴，喜事匆匆，焉可说此不利之言去回复他？若依我看来，如今这些礼物，且不必退回，权且留下再看光景。莫若借重吴先生，回去且秘而不言为妙。”吴趋细想，也不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只得依了周重文之言，将礼物放下。遂对众人说道：“昌小姐偶然气急，今已平复如旧矣。”于是众人依旧欢欢喜喜而回。正是：

又惊又喜又疑猜，任是聪明想不来。

尽道一时人事巧，谁知天别有安排。

却说昌小姐因一时感痛伤心，又是几日不曾饮食，一口气噎住，遂致手脚冰冷，俨然死去。今杜氏听见昌全说他心头未冷，尚微微跳动，遂不敢痛哭。忙叫人去快取姜汤来灌。一时取到姜汤，杜氏拿瞭望着小姐口中轻轻灌入，一连灌了几口，忽小姐口中微微气出。杜氏见了大喜，叫道：“我儿快些苏醒！”又灌了两口，只见小姐回过气来，说道：“哥哥我好苦也。”开眼一看，见母亲在旁遂流泪，道：“孩儿命苦，已拚一死，何必又劳母亲救回。”

杜氏已听见小姐叫出哥哥二字，早已留心。因说道：“我二人暮年得你，爱如至宝，并无异视。满望将来娱我晚景。孩儿事我二人，孝过嫡亲，亦无彼此之嫌。况在此死生之际，孩儿若有心事，不妨与我说明，我好作商量。”

小姐连连叹息道：“孩儿不肖，实不便于明言。然事已至此，总是一死。与其寂寂无闻，又不如言明而死，死也快心。”遂将自己在凤家，从小已受了唐家表兄之聘，到后来各自长成，又诗句较才，相怜相爱说了……“只指望长大于归，不期凤家父母触奸遭难，孩儿失散途中，又蒙爹爹救归，母亲视为己出，实为不幸中之大幸。又不期父母怜惜孩儿，欲早遂室家之私。固是莫大之恩，但不知孩儿痴蠢，只知守节义为重，视身死为轻。只可惜负了父母深恩，今生不能补报，只好容来世作衔结之偿罢了。”说罢，泪流不止。

杜氏听了，说道：“孩儿且自耐烦。既有此一段姻缘，焉能强你？不妨谢绝常家就是了。”小姐道：“若得母亲为孩儿作主，使孩儿守义。俟月缺重圆

，恩如天高地厚矣。”

昌全别过了吴趋、周重文，即忙入内，见小姐回生，欢喜无限。杜氏又将女儿的心事悄悄说知，昌全只要女儿病好，便满口应承。说道：“只要孩儿无恙，回也容易。”此时小姐身子，原不是甚么荣卫偏枯，膏肓受病，止不过断了几日的饮食，郁痰气结。又听见父母收了常家聘物，一时气塞痰迷而死。忽被杜氏将热姜汤连灌，赶散邪痰，回过气来，今又见父母许他肯退常聘，不觉神舒气畅。杜氏又终日看守调理，渐有生机。正是：

节义若亏拚一死，高堂谅我又回生。

自关风化人伦事，不是寻常儿女情。

小姐在牀月余，身子方得平复。却说昌全见女儿病好，虽是欢喜，然为着常家之事，心中着实惊忧。终日眉头不展。一日，对杜氏说道：“常家这头亲事，原不大差。谁知女儿心中有此情由。前日闻死，已打点将礼物退去，又不期女儿回生。周重文又再三叫我收了，日后若嫁女儿，又是这样烈性不嫁，今又收了常家礼物，如何回他？这事目下虽然挨过，到底不是了结！却怎生区处？”杜氏道：“我这些时，在女儿面前从不曾提着常字。口口声声只说是回绝了。我又吩咐春辉、秋素也是如此哄他，他便欢欢喜喜，留得性命。若使他闻知此事未了，一定又要死了。”

夫妻二人想来想去，事在两难。忽一日，常总镇差人来送催妆并嫁娶日期，昌全一发惊慌，只推说自己有病，不便查收，相烦周重文收了，打发来人回去。自此昌全连周重文也不敢去见他。周重文着人来问，又见他不十分有病，周重文甚是疑疑惑惑，遂自己步到昌全私第来。昌全无法，只得接见。周重文说道：“闻得令爱贵恙已全好了，果不出我所料。但常寅翁吉期已近，常寅翁虽不过望妆奁，然先生也要打点些，以遮世俗之眼。”

昌全蹙着双眉说道：“若只要妆奁遮眼，这还容易。但恐要人陪伴妆奁，则是苦事了。”周重文见他说话不明不白，因而惊讶道：“闻知令爱尊恙已全好了，先生更有何虑？”昌全闻言，愈加不乐道：“小女虽然好了，只怕我晚生又要死了。”周重文道：“先生往日，襟怀磊落。今日说话，为何吞吞吐吐，大不相同？得毋有暧昧难言，不欲向知己说乎？”因又再三盘问。

昌全见事不可瞒，只得垂泪说道：“小弟之苦，一言难尽！小弟自蒙勾撮，夫妻、父子一齐出门。行至中途，只因小儿尚在孩稚，不便同行，只得忍心割爱，继人抚养。不期到此，幸蒙大人帡幪覆载，得致身至此。此恩此德，无以加矣。又不期前次同大人剿抚天雄关之乱，军中获一幼女，流离可怜。小弟见之不忍，遂带归抚育成人，以图娱我晚景。不期他聪慧多才，小弟见了惊骇。再细细询问，方知他是御史公凤仪老先生的闺秀，一向殷懃膝下，过于亲生

。小弟夫妇爱之如宝，欲觅一才婿以快其心。奈一时无才，只得因循下了。又不期常总戎前番留饮，接见他令公子，端庄稳重，又且文学可观，私心爱慕。又蒙大人于中牵结丝萝，遂不自揣，竟欣然从命。又不期小弟应允之日，即小女起病之日。小弟只道偶然，尚不在心。又不期常总戎才行过聘来，小弟尚未及收清，而小女闻知，已早死去。弟妇百般灌救，幸得回生。再三细问其得病之由，小女方说出当年幼时，曾在凤家受过唐家之聘。唐凤原系表亲，幼时常常往来，曾与唐表兄诗词唱和，曾与唐表兄立誓定盟。今虽流离不知生死，然其贞念，要敦从一之节。故一闻许嫁常公子，即恹恹抱病。一闻受常公子之聘，即以死自明。小弟与弟妇问明，彼时只要他的病好，只说常聘已退。小女信为实然，故调养至今，方觉如初。但常聘实未退回，今又送了娶期过来，小女到了临期，自然是死。小弟已知事情做拙，愚夫妇日夜思维，别无生计，只好挨到临时。待小女死后，愚夫妇亦即相继而死罢了。”说罢，凄凄哽咽。

周重文听了昌全这一番说话，殊觉惊讶。再三踌躇，也一时无法可处。因说道：“原来令爱，原是凤老先生闺女。我闻凤老先生，丹心耿介，触奸被谪，今还尚在。忠臣也，令爱一个忠臣之女，岂肯失义？自然要轻生了。但我想常寅翁这事又不能中止，如之奈何？”两人相对默然。

不期杜氏见周重文过来相会，又因话长坐久，遂备了数种果物点心，又将天泉水烹了好茶，使春辉、秋素二人送将出来，与周重文、昌全二人吃。二人吃着茶，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周重文因说道：“这段姻亲，关系非小。当初是我赞襄而成，我今细细想来，若苦苦逼成，小姐有性命之忧；若回他不成，恐先生有不测之祸。到那临期参差起来，连我也有些不便。这事怎么处？”

周重文一面说话，不觉手中的茶早已呷完。春辉在旁看见茶完，连忙翠袖殷勤，仍将那壶内的苦茗，连忙轻移莲步，走至周重文面前，复又筛上。周重文忽抬头，看见好一个清秀女子，只见他白白的脸儿，弯弯的眉儿，细细的腰儿，小小的脚儿。头发披肩，正在破瓜之际，大有丰韵，绰约可爱。周重文看了，甚是喜欢。因暗想道：“这件事情我有计了！我若不为排解，使这有才女子，守义佳人，一旦捐生，岂不谓我不智？若欲两全，必须如此。”因对昌全说道：“这个女子倒也生得清秀，只不知可识些字吗？”

昌全见问，因说道：“此女今年十六，日侍小女闺中，捧侍笔墨。小女见他有些资性，往往教他。他虽不敢称才，若论笔墨之事，也还颇识一二。且其心灵机巧，敏捷过人。”周重文听了大喜道：“既如此，则令爱小姐名节可以保全，而老先生性命亦无忧矣！”

昌全听见，不觉惊喜，问道：“老大人有何妙策？得能两全。”周重文因使春辉、秋素二人回避，遂对昌全说道：“凡天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又

患无才。今观令爱，不独有才有德，抑且节义兼全，焉肯负约！若逼他去嫁，这一死是不消说了，于心何忍？且我看常寅翁此举止，不过因令爱之才名起见，而结此婚姻。实无定见，认得令爱为何许人？即常公子，纵使有才，也不敢十分责备令爱。我如今有一两全之法，除非如此，如此。”

昌全听了大喜道：“老大人之计，真有移天换日之功，使小弟死人复有生路矣！但虑他夫妻日久，闺闼较才，倘若透泄风声，又将如之何？”周重文道：“这也无妨。令爱小姐大约闺中吟咏必多，可悉授之，以备一时之用。我还有一言奉劝：昌先生今在暮年，此境亦不宜久历。到那时，小弟为先生上疏陈情，乞骸归里，与令爱小姐同回故乡，岂不遂其所愿？”

昌全听了，不禁大喜道：“老大人如此曲全，使我昌全父女再生，衔结亦不足以报鸿恩之万一！”昌全一时心境豁然，说也有，笑也有，二人又坐了半晌，周重文起身辞出。昌全遂欢欢喜喜来寻杜氏，不期杜氏在小姐房中。昌全一直走来，满脸笑色，对着杜氏说道：“你我终日焦忧，今日有展眉之时了！”又对小姐笑说道：“好花遭雨，娇鸟被笼，从来不免。只因我为父的一言不谨，轻诺于人，遂致孩儿亲受其苦。且不独孩儿受苦，连我老两口儿都弄得行不是、坐不是，束手待毙。自分与孩儿共死，不期今日周重文忽设了一策，可以保全我夫妻、子母之命，其乐无涯矣！”

小姐听了半晌，遂惊问道：“爹爹之言，孩儿竟漠然无知。乞爹爹为孩儿说明。”昌全遂将受了常聘，如今送过日期来娶，以致日夜愁死。今日周重文又如何设策，只待移花接木之后，就要与我上疏，使我还乡，一一说知。杜氏与小姐听罢，不胜大喜。小姐道：“父母二大人为不肖孩儿如此焦劳，恩深罔极矣。”小姐见父亲说明就里，真是欢喜无限。

到了夜间，小姐因对春辉说道：“我的心事，你俱尽知。我今在万死之时，只图守义。父母为我，亦不愿生。今亏周老爷见你姿色过人，想出这条计来，为我父母解忧。我今只得屈汝李代桃僵，我今情愿与你结为姐妹，共事爹娘，不知你心下如何？”

春辉久已心下明白，遂说道：“贱婢蒙老爷、奶奶养育深恩，小姐情如骨肉，便赴汤蹈火，也甘心而不敢辞，何况以春辉下贱，充作小姐桃夭，结丝萝于常总镇。此乃抬举春辉之事，有何不可？”小姐见他心肯，大喜。次日遂与父母说明，同了春辉拜见昌全、杜氏，认春辉为次女。小姐又与他交拜结为姐妹，一家愁变为喜。正是：

青画蛾眉丹点唇，孰为婢子孰夫人。

倘能得入巫山梦，雨雨云云一样春。

小姐遂与春辉同行同坐，教他习些粗粗文理。只叫他稳重寡言，又将自己

往日做的诗稿，尽付与他抄写收藏。小姐又与他打扮得花枝般娇美，昌全与杜氏备了一副嫁妆，以待常家来娶。

过不多时，到了吉日，常总兵使吴趋带领仆从军兵，来娶昌家小姐。一路爆竹喧天，笙歌彻地，人人挂彩，个个簪花。不一时，早到周重文衙门。昌全早穿了大红吉服，乌纱角带，同了周重文一齐迎接吴趋。早有宾相唱礼，请小姐上轿。春辉与昌全、杜氏拜别，又与小姐说了一番，然后拜别。各个洒泪。

不一时，春辉上轿，昌全送嫁，周重文因是原媒，也只得同来。到了常总镇衙门，三声大炮，常总镇远远躬迎进了衙门。于是宾相请了常公子与昌小姐，拜了天地，拜了父母、公姑，夫妻交拜，然后送入洞房，共饮合卺。

丫鬟与昌小姐揭去盖头，常公子见昌小姐果然生得标致异常，浑身酥软。常公子正在少年好色之际，那里是个真正才子，有什么合卺诗词，洞房佳句，两相唱和之理？今见小姐打扮得天仙一般，不觉神魂飘荡，心窝里奇痒起来，也不管小姐害羞不害羞，遂打发开了使女仆妇，竟拥了小姐同入鸳帏，共赴阳台之乐矣。外边周重文、昌全、常勇、吴趋四人，入席饮酒。不等席完，俱告辞回衙。只因这一回来，有分教：

星夜奔驰，锦回故里。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唐希尧遭侄害流落到他乡 昌天佑赖友扶锦衣归故里

词云：

家门不幸，勾送家财归异姓。三指奢遮，他乡重立家。边庭拚死，谁想锦衣归故里。世事无难，只要苍苍着眼看。

右调《减字木兰花》

话说昌全亏了周重文的妙计，遂将春辉认为女儿，假装小姐，嫁与常公子为妻。幸喜常公子酒色迷心，春辉感昌全夫妻并小姐之德，又以酒色相迎，常公子快活不过，那里还来考什么诗才。就是要诗，也只凭春辉独做，又无限韵，又不出题，春辉只将小姐的诗抄出几首付他，他便满心欢喜，就拿与父亲并先生去看，先声压人，谁敢不称羨？这边所行所为的事，春辉即暗暗通知昌全。

昌全想道：“他如今虽是随便应酬，倘日后有甚难题目，一时决撒，根究起来，岂不要出丑？倘晓得是掉绵包假充的，又要寻起人来，就不妙了。”随即来见周重文，细细告知周重文，即悄悄上了一疏。不日果然命下，圣旨批着

道：

昌全在边，屡有功绩。本该留任，再建奇功，当有不次之擢。既总兵官指称年迈，力请解任，念其前功，着昌全冠带还乡，钦赐照七品文官行事。

不日报到，周重文、昌全谢过圣恩，昌全又拜谢周重文始终提拔之恩，因说道：“今日骸骨得归，皆大恩人之赐也。”昌全回家说知，杜氏与小姐皆各大喜，遂打点收拾回南。常勇闻知，预先使儿子、媳妇归家送别。昌小姐只得躲避，不与常公子看见。

又过了些时，起程已择定日子，昌全遂来拜别常勇。常勇也来拜别昌全，送了许多厚礼，又赠了三百多金。周重文亦有厚赠。昌全又使杜氏并女儿悄悄入内，拜别周重文的夫人，然后起身。小姐恐露人眼目，只得扮做青衣，遮遮掩掩的与春辉彼此说些心事，各慰后日相见有期。两人不忍分手，各自堕泪。小姐同了父母一齐起身，常勇又差拨军兵沿途护送进关。正是：

记忆当年离别苦，谁知今日别离欢。

玉关生入已堪羨，更喜明珠掌上还。

昌全同了杜氏并小姐，与侍女秋素，又有侍从数人。这一番回来，不比前番之苦，真是天渊之隔。官虽不大，却是奉旨还。既到了地方，也就要得人夫，囊中又盘费充足，遂兴兴头头，夜宿晓行，一路回南，且按下不题。

却说唐涂自从谋死了唐昌之后，日日央人将第二个儿子要唐希尧过继。不期唐希尧只是坚执不从，唐涂怀恨，每每要算计害他，一时没处下手。忽听得凤仪京中有此消息，他便放心大胆，要欺压唐希尧。终碍着唐希尧是个叔子，又不好打他一顿，告他一状，惟有保佑他早死就妙了。不期这唐希尧再不会死，唐涂渐渐等得不耐烦起来，终日纳闷不快。

一日，信步闲走，忽遇着他的好友单谋。单谋问道：“连日不见唐兄，满面财喜，想是令郎已在令叔家了？”唐涂见问，连忙蹙着双眉，跌跌脚道：“不要说起！小弟的心事，仁兄尽知。我已央人千说万说，可恨那老不死只是不容。我今气他不过，要拚命弄他一弄，又一时没处下手。在家中坐不住，故出来消遣消遣。”单谋道：“原来令郎尚未继去。这老儿，也忒不近人情。这份家私，不与亲侄，却留与何人？毕竟他有了心上人了，这老儿甚是不通，也难怪老兄生气。”唐涂道：“我只因这事在心，一个人俱气得昏了，今日见兄，可同去吃三杯。”遂扯单谋同进了一个小小酒店中，拣副座头坐下。

二人对饮了半日，唐涂道：“从来说：『当局者迷。』往常小弟为朋友，也还薄薄有些智谋。不期近来只是糊糊涂涂的起来，不知单兄可有好计策，教导，教导小弟吗？”单谋只拿着酒杯，只顾吃酒，全不答应。竟象不曾听见说的一般。又吃了半晌，忽然拍掌道：“有了，有了！你要老儿这份家私

，你不发个狠心，只是小小的算他，也决算他不倒。我今有一计在此，你若肯依我行去，保管他这份家业稳稳的俱是仁兄与令郎受用。”

唐涂听了大喜，连忙请问。单谋道：“此计非可等闲，你可满饮三杯，我方授计。”唐涂只得饮干，单谋方始说道：“我家前年曾收得一个路人，因他落薄，又见他有些膂力，故留他在家帮我走差效力。不期他不肯学好，赚来的银钱不是赌就是嫖，已染成一病，死在目前。仁兄既要弄你叔子，除非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方不怕他不来寻你。你那时乘危，就好进身了。只是兄得手之后，不要忘记我为你之情。”唐涂听了此计，想一想果然妙绝，连忙说道：“小儿若得进身之后，愿以百金为筹。”二人算计定了，又饮了半晌，约定明日行事，大家方别过。

你道这单谋家中收留的是个甚么人？原来就是宋脱天。只因当日一时高兴，纠合众人劫了端家女儿，欲藏在别处，等他大了成亲。不期躲到半路，不见了端女，他就依旧回到县中。宋脱天又无对证厮认，故依旧同了这起无赖混帐过日。忽一日同人赌钱，宋脱天色子顺溜，连赢了许多。宋脱天使乖，便要歇手。那无赖急了，一把扭住。一个要赌，一个不肯赌，竟闹起来。那人大骂道：“你现今顶着个死罪过日子，只消我到县中出首，少不得死在我手里。”

宋脱天见骂着心事，恐怕张扬。遂连忙掇转面孔说道：“你也忒小家子样！怎输急了就放这个嘴脸出来？也不象往日的弟兄了。况且你身边又无半文，将甚么押稍与我赌？”那人道：“好赌身贫无怨，我身上还有一件衣服作当，何如？”真是赌场中，一边相骂，一边说话，依然又赌。

宋脱天虽然赌钱，心中甚是不悦。这日赌罢，因想道：“端家这事，终久不妙。况且他如今已做官了。倘日后再争起来，或有些风吹草动，就不妙了。若是这女儿还在，就拿到官，也无非问个拐带的罪名，也不致死。如今不见了人，到官岂不是条人命？与杀人何异？”又想道：“如今在此，终久要吃他们的挟制。不如逃去他方，别寻事业，有何不可？”又想道：“京中广大，不如到那里去安身再处。”遂收拾些盘缠，竟不与人晓得，悄悄逃出。逃至山东地方，路上忽遇见走差的单谋。两个在路上问起，宋脱天说是投奔亲戚不遇，进退无路。单谋见他精壮会走，故收留他传递差使。不期宋脱天旧心未改，有钱就去赌嫖，忽得一病将死。

这日，单谋与唐涂定计。到了次日，叫人将宋脱天抬到唐希尧家，说道：“小弟闻先生有起死回生之术，今舍弟有病，特过府求先生医治。若得痊愈好，自当厚谢。”唐希尧遂以望、闻观气色，后以浮、沉切脉理，一一看完。因说道：“令弟之病，血枯神散，气尽脉微。此不治之症也。不消吃药，可作速抬回要紧。”

单谋假装拭泪道：“我闻医家有割股之心，济众施仁之妙。今舍弟尚然有气，四肢皆动。先生何忍心至此！”遂再三求唐希尧下药。唐希尧被缠不过，只得撮了一剂与他。单谋道：“家下离此甚远，小弟望好心急，早一刻，也是好的。就求先生借一个药罐煎与他吃吧。”唐希尧见他说得苦切，只得借了与他。不期单谋身边，早藏下不按君臣的妙药，掺和在内，一时煎好。将宋脱天连连灌下，不一时，只见宋脱天大叫一声，肺腑迸裂而死。正是：

脱天之死偿前案，祸到希尧是后因。

莫道眼前有遗漏，老天到底不饶人。

单谋看见宋脱天死了，便大叫大嚷起来道：“好医生呀，药死人了！”便上前一把扭住唐希尧道：“我好端端的兄弟，与你何怨何仇，伤天害理的药死他！”唐希尧道：“我原说你令弟病不可救，我不肯下药。你再三求我，下了一服。况我下的俱是好药，你怎设心骗我？”单谋大怒道：“放屁，现今人死在你家里，还要嘴强！不到官不夹你，你也不肯招认。”

左右邻居见是人命干连，又素常晓得单谋不是好人，不敢走来招架。单谋气咩咩走到县间，寻了相知，写了一状，告蛊毒杀人。知县准了，遂出飞签差了四个差人，俱是单谋的好友。单谋又托人在知县面前放风，四个差人如狼似虎的赶到唐家，就要拿唐希尧去见官。

此时唐涂已在叔子家中假做调停，见县中差人来了，各打了照会，差人立刻要唐希尧起身。唐涂再三求情，做好做歹，差人索了差钱，方许迟一二日见官。知县又差人出来打关节，唬吓唐希尧说道：“老爷见是人命重情，一见就要问成抵命。”

唐希尧是一个忠厚老人家，从来不曾见过官的。今被这些人狐假虎威，一顿恐吓，主意全无，惊慌无措。倒亏得唐涂两边调停，只说要送知县一千，唐涂早落了一半。又讲过送单谋三百，叫他自己烧埋销状。唐涂又是平分，把唐希尧一个富足的人家，为了这场假人命，登时化为乌有。房产田地，尽属他人。只得另寻间小房住下。唐涂只指望吞占叔子的家业，不期被单谋弄假成真，竟把叔子的家业转送与别人去了。正是：

无子终须叔侄亲，花开一树定分春。

奈何用毒连根拔，当做枯柴送别人。

唐希尧虽然受屈，把家事弄完，还倚着自己的医道好，终有恢复的日子。故终日倒安慰赵氏。不期自经这一番是非之后，远近传开，俱说唐希尧会药死人，那个还敢来将性命试他？唐希尧生意绝无，将器物变卖度日。

过了年余，渐渐衣食难周。方晓得是外边人怕他，不敢来请。唐希尧见医道不行，只得对赵氏说知，是名声坏了，故无人来请。赵氏道：“我闻得：『

此处不留人，还有留人处。』此地名声既坏，又无甚好亲好眷。一个凤家又坏了官，贬去他方。我们不如离了此地，移到别处再做罢了。”唐希尧道：“别处去固好，只是人生路不熟，有好些不便。”赵氏道：“我兄弟赵拔，在扬州盐商家做生意。不如去投他依傍也好。”唐希尧想了一会道：“你也说得是。”

夫妻二人遂收拾起来，雇了一只船，将要紧的东西搬在船中。不日开船，从黄河直至淮安。不日就到了扬州。唐希尧找着了舅子赵拔，那赵拔见了希尧，大喜，忙接了姐姐到家住下。且喜赵拔生意颇好，唐希尧竟在扬州依旧行起医来。渐渐出名。赵拔又荐他在盐商家走动，生意兴头，夫妻甚好过日。正是：

尽悲故里居无地，不道他乡别有天。

虽是一时遭毒害，大都去往是前缘。

且按下唐希尧在扬州住下不题。

却说昌全同着杜氏并小姐，在路非止一日，进了潼关，又过了京师，一路平平安安，早入了山东境内。昌全与杜氏说知，要寻访儿子，便不敢耽延。不一日，早到了临清，昌全将家眷安放好了，自己寻到向日的饭店主人家来。昌全朝着店主人一拱道：“贤主人可还认得小弟吗？”店主将昌全上下一估，又见昌全须发尽白，行动轩昂，竟想不起。遂说道：“相公贵人，小人实是一时想不起来。”昌全笑道：“小弟向年曾在宝店中，蒙贤主人高情，亲自将小儿继与唐家。我因在边立功，职授参军。感蒙圣恩赐归。今日到此，一来谢谢贤主人向日之情，二来要看看小儿，并求贤主人指引一见，足见高情。”

店主人听了，方想起就是数年前当军的昌全。又听见说是做官钦赐回家，遂连忙走出柜来，施礼道：“原来就是昌爷！我向日就说昌爷是个有福之人，今日果然，恭喜！贺喜！”连忙作下揖去。昌全送上些人事，因而坐下，说道：“请问贤主人，小儿近日在唐家好吗？”店主人道：“昌爷再不要说起。自从昌爷别后，真是桑田变海，海变桑田，祸福无常，使人意想不到。”

昌全见他说得含糊，不明不白，因惊慌起来，说道：“莫非小儿在唐家，有甚不测之事吗？万乞明言。”店主人只得说道：“当日令郎在唐家过得甚好，令郎也甚聪明。不期这年遇着考期，令郎才高，府、县俱取第一。到了道考，令郎前去入场，一时人多遗失了，唐家各处找寻，竟无下落。后来又传说变故，也就不知真假了。”

昌全忽听了此言，不禁大哭道：“原来小儿已死了！我只指望回来尚可团圆，谁知我倒重回，你竟丧亡！往日思儿、想儿，今竟做了一场大梦！”店主人道：“事有前定，人有寿夭。昌爷也不必十分伤感。”昌全只得收泪，说道

：“我今虽闻此信，少不得要去见见唐兄，谢谢他向日之情，也不枉一番相与。烦贤主人一引为感。”遂立起身来要走。

店主人连忙留住道：“昌爷且慢。如今唐家已非昔日，昌爷也不必去了。”昌全道：“这是为何？万望见教。”店主人遂将唐涂谋占家私，唐希尧为着人命，家私尽费事说知。又闻得他久已搬往他方，依傍亲戚去了。昌全听罢，不胜伤感。只得别过，来见杜氏，说知儿子失去，唐家不知去向之事。杜氏伤心流泪，因在客店中，不敢高声。

过了一夜，次日起身，一路上耿耿搁搁，方到了松江府华亭县来。此时真是江山依旧，人面全非。昌全到家，幸喜昌俭还在。昌俭忽看见老相公回家，不胜大喜。连忙跟了昌全，到船拜见主母。杜氏指说道：“你可拜见了小姐。”昌俭拜过，方知相公今已做官。因欢欢喜喜，遂叫了人夫，将行李搬到家中。昌全、杜氏且喜今已得回故土，欢喜无限。就有向日旧友、亲戚，忽听见昌全回来，又见说是昌全在边立功做官，今日钦赐回来，十分荣耀。俱来庆贺。会见朱天爵，方知端家也失了女儿，如今他也做官往任上去了。昌全见旧房低小，遂托朱天爵买了一所大房，住下不题。

却说端居在宜城县做了知县，为官清正，不肯轻易准人词状。就是准了，大半都是劝人和息，真是讼简民安。此时端昌已是十八岁了。端居见他长成，尚未议婚，也时常劝他。端昌只以有了凤家小姐之约，不肯失义。端居见不可强，也只得由他。适值这年宗师按临，端居即备了文书，禀知宗师。说有子随任读书候考。宗师准了。

过不多时，端昌竟容容易易的进了。又过了几日，同着这起新进送入学中。内中只有端昌年幼，骑了白马红缨，分外好看。他因是父亲在任，各乡绅以及同官俱送彩旗来贺。端昌谢过宗师，端居遂叫儿子去拜谢同官以及乡绅之家。端昌先去拜过府尊以及刑尊。

却说这刑尊是个进士出身，四川人，姓柳名星，有个女儿正在妙龄，因无得意之婿，尚在愆期。今日忽见门上人传进帖来，却是端知县的儿子端昌，新进秀才。又闻他年尚幼，正欲一见。遂吩咐衙役请留面会。不多时，柳刑尊出来相见，端昌要行大礼拜见，柳星再三谦让，只行了子侄之礼。

柳星看见端昌果是少年清秀，心中十分欢喜。遂说道：“贤侄高才，今秋折桂，明春定作状头。”端昌逊谢不敢。柳星又问：“贤侄今年贵庚了？”端昌道：“小侄今年十八。”两人又谈些别事，端昌告辞。这柳星退入私衙，暗暗想道：“若得此人为吾之婿，吾愿足矣。”因欲托人到端知县衙中去说，又一时无可托之人。忽想起他一个得意的门生王成美，除非央他说合，自然可成。遂着人拿一名帖去请。

王成美来见，坐下说道：“不知老师呼唤门生，有何尊谕？”柳星道：“我闻得端县令之子，年少多才。今已新进。本厅有女，素娴闺教，尚然待字。意欲与端子作两姓之欢，系赤绳之足，一时柯斧无人，欲屈贤契为我一行，不知可否？”王成美道：“以老师门楣，俯愿宋陈。端父母无不乐从之理。”

王成美别过，即来见端知县道：“生员奉柳老师之命，来见老父母大人者，因柳老师有一位小姐，贤淑多才，正在芳年。前见令公子英英俊彦，不久登瀛。又知令公子未娶，柳老师心实慕之，今欲以淑女而配君子，故托生员作一月老冰人，结二姓之盟，愿偕伉俪。乞老父母大人俯赐允从。”

端居见王成美突然说起亲事，大费踌躇。因沉吟了半晌，方说道：“本县葑菲下属，怎敢仰比黄堂？既柳刑尊不弃，以儿女姻亲下话，诚为天幸。但恨小儿赋性顽劣，只欲以功名入手，方才受室。本县见其大言自负，每每劝戒。无奈他立志已定，不能相强。故此蹉跎。婚姻之事，乞贤契将小儿之意上达刑尊，尚容缓议，何如？”

王成美只得辞出，又来见柳刑尊，细细说知。道：“门生揣度端父母之意，大约望子成名念切。况且今岁秋闱已近，莫若俟其试过。倘能侥幸一第，门生再奉老师之命，敬执丝鞭。则端父母无辞，而端兄亦愿成婚矣。”柳星道：“望子成名，坚心博金紫，亦人之常情。但儿女婚姻之事，实人生所不免。何不一言为定，以俟秋闱得意，方使百辆于归，未为不可。再烦贤契细述我言为感。”

次日，王成美又来见端知县道：“生员昨日领老父母大人之言，即见柳老师细细说知。柳老师亦盛称令公子贤而有志。秋闱已近，不妨静俟。但想婚姻缔好，总不即行币帛，亦必有一言为定，方使不移。故托生员再求老父母大人允诺。”端知县只得含糊说道：“婚姻岂不愿结？但迟归终吉，只待小儿望过秋闱，定当报命。”王成美见端知县已有允意，便满心欢喜，忙打一恭道：“生员谨佩台命。即复柳老师矣。”于是辞出。只因这一去，有分教：

司李爱才嫁女，令尹为子归家。

不知果能成就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老知县性傲一朝归 小榜眼才高三及第

词曰：

心似桂，性如姜，到老未移常。

一官落落不贪赃，归去又何妨。  
才水涌，学山长，下笔自成章。  
万言立就献明光，安得不名扬。

右调《喜迁莺令》

却说端居别了王成美，回到私衙，遂将柳刑尊托王生员为媒，欲要孩儿为婿，我已推辞，只说等你成名之后，方可议及之话，细细说了一遍。端昌听了心下暗吃一惊，因想道：“我与凤小姐已有生死之约，只望功名成就，即觅行踪，以完乐昌破镜。怎许他成名之后议亲？”因连忙说道：“父亲何不竟说孩儿已有凤婚，绝其妄念？”端居道：“柳刑尊爱汝联姻，乃一团美意。况于我又有统属之尊，岂可便遽拂其意？推说成名之后再议，已是不辞之辞。彼若会意丢开，岂不两无形迹？倘若成名之后再来说起，那时直说已聘，便不嫌唐突了。”端昌听了，怏怏不快。遂题诗一首以明己志。其诗曰：

拆散名花恨不胜，忍牵野蔓与闲藤。  
分悲月夜和谁说，独傍春风祛自憎。  
信杳音沈徒有泪，魂来梦去总无凭。  
非关意马牢拴定，久矣心窝系赤绳。

不一日宗师录科，端昌早有了科举。又过些时，场期已促，端居遂叫李氏与孩儿收拾行囊，差人服事，前去赴试。端昌遂辞别父母，到了湖广省城住下。不几日，已是初八头场。端昌随众入去，候得题目下来，真是才高不让，早已风雨骤至般落稿，免起鹞落样誉真。他人尚攒眉执笔，端昌早交卷出场。甚是得意。二场、三场也是如此。场完即同家人回到宣城。

端居叫他写出场中文字看了，果是篇篇气满神足，欢喜不胜。端昌只在衙中静听消息。过不得数日，早闹哄哄报到宣城县来，见端知县道：“老爷恭喜，大相公已高中了！”端居见报，忙讨报条来看。看见儿子已中了第二名经魁，不胜大喜，遂赏了报人，命端昌仍带了家人，到省拜谒主考房师。俱见他年才十七八岁，又生得美如冠玉，又中得高，拜见时相待甚优。端昌又会了同年，在省忙了数日，方才回来。

却说柳星自从王成美议亲之后，便安心等场后消息。到了八月初，忽报他入帘阅卷，他便欢喜欲中端昌，成婚更易。不期到场分房，他却分在外帘，大失所望。今见端昌中了第二名举人，心中大喜，遂着人请了王成美来，说道：“端新贵已跃龙门。贤契前言，正此时矣。”

王成美便不敢怠慢，遂备了一副盛礼，来见端县尊作贺。端居再三谦谢，只得收了。王成美说道：“生员今日之来，一为拜贺，一为令公子亲事。向日曾蒙老父母大人金允。今令公郎先生既已成名，生员今日践约，愿为柯斧。

”端居听了愕然道：“柳刑尊之命，岂敢不遵？奈小儿缘慳，前已有聘矣。辜负刑尊美意，乞贤契为我一辞。”

王成美听了大惊，因问道：“今春柳老师，深知令公子未归玉镜，私相爱慕，故托生员以结两姓之好。复蒙老父母大人定约，成名方议。今老父母忽言有聘，毋乃戏耶？”端居道：“婚姻大事，刑尊上台，一时不便直言，故借场后成名缓复之，何言戏也？”王成美又说道：“且请问令公郎之姻，还是在柳公之先，还是在柳公之后？又不知所定者何姓？作合者何人？乞老父母大人细言，以便生员转达。”端知县道：“小儿自幼已蒙凤御史不弃，将令爱许配与他。已请媒作合久矣。只因本县待罪于此，凤公又远谪边庭，故尚未受室。”

”王成美听见端知县说得凿凿有据，只得别过去回复柳星，且按下不题。

却说端昌自中了举人，心中甚是快活，恨不能即刻起身进京，以便寻问消息。不期终日被这些同年往还，竟无一刻之闲，只得对父母说道：“孩儿幸叨一第，少不得要进京会试。孩儿在家应接甚烦，莫若早进京去，潜居寺院，清清闲闲，也可温习书史，以图上进。若临期才去，仓卒奔走，非所宜也。”

端居、李氏见他说得有理，只得料理停当，打发家人端敬、端勤，路上服侍。端昌遂拜辞父母，带领家人起身。一路由长江进发，端昌心中想道：“我如今进京，少不得路过临清，便好访问唐家父母。但间别数年，不知二人如何光景？只怕见面时还记不起我旧时的模样哩！待我细细说明，定有一番惊喜。”想到此处，便恨不得一时飞到。遂吩咐船上道：“我有急事，要早到临清。可与我努力兼程。”船家见公子吩咐，不敢迟延。

不一日到了山东码头，家人早雇下轿马，望北京而来。又行了数日，端公子问道：“前去临清还有多远？”端敬道：“前去只有一日路了。”到了次日，端公子在轿中，眼巴巴恨不得立刻就到。遂不坐轿，倒骑了端敬的马，虽比不得轿中安稳，却喜马上还可眺望，将心事散散。怎奈愈行愈远，直到日落衔山，方才到了临清。因不便去寻问，只得歇在店中。端昌一夜无眠。

到了次早，也等不得吃饭，就叫端勤在店看守行李，自己即带了端敬，出门一路找来。怎奈临清地广人稠，街道冗杂。端昌虽离此地也只数年，且他在临清时年又小，又不甚出门，那里还记得当时的门面路径？遂疑疑惑惑，只管走来走去。端敬因问道：“相公走来走去，不知寻谁？”端昌道：“我有一个至亲在此，急要见他一面。”端敬道：“相公既要寻亲，岂无姓名住处？”端昌道：“我小时曾在此住过，论起来门巷也还该记得，不料东不是、西不是，竟忘记了。”端敬道：“相公既不认得住处，只要记了姓名，就好寻了。”端昌道：“我这亲姓唐。”端敬道：“这就好问了。”便逢人就问，也有人说在前边的，也有人指说在后边的。二人及至寻到，却又别是一个唐。

端昌急得没法，只见街旁一个老人家，向着日色在那里打草鞋。因近前问道：“请问老丈，这边有一位姓唐的，住在那里？”那老儿只是低着头做他的草鞋，全不答应。端敬道：“想是这老儿有些耳聋。相公可问高些。”端昌没法，只得又走上一步，将手轻轻的扑着他的背，道：“我是过路的，要寻问一个唐家，你可认得吗？”

那老儿忽见有人问他，方停了手中的草鞋，抬头一看，见是一位相公，连忙立起身来道：“不敢不敢，姓汤的就在前面，是我的亲戚。”端昌见他果然是个聋子，只得又问道：“我问的是唐不是汤。”那老儿笑嘻嘻的指着道：“这边转弯去第三家就是郎家了。”端昌也忍不住笑起来，大声说道：“我问的是唐不是郎！”

那老儿方才明白，因笑嘻嘻的说道：“原来是唐。但我这所在，姓唐的颇多。不知还是问那一唐？”端昌道：“我问的是行医的唐希尧！”那老儿听见，连忙问道：“小相公，你问这唐希尧怎么？”端昌道：“他是我的至亲，数年不会，故此要问他。”那老儿道：“这唐希尧不在了。”

端昌听说不在，吃了一吓，因惊问道：“他为何不在？莫非死了吗？”那老儿道：“阿弥陀佛，怎么就咒起人来！不当人子。相公若问别人，也不晓得。我老儿与这唐希尧自幼相知，只可怜他无子，刚刚继得一个儿子，又被人算计死了。”端昌忙问道：“你可晓得为甚么被人算计死了？”老儿道：“只因他有个侄儿，叫做唐涂，要谋占叔子的产业。见叔子过继的这个儿子甚是聪明，府、县俱考了案首，犯了侄儿之忌。守到进场这日，天还未明，唐涂父子行凶，竟抬出城外打死了。唐希尧家中竟不晓得。可怜他夫妻两口，日夜想念，七八想死、哭死。”

端昌道：“唐涂谋死事情，他如何肯对你说？”那老儿道：“他如何肯对人说？只因后来骗了唐家的银子，两个儿子分不匀，吵闹说出来。是我居间调停，故此晓得。”端昌又问道：“这都罢了。但不知如今唐希尧怎样了？”那老儿道：“后来被侄儿串通光棍，将人命赖他，把一个好好的家私弄得精光，无处存身，近闻得他往下路依傍亲戚去了。”

端昌又问道：“可知他如今在甚么地方？”那老儿道：“他要避这侄儿，是悄悄去的。如何肯说出地方？”端昌又问道：“他这侄儿如今怎么了？”那老儿道：“恶人自有天报，他竟全家害瘟病死了。”端昌又问道：“你这边原有一位凤御史老爷，如今可在家吗？”那老儿说道：“这凤老爷数年前被仇家陷害，已降了边外驿丞，同了家眷去了。”端昌又问道：“他家还有人吗？”那老儿道：“自从凤老爷去后，家人无主，各自四散，房产俱被人占去了。”

端昌听见两家俱是如此，真正是哭不得、笑不得，只得叹了数声。因见这老儿说了半日的话，遂叫家人取了五钱银子赏他。那老儿接了银子，满心欢喜，因作下半个揖去道：“多谢相公赏赐。下次若要问亲戚，只来问我。”端昌空访了一场，无可奈何，惟暗暗啼嘘。只得回到店中，又过了一夜。这一夜在店中，正是：

重来指望说从前，不道重来是枉然。

想想思思心欲碎，那能魂梦得安然。

次日，端昌只得起身。不日到了长安，叫人寻了寓所，安顿行李。心上虽系念希尧，闷闷不悦，却因场期在迩，只得藏修守候不题。

却说这王成美受了端知县这些说话，连忙来见柳刑尊，细细述知。柳星见说，大怒道：“端知县甚是无礼！我一个刑厅，与你知县联姻，也不为辱你。我一个进士的千金小姐，与你这老贡生的儿子成亲，孰轻孰重？怎一毫世务也不知？我所爱者，止不过犁牛之子耳。他说凤仪有约，况这凤仪忤触朝廷，流贬关外数年，这段姻事从何结起？既是凤仪有约，当日初议时何不明言？今日又朦胧推托？此不过见儿子新中，不屑与我联姻，故此推三阻四，奚落于我。你今尚在我属下，怎这等可恶？也罢，今日再烦贤契去对他说，无论凤家亲事有无，即使果有这凤仪之女，已在关外多年，存亡未卜。近来也不知嫁与那个驿丞的公子了，即使此女尚在，塞外风霜，花容憔悴，也不堪作玉堂金马之配了。”

王成美无法，只得又来见端知县，细细述了一遍，道：“这段姻亲，实是门当户对。况柳老师令爱貌美而贤，足堪为公子之配。”端知县道：“小儿临去时，曾说凤家姻事，一丝已定，生死不移。决不以富贵易念。此乃小儿敦义之处，本县亦不能强。何柳刑尊不察，强使退婚、就婚？风化所关，非所宜出。即使可强，亦要男贪女爱。若逼迫而成，恐亦非父母之教也。”王成美只得说道：“老父母大人与令公郎所见，自是不差。但生员想来，仕途窄狭，诚恐好事不成。柳老师恼羞变怒，未免于老父母大人有碍。”端居大笑道：“居官贤否，自有公论。贤契倒不消为我虑得。”

王成美见端知县迂腐固执，只得回来细细告知柳星。柳星勃然大怒道：“我将好意待他，他反无礼待我！他一个贡生，多大脚力？亏得上台抬举他，故此一向安然。”因说道：“贤契且回，我自有的处。少不得他有求我之处。只怕他自来求亲，也不可。这也且慢说。”王成美见两边参差，甚觉无趣。只得告辞。柳星便暗暗寻思，要捉弄端知县一番，使他知悔。

过不得月余，恰好按院到省，众刑官进见，即当面发下许多已结、未结、积年的疑难文书与各刑官，叫他一一审明回报。众刑官俱吃了一惊，皆面面相

觑，不敢则声。早有柳刑官上前跪禀道：“宜城县知县端居，素称折狱。容刑官带回，使他审定回报，无不合宜矣。”

按院听了，即发与柳星带回。柳星归到衙中，只将容易留下自己审录，拣那些疑惑难审之事，俱着仰宜城县知县审明，详院定夺。端居只得逐件细审，及送到柳刑厅处，柳星又驳下来。审不得三五件，尚未结局。柳星又发下数十件来，不几日案积如山。端居只得慢慢审去。怎当得柳星动不动说是按台事情，不可迟延，火速着人来催。弄得个端居日不安、夜不宁，审了月余，渐渐有些头绪。

不期柳星又发下许多来，端居想道：“按台审录，原是刑尊之事，与知县何涉？如此发来，不过刑尊为姻事不谐，故借此来奈何我。我若再不知机，只消他检出一些不到之处，在按君面前拨弄是非，岂不将我名声坏了？况我孩儿，凤家这头亲事是他心中所慕，经过几番垂死，而犹念念不忘，坚守其义。我为父的，岂可一旦畏势变常，使他终身抱恨，岂非我为父的陷之于不义了？我在此为官，虽略略有些名望，怎当得理刑与我为难？他是上台耳目，若堕其术中，非削即贬，岂不出丑？且我年已望六，何苦恋此浮名？况我孩儿又能继我之业，何不乘其未动之时，告病回去，优闲林下，以乐天年。”

主意定了，遂吩咐掩门，连夜做成文书，到上司去告病。喜得上司一向知其清廉，遂准他回籍养病。病好再补原官。不一日文书下来，端居大喜，遂将一应事情，留与后官。柳星忽晓得端居告病，还打帐到按院处留他，怎奈各上司俱批准回籍。见事不能挽回，只得罢了。端居遂辞了各官，竟同夫人，带了仆从，起身回去。宜城县百姓俱焚香远送。端居此时，真是无官一身轻，竟自在在一路回来，不题。正是：

涉世难逃是与非，为人只合要知机。

一朝脱却樊笼去，好似高天鸿鹄飞。

却说端昌在京住下，细细访问，方知凤仪降在榆林驿做驿丞。心中想道：“既然凤老伯尚在，则小姐自然无恙。小姐无恙，定然为我坚守。我若再能侥幸，则见小姐之面，尚有望。”遂将一切外念放下，自在下处揣摩。到了场期，依旧入场文战。只因胸藏锦绣，笔带风云，早三场得意。到了揭晓之日，竟高高中了第六名会魁。

到了殿试，对策详明，言多剴切，龙颜大悦。又见他年少，遂赐端昌榜眼及第。端昌得中之后，十分荣耀，在京中游街三日，即选入翰林院编修。就有在京多官，见他少年高中，凡有女儿之家，人人羡慕，俱着人来求亲。端昌俱一力以有聘辞了。怎当得回了这家，又是那家来求。端昌见琐碎得不耐烦，只得在齿录中填了娶妻凤氏，众人看见，方才住了。

此时，曹、石等终日骄功恣意，驱逐大臣，天子亦甚薄之。众臣虽有章疏，不敢明言，虚应故事，俱留中不发。端昌因想道：“凤仪当时降削，使我与小姐不得团圆。曹吉祥、石亨二人实罪之魁也。我何不参他一本，倘蒙圣上垂怜，一则为国，一则为私，放回凤仪，则我那表妹随父回京，相逢有日矣。若空空妄想，一毫无益。”即将二人恶迹，细细草成一疏上了。

天子大喜道：“不意新进小臣，倒有如此胆量。不避权奸，深为可嘉。”遂将二奸即日削职，凤仪钦赐还朝，官原旧职。圣旨下了，谁敢不遵！端昌见了，不胜大喜道：“不意圣上怜准除奸，又蒙赐归岳父。这段姻亲，皆出之圣恩矣！”遂望阙拜谢。

方欲差端勤驰书告知父母，忽见湖广报到，说端知县告病致仕。端昌吃了一惊，道：“别来不久，父亲虽然有年，尚还筋力未衰。为何忽然有病，以致解任？今既闻知，岂有不归省之理。”遂要打点上疏归家省亲。又想到：“既然父亲患病，为何不有家书？莫非其中尚有委曲？”又想到：“目今凤老伯已是赐回，大约不久可到。他来我去，岂不又是一番错误？不如且候候家书，并见见老伯与伯母、小姐，说明婚姻，然后省亲归娶，岂不一举而两得？”端昌因在京中等候。只因这一守候，有分教：

想望无限欢欣，见面俱成惆怅。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遭迁御史苦思君远塞得生还 改姓贵人不忘旧中堂抵死认

词曰：

忠臣只望，朝廷正锄奸，谁惜身和命，漫道远疏离，生还原有时。相逢换头面，何处寻针线。说出旧根苗，方知是久要。

右调《菩萨蛮》

话说端居自离了宜城县，一路由长江而还。风恬浪静，不日到家，重置房屋，拜祖修坟，然后答拜亲友。见了朱天爵，方晓得昌全回家，也做了官。心中又惊又喜，即忙来拜。昌全两人相见，已是发鬓萧萧，彼此慰问，不胜欢忭。昌全遂述一番间别之苦，又说一番继去儿子之事。今蒙圣恩赐归，苟全性命。端居道：“别后想念仁兄，只道今生已矣，不期我两人端然无恙，依旧重逢。真人生之侥幸！”又告诉一番失去女儿之事，幸喜小弟过继得一螟蛉之子，尽可娱老。昌全道：“令公郎何不同来？”端居道：“小儿幸叨一第，今又公交车矣。”

昌全听了大喜道：“原来令公郎高发，皆是仁兄积德所致。小弟不胜欣羨。”端居因问道：“老仁兄既然继去公郎，无消无息，近来膝前将何慰？”昌全见问，蹙着眉头道：“小弟虽福薄，有子而无子。幸喜天还怜见，在穷途中继得一女。然女虽不如男，若论才情，却胜于男子。故借此少解寂寞。”端居也喜道：“不意仁兄有女如玉，真可贺也。”昌全叹息道：“小弟有子得女，仁兄有女得男。颠颠倒倒，真令人莫测。”遂说道：“小儿当年看会时，蒙朱天爵赞襄，得蒙老仁兄俯允丝萝。岂知我两老人尚存，两小儿女转做了镜花水月，无影无踪。真可叹也！”二人说到伤心之处，大家洒泪唏嘘。二人又谈了半晌，方才别过。正是：

真真糊涂假惺惺，眼看差池耳怎听。

亲女亲男都不识，反从人说是螟蛉。

昌全、端居虽是姻亲无望，却是患难好友，便日日你来看我，我去看你，甚是相怜相爱。端居因回家平安，即备细写了一书，着人进京报知儿子。过了场期，端居便在祖宗面前祷告，愿儿子早得成名。过不得数日，早有报到。报端昌已中了第六名进士。

端居、李氏大喜，打发报人去了。一时间亲戚填门，俱送礼来贺。端居终日款宾待客，大吹大擂的饮酒。一连半月，客尚未曾请完。忽又报来，报端昌中了榜眼，先前还是一个进士，虽然称喜，也还不奇。不期今日忽又报了榜眼，又是一番热闹。个个称奇，人人说好。不一时，连府、县官俱亲自到门贺喜。华亭县官着人竖旗杆，上匾额，人人争看，十分热闹不题。

却说端昌自从闻父亲告病回乡之后，便心神不定，疑疑惑惑。又不便轻离，只得硬着心肠等信。又过了些时，忽家人持书拜见。端昌连忙拆书看了，方知为柳家婚事不便应承，父亲辞归，这些缘故。端昌方才放心。因想道：“上本之后，将及三月。为何尚不见凤老伯的家眷回来？不知是何缘故？”便终日差人在外打听不题。

却说凤仪自从路上失了女儿，因同着王夫人悲悲啼啼，到了驿中安身。王夫人想一回女儿，念一回家乡。自解自叹，真是受尽了风霜，耐尽了寒暑。凤仪与王夫人无可奈何，只得安心忍耐。此时朝中这些正直忠良，俱已黜退。即有与凤仪相好的，亦只好自己保守身家，那个还肯出头去捋虎须，作逆鳞之事？自也不望生还。曹、石二权奸知他不能生还，也不追求了。故此凤仪在这个所在，倒无荣无辱。只在镇守之处，支些钱粮度日。又且他是个御史出身，人还敬他。故此缘边这些武官，俱晓谕兵丁，不许在驿地远近骚扰惊动他。到了时节，还送些礼物资助他。故凤仪在驿中倒也相安。

不知不觉，已住了六七年。他夫妻二人又无子女亲戚在朝，也就得一日过

一日，还乡之念也不敢指望了。不期一日，凤仪在驿中坐得无聊，同了一个家人到山前去眺望。眺望了半晌，忽向着东北上说道：“此去就是帝京了，我感蒙圣恩，不赐我死，尚得余生。今我在此漠外，怎奈天高听高，无由传入九重。我今只好神驰帝阙，以尽臣职罢了。”遂望着东北上，双膝跪下，再三拜呼：“万岁！”

家人看见老爷如此，甚是笑他。凤仪拜完，家人搀了他起来，又周围看了一遭。凤仪指着东南上对家人说道：“此去白云尽头，是我故乡。我今有翅亦不能回矣！”说罢，低头沉想。正在出神之际，忽抬头看见远远的一阵，有十数个京样的大汉，飞马直奔将来。奔到山下，看见有人，就高叫道：“兀那山上的老儿，可晓得榆林驿凤老爷住在那里？”

凤仪突然见问，不敢回他。家人吓得心慌，悄悄的说道：“老爷不好了！莫非京中有变，又差校尉来吗？这都是老爷方才拜出来的，这事怎么好？”凤仪想道：“既是朝廷拿人，他怎肯口口声声叫我老爷？毕竟还有别的缘故。”只得硬着胆问道：“你们要问他何用？”这几个大汉道：“俺们是京中差来，报凤老爷荣升，并接凤老爷去上任的。”

家人听见，欢喜得只是打跌道：“原来老爷这一拜，就是个官了。”遂大叫道：“你们要寻凤老爷，这不是吗！”众汉子道：“果真是凤老爷吗？”家人道：“怎么不真？难道我哄你不成。”众大汉听见是真，一齐下马走上山头，齐齐的跪拜道：“老爷恭喜，官还原职。快些接旨。”凤仪不敢怠慢，遂同了众人一齐回到驿中，此时家人先已报知王夫人了。凤仪忙排香案谢恩，方拆开诏书。只见上写着：

新科榜眼翰林院编修臣端昌一本：为锄恶荐贤事，奉圣旨览奏。劾曹吉祥、石亨朋党为奸，恶迹甚着。即着削职听勘。曹、石既罪在不赦，则凤仪之远谪无辜。官还原职。该部知道

凤仪看罢，又惊又喜。喜的是依旧原官，身回故里。惊的是这姓端的新中榜眼，他又后生，并未识面，非亲非戚，为何肯出死力救我？此恩此德，真没世难忘。又想道：“他新进有胆，能继我志。又能耸动君王，除奸去恶。一片忠肝义胆，又胜我十倍矣。朝中有此忠良，真社稷之福也。”遂细细告知王夫人。

王夫人亦说道：“难得此人素无一面，不避生死，救我二人荣归故里。日后到家，当刻木拜他，犹恐不尽。”于是夫妻欢然，收拾行囊。一时传开，这些武将晓得凤仪钦诏进京，依然御史。凡是素常有些冒功不法的，恐他进京去说长道短，遂一时俱来相送。各有厚赠。凤仪见无盘费，也只得笑纳了。遂同了王夫人一齐起身，望北京而来。正是：

当时远谪愁无奈，今日生还笑有声。

万死不辞维大节，一朝得释是重生。

凤仪不一日到了。离京不远，那几个差人早飞马先入城中，报知各衙门、府、县都知，忙一面差人料理他的衙门，就一面出城迎接。不多时，将凤仪接到。凤仪不敢先进衙门，因借公馆宿了一夜。

次日五更，即入朝谢恩朝见。朝见过，然后同了王夫人进衙。不一时，同官拜见，各各称贺一番。凤仪送客出门，才走入穿堂，早有门上人来禀，说新科榜眼端老爷来拜，说是老爷至亲，有名帖在此。凤仪见说是榜眼端昌，正要打帐去拜谢他，不期他倒先来了。又见说是至亲，便连忙接过名帖一看，却是愚表侄小婿端昌顿首百拜。

凤仪看了，不觉大惊起来，因暗想道：“我亲族中并无此姓。就是年家也不见有。又称是小婿，我又无女嫁他。”又想到：“我虽得了一个女儿，已经失散。当初又不曾许人，为何他写小婿二字？”一时心上惊疑，转不便接见。因对家人说道：“你出去拜上端爷，说我老爷感恩甚厚。只因初到，朝事未完，尚未走候。少刻即踵门矣。”家人连忙出来，走到端榜眼轿前，即将老爷之言说了一遍。

端昌连忙走下轿来，笑说道：“我是你老爷的至亲，如何见外？”遂不由分说，竟一直走上堂来。家人不敢拦阻，慌忙报知凤仪。凤仪只得连忙迎将出来，远远看见这端榜眼甚是少年，只好十八、九岁，却生得面如白雪，唇若丹涂，又带着乌纱，穿着大红圆领，越发好看。笑嘻嘻走将上来，说道：“老伯可还认得愚侄、小婿吗？”跟来的家人早已将红毡铺下，端榜眼连忙移椅子放在中间，要请凤仪去坐。

凤仪见他如此称呼，又见他十分亲厚，又见他殷殷要拜，一时竟摸不着头脑。只得连忙扶住道：“学生遭斥边庭，自分必死。感蒙大恩人鼎力回天，剪除凶类，不但救回老夫，抑且归还原职。报君者忠，扶危者义，不意大恩人少年，而具此忠义，直比古人矣。今早朝见之后，正欲登堂一拜，不意大恩人转逆礼先施，学生得罪多矣。”说罢连忙要同拜下去。

端昌连忙搀住笑说道：“尊卑之礼，从来一定。怎么乱得？还是老伯请台坐，容愚侄拜见为正。”凤仪道：“且莫说恩私。只大恩人玉堂金马，翰苑名流，亦无拜御史之理。”端榜眼道：“愚侄与老伯原系至亲，名分所关，故请拜见。老伯为何就外人泛论？想是老伯一时间认不得愚侄了。请进去见见老伯母，老伯母自然认得。”

一面说，一面就要走进内衙去见夫人。凤仪越发惊慌，连忙扯住道：“大恩人且请坐下，请教明白，不妨再见。我学生被谪，昏聩有年。前事俱漠然矣

。但细细想来，凡有瓜葛之牵，实未见有贵姓。虽有一小女，当年实未字人，不知大恩人是何枝派，又与小女何处言盟？乞细细见教明白，庶免学生疑疑惑惑。”

端榜眼见问，方笑嘻嘻说道：“老伯疑惑的原不差。愚侄本不姓端。姓端者，乃难后从恩父收留之姓也。前边家父，实系姓唐，就是令爱小姐之婚，亦系在唐家时，与老伯母面订。非端家事也。求老伯询之老伯母，方知愚侄小婿非谎言也。”

凤仪听见，半日糊涂帐，今听见说出姓唐。方惊问道：“大恩人莫非是我表弟唐希尧一家吗？”端榜眼连忙应道：“唐希尧就是家君。”凤仪见说是表弟唐希尧的儿子，便又惊又喜，连忙道：“这等说起来，你实实是我表侄了。”端榜眼道：“若不实是，怎敢妄认？”就要拜见。凤仪道：“慢些，见过你伯母未迟。”

二人欢欢喜喜，凤仪扯着端昌的手儿，同入后堂，大叫道：“夫人那里？快来相见。”王夫人忙走出来，凤仪即用手指着端榜眼说道：“夫人你可认得他吗？他就是我的侄儿，他就是表弟唐希尧的儿子，他就是上疏救我的恩人。”

夫人听说，大喜不胜。连忙上前细认道：“正是，正是，若不说明，也认不得了。”端榜眼就请凤仪、王夫人上坐，拜了四拜。王夫人道：“不意别了几年，贤侄如此长成。今又作皇家翰苑，叔叔、婶婶真好福分也。只不知贤侄为何又改了姓？”端榜眼遂将别后被人谋害，更名出姓始末根由，又说了一遍。又将进京会试，寻访父母不见，今又着人四处访问，尚未回音，也说了一遍。说罢，三人各自流泪。

端榜眼拭泪，又问道：“贤表妹近来想已长成了？敢请来一见。”王夫人听见端榜眼要请表妹相见，不觉凄然变色。道：“我那贤侄，你还想要问表妹，我劝你不如不问吧！”端昌听了大惊道：“伯母此话说得大奇，侄儿怎么不问？当时和《咏飞花》之诗，已蒙老伯鉴赏。后来联《咏飞花》之诗，又蒙老伯母钟爱，配为夫妇之言，又公出之老伯母。《长相思》之词，又私与表妹订盟。况小侄为有此盟，就在颠沛流离九死一生之际，也未敢少忘。就在登科得意柯斧奔走之时，也不敢负心。怎盼到如今，老伯与老伯母又塞外归来，小侄又侥幸通籍，为何表妹转不许问及？大奇，大奇！”

王夫人见他说得伤心，不觉放声大哭起来，一把扯着端昌，道：“我那有情有义的侄儿呀！你表妹我既已许你，怎么不许你问？但可惜你问迟了，如今问也没用了。”端昌吃惊道：“为何没用？伯母快说与侄儿知道。”王夫人因又痛哭道：“我那孝顺的女儿呀！我那命苦的女儿呀！只指望与你同去同归

，谁知半路里丢得我好苦也！”凤仪在旁也自流泪呜咽。

端榜眼看了，忙忙惊问道：“二大人如此伤心，莫非我表妹有甚不测吗？”王夫人只是哭，那里说得出。还是凤仪说道：“因我连贬，带他赴驿，同至中途，不期天雄关兵变，一时兵民纷扰，将女儿冲散，又不知是蹂躏死了，又不知是流落他方。叫我老夫妻哭哭啼啼，思思想想，至今魂梦不宁。”

说罢，王夫人愈加痛哭。端榜眼听了，吓得面如土色，四肢瘫软。禁不住扑簌簌泪珠乱滚，道：“小姐呀！小姐呀！何我与你薄命无缘若此耶！犹记联吟续句，月下言盟，誓同生死。到今竟成虚话耶！岂不将我数年眷怀寤寐，悉付东流耶？”说罢哀哀大哭，哽咽不能出声。

凤仪、王夫人见他如此，着实怜他。只得拭泪，住了自哭，转劝他道：“小女福薄，不能承受贤侄凤冠。今贤侄青年，自有福人相配。请自开怀。”端榜眼道：“侄儿只为小姐，流离抱病，几不愿生。今不死者，实欲希图完此一段姻缘。不想今成永别。当日侄儿与小姐定盟，原说男义女节，今无论小姐存亡，我只坚心不娶而已！”

凤仪只得宽慰道：“贤侄既能逢难不死，焉知我小女不在天涯？小女既与贤侄有这番愿娶愿嫁之私，则一念真诚，上苍决不有负！况天下事奇奇怪怪者不少，或尚有相逢，也未可料。况贤侄虽居翰苑，实在可待之年。今我已归，就好寻访了。”端榜眼到了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得收泪，即欲辞去。王夫人留住道：“你我三人在京中，殊觉寂寞。侄儿可移来同住，大家也可商量找寻。”端榜眼也不忍分别，只得叫家人将寓中的行李搬来，住下不题。

却说端居、昌全二人在家，以为生死重逢，又念昔日一段儿女之情，故此越发比当年更加亲热。连朱天爵竟做了二人的帮闲，便终日去登山问水，看月寻花。或是你请，或是我邀，三人甚是得意。

一日，同在舟中，朱天爵因说道：“当初我指望你二人结成亲家往来，不期今日彼此失散，化为子虚。我今更有一言，只不知二位可肯听吗？”昌全、端居同声说道：“你我老友，仁兄有言，敢不恭听。”朱天爵道：“近来闻知你二位皆有子女。端兄令郎，虽然高发，尚未受室。昌兄令爱，虽已长成，亦未曾许人。何不也象当年你二人重结亲家，使亲情不绝？当初昌男端女，如今昌女端男，阴变为阳，阳变为阴。反复配合，岂不又是一段奇缘？不知你二人心下如何？”

二人听了，细细寻思，俱各欣然道：“朱兄妙论，愈出愈奇。可谓善于撮合矣。”朱天爵问道：“令郎先生不知几时方得荣归？”端居道：“前日，小儿书中已说，不久告假省亲，大约不远。”朱天爵又接一句道：“今日说过，等令郎荣归，小弟准吃喜酒矣。”三人大笑。正是：

旧亲欲改做新亲，谁道新亲是旧人。

天意错综人不识，一番春认两番春。

却说曹、石二人，自从被端榜眼上疏革职，也就有言官你一本、我一疏，不消几日，奉旨处死。又查他二人往日这些阿附党羽，削的削，处的处，早将常勇削职问罪。当事人的因念凤仪忠义可用，将他点了淮扬盐院，以报他数年之苦。不日命下，凤仪谢恩辞朝，领了文凭，同王夫人起身。

端榜眼见凤仪差了外任，不日起身。自己思想在京无聊，因想道：“我何不同去省亲过？再来也好。”也就上了一疏，告假省亲。疏上也就准了。端榜眼见准了，遂欢欢喜喜同凤仪、王夫人一齐出京。只因这一来，有分教：

踏破铁鞋，终成眷属。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便晓。

## 第十六回 飞花咏夫妻小会合 玉双鱼父母大团圆

词云：

天心不是多颠倒，要见人心好。始终若一，死生不变，方偕到老。东边是肉，西边是骨，这相逢偏巧。一时看破，一时说出，古今稀少。

右调《贺圣朝》

话说端榜眼上了一疏，奉旨省亲，遂同着凤仪、王夫人一齐起身。在朝同官闻知凤仪起身，又见端榜眼钦赐还乡，俱来饯别凤仪、端昌，然后出京。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翰林，一路上十分荣耀。逢府、州、县俱远远相迎相送。

不日已到临清不远，凤仪早先着人去找寻原住，不期房子俱被人占去了，家人俱逃走了。住房的人忽听见凤仪依旧有官，又闻得同了新科端榜眼回来要房子，吓得魂胆俱无，连夜搬出。家人即扭见凤仪，凤仪竟不计较，遂同了夫人、侄儿到家，复招了几个家人，在家整理。

端榜眼在屋中，想起当年与小姐题诗月下之事，每每长叹道：“物在人亡，信不诬也！”又问明唐家祖坟，即着人备礼去祭。祭礼甚是齐整，遂惊动了临清城里、城外人来观看，方知端榜眼是唐希尧过继之子，今日做了大官回来祭祖。又晓得是昔年不见，被人拐出，故此改姓。只可惜唐希尧不知在那里去了？以致人人争羨，个个称扬。

又过了数日，早有扬州衙役来接凤仪上任。端昌遂同了凤仪、王夫人离家起身，不一日，到了境中。凤仪的属官俱来迎接，就不是统属，因是端榜眼同来，俱杂在中间同接，故此更多了一番热闹。凤仪到了衙中，端榜眼也住了数

日，方才别了凤仪、王夫人，独往松江。端榜眼坐了一只头号官船，好不风骚。

到了华亭县，县官着人迎接，端昌到家，拜见了父母。不一时，贺客填门，知县也来拜见，忙了数日。朱天爵来见端居，说道：“令公郎今日荣归，前日小弟舟中之言，老仁兄想必料理矣。乞示一言，方好到昌兄处去说。”端居因不曾与儿子说明，只得含糊应道：“小弟处无不愿从。然婚姻事必先从女家说起，乞兄到昌兄处讨一允来，然后行事。”

朱天爵忙到昌家，昌全接见，朱天爵就先说道：“端榜眼已荣归矣。小弟前日面见时，细观其貌，潘安不如，才过苏柳，更不必言。况年方弱冠，已身到凤凰池。最可喜者，今尚还未娶。小弟前日之约，谅仁兄已筹之熟矣，乞赐一言，容小弟转致端兄，促其聘礼，以赋桃夭。”

昌全听了，忽叹息说道：“前承仁兄高见，实是允合人心。只恨其中缘薄耳。”朱天爵惊问道：“以令爱之贤淑，配端榜眼之才华，两才遇合，千载难逢。自是一段良缘，有何厚薄？”昌全又叹息道：“前领大教，即与拙荆细言。及会端侄，弟心实爱之。不期拙荆言于小女，小女实不愿从。其中情事，不便细言。故使小弟不能主持，只好听从其志耳。”

朱天爵又惊问道：“自来婚配，虽说是男欢女悦而后成，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有为父母而不能主持之理？昌兄之言，可谓千古独创之奇谈了。”昌全只是叹息。朱天爵道：“仁兄既薄其人，不屑践约，何不直截痛快，竟回了他？又推托在令爱身上，何为？”

昌全见朱天爵发急，只得说道：“此小弟所深愿，怎说推托？实实小女从幼即有人聘过矣。”朱天爵道：“既有人聘过，今其人安在？”昌全道：“今其人虽在天涯，遇合甚难，但小女贞节自守，百劝不回。小弟在参军时，常总镇为儿求媳，那时小弟不审小女前因，竟误许了。小女闻知，又不说出，但自绝食，以致叶悴花枯，奄然长逝。幸喜天禄未终，逝魂复返。再三追求，方知心贞性烈，只知从一，不知有他。当此之际，不嫁则常聘难辞，欲强其嫁，则小女惟有一死。事在两难，小弟已拚受祸，多亏周总戎设策，以李代桃，方能苟免。又恐风声漏泄后有是非，故为小弟出疏赐归，以绝其念。仁兄前日舟中之议，小弟唯唯否否，不遽苦辞者，只以常子武徒，非其所欲，今端侄翰林鼎甲，又年少风流，或者又当别论。故令弟妇微言探之。谁知小女冰霜松柏，只论节，不论人。视端侄犹常子，故小弟无可奈何。因此得罪仁兄，并得罪端兄也。”

朱天爵听了方惊道：“原来令爱有此委曲，又具此贞烈，殊可敬也。但有一说，若是行聘之人知在何处，守之可也。今其人消息未知，生死未卜，岂不

令才女虚生于天地？此亦老仁兄一件不了的大心事，不可不急为料理也。”昌全点头道：“仁兄之言甚是，且容小弟再商可也。”朱天爵遂别过。

次日，来见端居道：“小弟只以为媒人易做，故叨揽在身上。谁知费唇费舌，不胜其劳。”端居笑道：“仁兄且莫怨劳，只怕劳而无功，更要埋怨。”朱天爵道：“劳则定要成功。”端居皱眉道：“这功似乎难成。今早小弟将仁兄之意，细细与小儿说知。只道他断然乐从，谁知小儿闻知，竟誓死推托。以负台望。”

朱天爵听了着惊道：“这又奇了，令公郎正在受室之年，大登、小登。夫谁不愿？令公郎为何苦辞？”端居道：“此事小弟一时也说不尽。吾兄只问小儿自知。”因叫人去请小老爷来。不一时端昌出来相见过，朱天爵因说道：“昌老伯令爱，才过道韞，貌胜西施。贤侄玉堂翰苑，年齿相当，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则周南雅化，无逾此矣。贤侄为何不遵庭训，而再三推托？”

端昌忙打一恭道：“小侄岂敢有违父命，而招愆于淑女？但思人居天地，节义为重。人苟不持节义，则与禽兽何异？小侄不敢欺瞒老伯，实自幼已蒙一才女见怜，诗词媒证，久订终身。今此女虽飘蓬不知何处，欲见无由，然义之所在，情之所关，小侄焉敢负心？故年将二十，绝无琴瑟之想，惟有求之天涯海角，以完此盟。如其不能，独宿终身，亦甘心俟之矣。”

朱天爵听了大惊道：“原来贤侄不娶也为守义，真与昌小姐是一时奇闻了！”端居忙问道：“昌小姐又有何奇处？”朱天爵遂将昌全之言细细述了一遍，道：“昌小姐守节不嫁，令公郎守义不娶，岂不是一对奇闻？”端居父子听了，也暗暗称奇。朱天爵见两家俱不愿成，只得且暂别过。正是：

节妇甘心不嫁，义夫岂肯成亲。

两家都遵伦礼，只是苦了媒人。

却说一日，昌全见端榜眼新回，遂具柬请他父子。又着人去请朱天爵来陪。此时昌全园中，海棠盛开，昌全遂设席园中。将近晌午，端家父子来了，朱天爵也到了，四人入席，在花下饮酒。昌全只叫了几个小优清唱，到饮得欢然。到半酣之际，朱天爵道：“久闻贤侄诗才高妙，今当春昼，又在此花下，贤侄何不赐教一首，以志今日之乐？”昌全道：“朱兄高论，既合时宜，又得文人之趣。端贤侄只得要发兴了。”遂叫书童去取笔、砚。

书童走至内室，恰恰昌小姐坐在书房看书消遣，忽见书童忙忙取了笔、砚、笺纸去，小姐因问道：“你取笔、砚何用？”书童道：“老爷同端老爷、端榜眼、朱相公在园中看花饮酒，如今要端榜眼做诗，故老爷叫取笔、砚。”小姐因想道：“他一个少年鼎甲，自然才思不同。只不知是何做法？”因想道：“我有道理。”遂吩咐书童道：“你今出去，倘端老爷做完，你可悄悄拿来

我一看，看过即送去。”书童答应去了。

走到席间，送上笔、砚、笺纸，端昌正欲寻思，忽抬头看见落花片片，飞舞筵前，一时触动当年，想起凤小姐《飞花诗》之妙，竟提起笔来，照他的前诗写出。写完，送与昌全、朱天爵同看。大家看了俱赞道：“贤侄倚马而成，有如宿构。且风旨潇洒，意味深长，真翰苑雄才也。”因又奉酒劝饮，遂将诗放在桌旁，彼此交赞，然后又饮。

不期，这小书童受了小姐吩咐，今见诗完，遂悄悄挨近桌边，乘他们饮得热闹之处，只推是收笔、砚，遂连诗都窃了，一径走入书房，递与小姐。小姐忙展开一看，只见诗柄是《飞花》，因触着心事，不禁唏嘘。因暗想道：“不知这榜眼又是甚么做法？”及细细看去，竟是当年自家在凤仪船上做的，一字不差。因大惊道：“这又奇了！我这首诗，只有凤家父母知道，除了凤家父母，只有唐家哥哥和我一同知道，此外并无一人晓得。缘何被这榜眼盗袭了？莫非唐表兄与这榜眼相好，与他说的？”

再细细翻看道：“不独诗是我的，这字迹起落，也宛然是唐表兄的笔法。难道这榜眼就是唐表兄不成？”一时心乱起来，要悄悄走入园中偷看，又想到：“不可。他一个外人，我怎好去看？”又想了半晌道：“我有个法儿，何不将他的和韵诗写出去与他，看看他惊也不惊，便知他是也不是。”算计定了，遂取一幅一样的笺纸，照他的行款，竟将他和韵《飞花诗》写在上面，付与书童，叫他拿出去，仍放在原处。书童领命放了。

端昌饮了几杯酒，放不下凤小姐《飞花诗》之妙，又将笺帖取了来看，只见笺帖上竟不是凤小姐的原《飞花诗》，竟是自家和凤小姐的《飞花诗》。吃了一惊，竟惊得将头乱颠，口里乱嚷道：“大奇，大奇！这诗是谁人改写过了？改写过了，他怎改写出我和凤小姐的《飞花诗》来？况我这首和诗，只有凤小姐知道，难道是凤小姐改写的不成？大奇，大奇！”因向昌全连连打恭道：“昌老伯，可怜小侄为这两首诗，几番要死。今日既见此诗，是谁写的？须要还我一个明白！”

众人见了，尽皆惊讶。昌全忙取诗笺一看，见果不是原诗，又听见端榜眼凤小姐长、凤小姐短，心下早有几分明白。因说道：“贤侄不必着忙，待我查清了，还你一个明白便了。”遂拿着诗竟入内，问女儿道：“这诗果是你改写的吗？”

小姐见事有根由，不敢推辞，只得答应道：“果是孩儿改写的。”昌全道：“你为何改写？”小姐道：“这两首《飞花诗》，原是孩儿与他初起订盟之作，并无外人知道。他既不忘情，还写孩儿的原韵；孩儿怎敢负心，不写出他的和诗？既两诗有验，其人尚存，则孩儿往日有辜父母之心，不为虚谎矣。

”昌全道：“既如此说，则今日之嫁，推辞不得了。”小姐道：“既为此守，焉敢他辞！”

昌全听了大喜，因复走了出来，笑对众人说道：“原来小女之守，专为《飞花诗》而守；端贤侄之辞，亦为《飞花诗》而辞。今《飞花诗》既飞去飞来，复飞会于此，则守者、辞者，俱苦尽甘来矣。”端居听了大喜道：“若如此说来，则小儿所辞，正为令爱。令爱所守，正为小儿。昔有意难求，今无心会合，真天缘之奇妙也！”

昌全因又对端昌说道：“贤侄如今明白了？”端昌连连打恭道：“明白了！”朱天爵因问道：“榜眼既已明白，这段婚姻还是辞也不辞？”端昌又打一恭道：“不敢辞了！”朱天爵方大笑道：“媒人一般也有做成的日子，妙，妙，这喜酒吃得稳了！”大家都笑起来，重新欢饮。大家因心中快活，直饮得沉沉酣酣，方才别去。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昌端两家既已欢从，朱天爵又在两边撮合，早有端家行过极盛的聘礼去，昌家备了最厚的嫁妆来。到了吉期，端家大开筵席，遍请亲朋。端榜眼身穿大红圆领，头戴乌纱朝帽，腰系起花银带，上罩黄罗绣伞，骑一匹高头骏马，前摆着许多翰林的银瓜执事，一路笙箫聒耳，火炮连天，自来亲迎到了昌家门首。早有许多家人，捧了锦笺、笔、砚，求新榜眼题《催妆诗》。端榜眼笑一笑，遂坐在马上，飞笔题诗一首，道：

飞花飞去又飞还，依旧枝头锦一团。

今才灯前含笑看，花欢恰好对人欢。

小姐看了大喜道：“果是表兄之笔，今日方完吾愿矣！”于是妆成。候外面再三催促，方才拜别了父母，随众侍妾簇拥上轿。此时，端榜眼骑马在轿前，昌全坐头轿，在小姐轿后又添了昌全的执事，越发人多。一路上热热闹闹，甚是荣耀。

到了端家，端居迎入中堂，方请新人下轿。丫鬟、伴娘扶着小姐，同端榜眼先拜了天地，又拜了父母，然后送入洞房。伴娘将小姐揭去盖头，端榜眼偷睛一看，见小姐比旧日越发出落得标致非常。此时不敢开言。不一时做起花烛坐牀，撤帐同饮合卺，端榜眼遂打发众人出房，然后恭恭敬敬朝着昌小姐又作了一揖，道：“自从与贤妹别后，愚兄废寝忘食，离愁莫遣。每欲飞傍妆前，不期遭难流落，不能如愿。后感贤妹勉励之情，努力幸叨一第，即冒险以救尊公。只指望贤妹同回，佳期在即，不期贤妹又遭失散。愚兄歉恨无缘，死生无路，惟坚心不娶，以报贤妹之情。今不期与贤妹转在此团圆，真意外之奇逢也！”

昌小姐也不作儿女之态，竟说道：“贱妾蒙贤兄不弃，月下订盟，实望进京以图践约。谁知随亲远谪，失散途中，又蒙恩父母抚育，遂渐远渐疏，又不期常镇求婚，父亲不知就里，误许联姻。遂致小妹绝食而死，得恩人设策，婢作夫人，方使妾死里回生。又得赐归，居于此地。自分终身守义而已，昨又称端榜眼之求，正费推辞，再不想端榜眼就是贤兄。真天作之合，人力所不及也！”

二人将前后事说明，又喜不胜，合欢饮罢，端榜眼笑道：“昔日儿童，今俱长大。今不可再作从前之拒也。”说罢，二人相视而笑。端榜眼走近身旁，遂与昌小姐解带宽襦，拥入销金帐中，共结同心，而赴襄王之梦。真是：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

端榜眼与昌小姐新婚快乐，且按下不题。

却说凤仪在扬州任上，忽一日，门上衙役进来禀道：“外面有老爷的表弟唐希尧要见。”凤仪听见大喜，忙叫请进。迎入后衙，见了王夫人，各诉了一番离别之苦。凤仪即道：“表侄被难，过继端家，今中了榜眼，选入翰林。我夫妇得他之力救回。当初令郎幼时，与我小女有约，订盟终身。不期小女前在途中失散，表侄大失所望，又打听得你不知去向，前日同我出京，已在临清住了许久，在祖莹上拜扫一番。又同我来此到任，他如今回华亭县省亲去了。省亲之后，即来访你了。”

唐希尧忽听见有了儿子，已是千欢万喜，又听见得中榜眼，如此荣耀，真是快乐无穷。王夫人即刻着人请了赵氏进衙来同住，说知前事。赵氏大喜。过了些时，正要到华亭县去认子，不期端榜眼已差人来下书，报知小姐之事。门上人传进，凤仪拆开看罢，不胜惊喜道：“原来我女孩儿有人收留，今表侄访着，已结婚成亲了。”

王夫人听见大喜道：“女儿、侄儿既相会成婚，乃大喜之事。我们至亲，何不大家同去认明，也是人生快事。况闻华亭也离此不远。”凤仪、唐希尧、赵氏俱说道：“有理，有理。”凤仪遂吩咐衙役道：“本院有事公出。”遂同王夫人并唐希尧夫妇下船。

不一日，到了华亭县。凤仪着人报知端昌，端昌告知父亲道：“凤老伯即昌小姐之亲父也。”端昌忙先到船迎接。到了船上，即走入舱中来见凤仪。不期才跨入中舱，只见左边立着一个须鬓皓然的老人家，右边又立着一个银丝绾髻的老妈妈，端昌晋见，吃了一惊。因暗想道：“我看此二人头鬓虽白，面庞恰似我唐家的父母一般，他为何在此？”一时仓促，不敢轻易上前相认。

唐希尧、赵氏又见他乌纱圆领，气象轩昂，也不敢轻易厮叫。凤仪、王夫

人早从后舱走出来，说道：“侄儿，这是你的父母，为何不来拜见？”端昌听见果是他的父母，方抢上前，左手扯着父亲唐希尧，右手牵着母亲赵氏，跪下大哭道：“不肖孩儿自从被难，数年不能侍养，终朝思念父亲、母亲。今幸得第，指望少报寸恩，又不期父母潜身远害，无处访求。在万死饮泣之际，不期得遇表妹。因幼时在家有约，今又蒙恩父母再三劝勉，遂从权成婚。今愿二大人恕孩儿不告之罪。”

唐希尧、赵氏抱着端昌大哭道：“当日孩儿进场，不见回来，我二人想你、想你，肝肠寸断，甚是痛心！只说今生不复见面，谁知见了你凤老伯，方知我儿高中，又知你与表妹成亲，快心不过，故特来看你。且喜你有志成名，不负我二人之望。”说罢，遂换了端榜眼起来。端居也来了，大家相见。端昌即告知缘故。端居方知二人是孩儿的亲父母，今日重逢，也觉大喜。遂迎请到家。

这日恰是满月，昌全、杜氏俱在内室，忽听见有人先来报道：“小老爷去迎接凤老爷，在船中忽认着了生身父母，如今同来了。”昌全又惊又喜，忙出来迎接，先拱请了凤仪入去，再接第二个端昌新认之父，走到面前，却是一个老者，依稀认得像是临清托孤的唐希尧。却仓卒不敢厮叫，不期那老者看见昌全，早惊惊疑疑问道：“老先生莫非是数年前，在临清见过的昌先生吗？”昌全方大喜道：“老丈既认得昌全，则老丈果是我好友唐希尧了！”

二人认明，大惊大喜。遂同入厅来各各相见过。昌全因说道：“我小弟幸获一女，得赘榜眼为婿，自谓邀荣矣。不期小女原系凤老亲翁之令爱，今不期小婿又系唐老亲翁之令郎，如今看来，小弟之荣，实借光于老亲翁多矣。”

唐希尧听了，哈哈大笑道：“昌亲翁道：『借光于小弟。』不知小弟实借光于昌亲翁。昌亲翁，你道小弟这榜眼之子是谁？即昌亲翁昔年过继与小弟之儿也！”

昌全听了，惊喜非常，道：“原来小婿不是小婿，转是我亲儿昌谷，大奇，大奇！”端居听见他二人说出始末缘由，亦大惊说道：“这样看来，小儿端昌不是小儿，转是我昔年之婿，大奇，大奇！”

正说未完，只见端昌出来说道：“孩儿岳父转是父亲，父亲转是岳父，固已奇矣。谁知端家的媳妇，转是昌家原定的媳妇；昌家的继女儿，转是端家的亲女儿，不更奇乎？”

众人皆惊问道：“这是为何？”端昌道：“方才昌母亲说起孩儿幼年看会，因作对定端媳妇时，曾有一对玉双鱼，将一个与媳妇为聘，就将一个挂在孩儿身边，以为比目之兆。后因遭难，将孩儿过继在唐父母处，还留下这个玉鱼以为纪念。方才昌母亲与端母亲说起往事，因取出这个玉鱼来，问端母亲那个

可在？端母亲说是挂在女儿身边，并女儿失去，不胜感叹。不期媳妇身边也挂着一个玉鱼，说是自小儿就有的。因爱其美，故至今不舍得放下。因取下来一比，两鱼合拢一处，中间枢钮联合，分毫不差。方知凤老伯收养之女，即是端父母所失之女。既是端父母之女，岂不原是孩儿幼年所定之媳妇？颠颠倒倒，岂不更奇？”

众人听了，俱称奇道快不已。忙叫取出玉鱼来看，果然两个凑成一个，是件宝物。大家欢喜无己，因说道：“一向糊涂，今既分明，则名分俱要改正。”仍上疏改名昌谷，以昌全、杜氏为生身父母，认唐希尧、赵氏为恩养父母，拜端居、李氏为岳父母。彩文小姐以端居、李氏为生身父母，认凤仪、王夫人为恩养父母，事昌全、杜氏为公婆。从新安排筵席，大吹大擂，拜见一番，方正了名分。正是：

昔日分离悲不了，今朝相见喜非常。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自此以后，昌榜眼不忍唐希尧、赵氏远去，端小姐不忍凤仪、王夫人分开。凤仪、唐希尧、王夫人、赵氏也舍不得分离。因商量共置了一所大房，三姓同居。凤仪因离任日久，不便久住，只得单身赴任，到扬州做了三年盐院。复过命，就告了致仕，不回临清，竟来华亭一起同居。

昌榜眼也起身进京，昌全吩咐道：“我当日若无恩人周重文，怎有今日之荣？父子怎能相见？你今进京，以德报德，方见孝道。”昌谷领命。端小姐也说道：“当年常勇求媳，亏春辉代替。若无春辉，我已骨化形销。怎今日与你享夫妇、室家之乐？你此去若有可报处，可为我报之。”昌谷应诺，进京复命。官居旧职。

过了些时，在当事面前吹嘘，将周重文加了挂印总兵。又见常勇削职，又托人将常奇入学，以报春辉。后来周、常闻知，方晓得这些报德之处，俱是亲戚，往来不绝。昌谷遂着人接了小姐进京。后来昌谷直做到大学士，见父母年老，方才告致仕来家。昌全直活到九十，凤仪、端居、唐希尧俱各有寿，相次而没。李氏、赵氏、杜氏俱无病而卒。昌谷生有四子，二子登甲，二子入泮。竟分接了三姓香火。以后夫妻相好愈笃，也活到八十而终。至今相传为《飞花咏》《玉双鱼传》。